

Atlantis
AT ITS PRIME

亞特蘭蒂斯與 失落的雷姆利亞的傳說

Legends of Atlantis and Lost Lemuria

W. 斯科特·埃利奧特 (W. Scott-Elliott) 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LEGENDS OF ATLANTIS AND LOST LEMURIA

亚特兰蒂斯与失落的雷姆利亚的传说

by
W. Scott-Elliot

W. 斯科特·埃利奥特 著

李佳龙 译 / 杜巍巍 校译

This publication is made possibl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Kern Foundation

本书得以出版，承蒙克恩基金会（Kern Foundation）襄助

QUEST BOOKS | 探索丛书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Wheaton, IL U.S.A./Madras, India/London, England
证道学出版社

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印度马德拉斯/英国伦敦

THE STORY OF ATLANTIS first printed 1896 | THE LOST LEMURIA first printed 1904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初版于 1896 年 | 《失落的雷姆利亚》初版于 1904 年

First combined edition published 1925 under the title

THE STORY OF ATLANTIS AND THE LOST LEMURIA by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Ltd., London.

首次合版于 1925 年，伦敦证道学出版社出版

书名为《亚特兰蒂斯与失落的雷姆利亚的故事》

Copyright 1990. Copyright on new material not appearing in original

A publication of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 department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

© 英文版权 1990 （版权针对新添加内容）美国证道学学会，证道学出版社

© 2025年中文首版 版权所有：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目录

关于作者	2
出版者序	3
1990 年版序言-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神话与历史-约翰·阿尔吉欧	4
初版序 - A.P. 辛尼特	13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16
失落的雷姆利亚	55

关于作者

W. 斯科特-埃利奥特是证道学传统中的一位经典作家。他曾是证道学学会伦敦分会的早期会员，并于 1899 年凭借其在秘义科学与哲学领域的卓越文学成就，荣获 T. 苏巴·罗奖章。

查尔斯·韦伯斯特·利比德被誉为“奥义学的大师级科学家”，本书的研究便部分基于他的成果。他与斯科特-埃利奥特曾是伦敦分会的同期会员，并与后者分享了他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发现，这其中就包括了有关失落的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大陆的地图和档案资料。

新版前言的作者约翰·阿尔吉欧是佐治亚大学的英语教授。他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并担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等多个组织的顾问。

出版者序

W. 斯科特-埃利奥特的《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与《失落的雷姆利亚》现作为历史文献重新出版。这些传说中沉没的大陆据称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两部著作则增进了我们对这些经久不衰的神话的理解。新版收录了由英语教授兼语言学家约翰·阿尔吉欧撰写的序言，该序言将这两部作品置于围绕这些神话不断进行的推测与研究的宏大背景之下进行解读。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初版于 1896 年，《失落的雷姆利亚》初版于 1904 年。此后，两书均有新版和重印。1925 年首次推出了二合一的版本，之后又历经数次微调与再版。本次出版的新版，收录的是 1914 年版的《亚特兰蒂斯》和 1904 年原版的《雷姆利亚》，内容未经改动，仅将页边标题并入正文，并对全书页码进行了统一排序。

文中提及的《布拉瓦茨基会所会报》是伦敦分会的会议记录汇编，H. P. 布拉瓦茨基曾一度活跃于该分会。此书于 1890 年由伦敦的证道学出版社首度发行，至今仍可通过相关的证道学图书馆与书店查阅或购买。

1990 年版序言 - 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神话与历史

约翰·阿尔吉欧 (JOHN ALGEO)

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是传说中两个失落的大陆，分别位于大西洋与印度洋。然而，人们对这两片大陆产生兴趣的年代却相去甚远。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可追溯至生活于公元前四至五世纪的柏拉图。而雷姆利亚大陆的存在，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首次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最初源于哲人与诗人的传颂，而雷姆利亚的传说则始于一个科学构想。

然而，将这两个失落的大陆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一种必然。W. 斯科特-埃利奥特 (W. Scott-Elliot, W. 威廉姆森, W. Williamson) 并非首位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探讨这两片大陆的作者。但是，他的论述——最初于 1896 年和 1904 年分别出版，后合并为一卷（即本书的版本）——堪称是从秘义传统的视角出发，对这两片失落大陆所做的最为清晰易懂、条理分明的阐释。

在失落大陆的传说名录中，雷姆利亚算是一个后来者，而亚特兰蒂斯则是西方世界流传最为恒久的神话之一。如同所有伟大的神话一样，它既是历史，也是隐喻，其故事融合了两大普世的主题：大洪水与失乐园。在过去的 2500 年里，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持续引发着人们的浓厚兴趣，这本身就印证了它对人类想象力的强大魔力。

神话的起源

所有后世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其蓝本均源自柏拉图的两篇对话录：《蒂迈欧篇》与《克里提亚篇》(Timaeus and Critias)。《蒂迈欧篇》承接并概述了另一篇对话录《理想国》(Republic) 的内容，苏格拉底在该篇中探讨了理想的城邦，即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对话的参与者之一克里提亚，讲述了一个自伟大的立法者梭伦时代起便在其家族中代代相传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梭伦从埃及祭司那里听闻的。故事讲述了远古时代的一场战争，一方是当时的雅典——那时的雅典恰如苏格拉底所描述的理想城邦——另一方则是名为亚特兰蒂斯的强大海洋帝国。不过，先由蒂迈欧详尽阐述了宇宙的起源，其论述占据了这篇以他命名的对话录的剩余全部篇幅。

在《克里提亚篇》中，待蒂迈欧发言结束后，克里提亚便接着讲述他承诺过的故事。这片名为亚特兰蒂斯的岛屿大陆，坐落于赫拉克勒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以外，最初由海神波塞冬的十个儿子在此定居。长子阿特拉斯 (Atlas) 是他们的首领，这片大陆也因他而得名。亚特兰蒂斯曾是一片富饶丰饶、宁静祥和的土地，由一个神圣的王朝所统治。其皇宫位于一座圆形岛屿的中心，外围环绕着两座更大的同心环形岛屿，岛屿之间以及岛屿与大陆之间则由三道环形水域隔开——整个城市的布局宛如一个五环靶，而波塞冬的宫殿与神庙便坐镇于靶心。

然而，时光流转，亚特兰蒂斯人逐渐堕落，从一个遵纪守法、爱好和平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贪婪、野心勃勃、穷兵黩武的国度。他们企图征服欧亚大陆，但遭到了远古雅典人的英勇抵抗并被最终击败。亚特兰蒂斯在军事上溃败之后，巨大的地震与洪水席卷全球，最终在短短一日之内，亚特兰蒂斯岛便沉入汪洋大海。这些事件大约发生在 11500 年前。

以上便是柏拉图所讲述的故事的大致轮廓，它也是亚特兰蒂斯神话的起源。后世所有相关的版本，都是在这一记述基础上的演绎与改编。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柏拉图之前，世界一片沉寂；柏拉图之后，世间唯有回响。

神话的涵义

柏拉图的学生们曾就如何解读其亚特兰蒂斯的故事而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从他们那个时代一直延续至今。概括而言，对这个故事的解读主要有四种观点：历史说、寓言说、譬喻说和神话说。

历史说：最直接的观点认为，柏拉图记录的是真实的历史，其所述事实与真相基本相符。人们曾一度将在大西洋发现的一条水下山脊视为史前大陆存在的证据，这条山脊在亚速尔群岛等地露出水面。然而，我们现在认为，该山脊是地球内部物质受挤压，从洋底逐渐堆积而成。它并非远古大陆的遗存，而是地球板块裂缝的证明，这些裂缝导致了大陆板块的扩张。因此，柏拉图所讲述的亚特兰蒂斯故事，与现代关于大西洋的科学知识是无法调和的。

近来，一种将亚特兰蒂斯视为历史的观点认为，柏拉图所描述的其实是米诺斯克里特文明（Minoan Crete）。该文明大约在柏拉图时代之前的 900 年，因塞拉岛（亦称圣托里尼岛）的火山喷发及由此引发的海啸而被摧毁。该理论主张，关于伟大的米诺斯海洋文化及其骤然覆灭的记忆，通过口头传说流传至柏拉图的时代，但在流传过程中方位与时间发生了混淆。因此，柏拉图才错误地将那片陆地定位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大西洋，并将其毁灭的时间夸大了十倍，记述为他所处时代之前的 9000 年。米诺斯理论在问世之初，曾一度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然而，由于该理论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学者如今已不再认为它具有说服力，至少不能作为解读柏拉图故事的主要依据。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解释，试图将亚特兰蒂斯与比米尼、斯堪的纳维亚，乃至欧、非、亚、美各洲的某些现存地点联系起来，但都无法令人信服。或许，柏拉图的故事确有其历史根源，正如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一样；然而，若将其对话录完全当作史实来逐字解读，则未免过于简单，也无法站稳脚跟。

寓言说：另一种解读认为，柏拉图只是假借记述历史之名，实则创作了一则寓言，以影射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根据这种观点，柏拉图对远古雅典的描绘，

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展现了一个良好社会应有的组织与运作方式。而他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则是对他所处时代雅典的影射，暗含了他所预见的、正威胁着这座城邦的种种危机。如此一来，雅典与亚特兰蒂斯之战，便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交锋；而亚特兰蒂斯沉没的物质毁灭，则代表了柏拉图所忧惧的雅典的政治倾覆。

即便在被我们视为民主摇篮的雅典，批评城邦也是一件危险之事。苏格拉底就因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因此，倘若柏拉图想向同邦公民点明其社会的弊病，运用寓言会比直言不讳更为安全。所以该理论认为，柏拉图正是借此手法保护了自己：他将自己对一个良好政府的构想，伪托成遥远往昔的雅典；又将对雅典未来的忧惧，通过描述大西洋上一片虚构古陆的覆灭来加以表达。

一种衍生的解读则认为，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其实是西西里岛的化身。柏拉图曾寄望于该岛的统治者能成为一名“哲人王”，然而，这位统治者却令他大失所望，那片土地似乎也日渐堕落，正走向毁灭。于是，柏拉图便借亚特兰蒂斯的寓言写下警示。

譬喻说：另一种解读认为，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并非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寓言，而是一则具有普世道德寓意的故事。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不乏他本人也绝不相信其真实性的故事。这些故事纯属虚构，却是哲学性的虚构，亦可称之为譬喻。也就是说，这些富有想象力的记述，是他为阐发关于自然与世界的重要真理而创造的。例如，柏拉图曾描述过一个穴居族，他们目之所及，唯有光线投射在洞壁上的影子，却从未见过光源本身。他还说过，人类最初是圆球之形，四臂四足，后来被一分为二，从此，分离的每一半都在永恒地寻觅自己的另一半以求合一。

柏拉图并不相信这些故事的字面真实性，正如耶稣也未曾相信他所讲述的浪子回头或愚拙童女的故事是史实一样。这类故事皆为譬喻，其意在阐明重要的心理学真理，而非记述历史事件。洞穴的故事旨在说明，我们无法直接看见实相，而只能通过感官看见它模糊的影像。人类被一分为二的故事则旨在说明，我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某个原始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并渴望着回归这一本源。柏拉图将这类故事称为“有益的谎言”或“高贵的虚构”。也就是说，其言虽伪，其理则真。

作为一则“高贵的虚构”，亚特兰蒂斯的故事阐述了合作与守法带来的裨益，以及贪婪与野心招致的惩罚。它是一个警世故事，告诫世人，一个社会是何其轻易地从公正幸福堕落到暴力毁灭的境地。

神话说：神话与上述三者皆不相同，尽管它可能兼具三者的某些特质。神话可以建立在史实之上，但其重要性却远超历史记录本身。耶稣确有其人——他是约两千年前的一位犹太拉比，曾四处传道，行过奇事。然而，今天我们之所以铭记他，并非因为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犹太律法宣讲者这一史实，而是因为在其追随者的思想与心灵

中，他已升华为一位死而复生的神。他成了一个神话——而神话远比历史更为宏大，也更具力量。

无论历史上是否真有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无论柏拉图的本意是借政治寓言来教化同邦公民，还是在创作一则哲学譬喻，他所讲述的这个故事，都已演变成一则神话。这个故事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根基，在柏拉图的时代也确有与之对应的寓言原型，它本身也的确是一则教诲读者的“高贵的虚构”。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之所以能被长久铭记，至今依然盛行不衰，实则另有缘由。它已在潜移默化中向世代的人们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因为它蕴含了神话般的主题。

亚特兰蒂斯的神话主题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蕴含着两大神话主题：“失乐园”与“大洪水”。这两大主题不仅出现在《圣经》中关于伊甸园和诺亚方舟的故事里，也遍见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然而，在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中，它们被巧妙地融为一体，并聚焦于大西洋那片神奇的失落之地上。

亚特兰蒂斯的地理。一切神话皆关乎人类的境况，因此，所有神话的核心形象都是人类自身。亚特兰蒂斯的故事看似是关于一个地方，而非一个人，但这片土地可视为人类的象征性体现。故事中亦不乏此类象征的迹象。例如，前文所绘的皇宫布局，其中心是一座圆形岛屿，四周由水陆环带交替环绕。此乃一幅曼陀罗的构图，其中心的神庙供奉着作为这片土地神圣本源的神祇。这便是一幅人类灵魂的示意图：中心是神圣的火花，外围环绕着层层媒介之鞘。

柏拉图的地球地理观，同样也神话般地象征着人类的构造。他将世界描绘为一块广袤的“真实”大陆，大陆中央是一片海洋，海洋中又有两块较小的岛屿大陆。其中一块岛屿大陆由欧、非、亚三部分构成，另一块位于其西边的，便是亚特兰蒂斯。在诸多神话中（如凯尔特神话），西方大洋中的陆地通常被描绘为亡者之国。

那块包罗万象的“真实”大陆，好比是真实的自我，而分离的诸多个体的幻象便是在其中被创造出来的，正如那些看似分离的岛屿大陆是由海水分割而成一般。其中一块岛屿大陆，是我们所认同的凡俗世界或日常自我，即我们所经验的欧、非、亚世界。而另一块，则是那个超越死亡后依然存续的潜意识自我，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为它已沉入意识的表层之下，那就是神秘的亚特兰蒂斯。

失乐园。若我们将亚特兰蒂斯及其都城视为人类构造的象征，那么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便是伊甸园的故事。那片土地最初由海神赐予子民，它曾是一片乐土，管治完美，物产丰饶。然而，亚特兰蒂斯因贪婪与野心而从幸福的国度堕落，其居民开始无视神授的律法，最终，众神之父宙斯降下地震与洪水，将其摧毁。

这个神话故事的核心情节，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惊人地相似：他们同样违背了神圣的戒律，因贪婪以及渴望如神一般的野心，而偷食了智慧之树的果实。其结果，便是被逐出伊甸园，乐园的大门从此对他们永远关闭。

“失乐园”这一主题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内心都有一种感觉：我们如同异乡人，迷失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仿佛被流放至此，只因我们对尘世经验的贪求，而被逐出了最初的家园。于是，生命便化为一场重返乐园的追寻，去寻找回归伊甸园的路径，去发现通往香巴拉王国的道途，去定位那失落的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一如伊甸园和香巴拉，代表着我们最初的家园，我们的本源，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已然将它遗失，并深深渴望着能失而复得。

大洪水。关于大洪水的故事，有时被认为是远古时代真实洪水事件的历史记忆。诚然，实在的洪水无疑也融入了“大洪水”这一原型神话的复杂内涵之中。然而，这一神话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引起人类如此长久不衰的共鸣，绝非仅仅因为某些先祖曾在河岸或海滨遭遇过洪灾。大洪水这一主题所要处理的，是心理层面的现实，而非气象学层面的现实。如同一切伟大的神话元素，大洪水也蕴含着多重意涵；它在多个层面上以多种方式诉说着，无法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解读。

不过，我们可以试着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大洪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片个人意识的孤岛，漂浮于非个人化的生命海洋之中。我们时刻都受到内在情感震颤的威胁，也面临着无意识世界不断上涨的浪潮。我们内心有一种维系个人身份的天然冲动，因为我们进化的目标，正是要发展出既独立又与其他所有个体和谐共存的自我。因此，陆地被洪水淹没的景象，便是在提醒我们一种危险：我们的意识可能会迷失在无意识的汪洋之中，而我们进化的目标也可能因此受阻或延滞。

神话的历史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即便上文所言，不过是其诸多神话价值的吉光片羽——使其自柏拉图首次讲述以来，便一直流传至今。在这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它经历了多次演变。在古典时代，它曾被反复提及，但在中世纪却几乎销声匿迹。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学术复兴之后，亚特兰蒂斯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尤其是美洲的发现，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兴趣，因为柏拉图曾提及，在亚特兰蒂斯之外、大洋以西，尚有一片大陆。自十九世纪以来，对亚特兰蒂斯的兴趣再度高涨。在此，我们仅能列举其中几个主要的实例。

唐纳利的《大洪水前的世界》（Donnelly's Antediluvian World）。十九世纪末，人们对亚特兰蒂斯的关注尤为热烈，其传说也在伊格纳修斯·唐纳利的推动下转向了新的方向。唐纳利是一位对研究与神秘事物抱有浓厚兴趣的律师及政治家。他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明尼苏达州副州长后，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前往华盛顿。在那里，他发现了

国会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并投入大量时间阅读，搜集各种奇闻轶事。在众议院任职八年后，唐纳利荣归故里，开始了著述生涯。

1882 年，唐纳利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亚特兰蒂斯：大洪水前的世界》（*Atlantis: The Antediluvian World*）。该书一问世便风靡一时，并塑造了后世对亚特兰蒂斯故事的诸多兴趣方向。唐纳利的论点及其对亚特兰蒂斯神话的贡献可概述如下：东西方大陆之间曾存在过一个实体的大陆桥梁。这一假说最能、甚至是唯一能解释美洲与欧、非、亚三洲在动植物及人类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唐纳利推测，这个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正是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大西洋中的一座岛屿大陆，人类文明在此发源，并随着亚特兰蒂斯人建立庞大帝国而向东西方传播，直至其家园毁灭。

唐纳利的论点在当时曾激起广泛的兴趣与尊重。然而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学者都会将其斥之为过度概括、夸大其词和缺乏证据的想象。唐纳利认为，相似性必须由一个共同的历史源头来解释，但事实上，还存在其他各种可能的解释。此外，他所发现的许多相似之处仅流于表面，他还刻意忽略了与其理论相悖的证据。尽管如此，唐纳利对亚特兰蒂斯神话的贡献依然是重要的，因为他将亚特兰蒂斯认定为人类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从而强化了它的神话价值。在唐纳利的版本中，亚特兰蒂斯是现代人类的摇篮，因此它的消失便更令人扼腕叹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共同的家园。

布拉瓦茨基的亚特兰蒂斯。十九世纪伟大的秘义学家 H.P. 布拉瓦茨基，在其著作《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 1877 年）中，曾数次清淡地提及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其主要目的在于以古人的智慧反衬现代人的怀疑主义——这也是该书的一大主题。然而，在其中一处（1:591），她称柏拉图的记述包含着“审慎的暗示……巧妙地融合了真相与虚构”，这清楚地表明，她并不认为柏拉图的记述是信史，尽管她相信其中蕴含着深刻而重要的真理。

到 1888 年布拉瓦茨基出版《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之时，唐纳利的作品已是声名远播，因此她将唐纳利的书誉为“那本奇妙的著作”（2:266n），并多次予以赞许地引用。布拉瓦茨基之所以欣赏唐纳利，是因为他尊崇古人，且他所提出的关于文明的古老性及其传播范围的观点，远远超出了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所持的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然而，布拉瓦茨基的亚特兰蒂斯，与唐纳利的却截然不同。

在《秘密教义》中，布拉瓦茨基构建了一部宏大的人类史，其开端不仅早于史前时代，甚至可以追溯至物质状态之前。根据布拉瓦茨基的理论，在我们这个进化周期中，人类的历史始于一种比我们所知的更为精微的物质，并包含七个伟大的进化阶段，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它始于约一百万年前。每一个进化阶段（被称为“根族”）都与地球表面的一个“大陆”，即一种特定的陆块构造形态相关联。

布拉瓦茨基的“大陆”可与现代的大陆漂移理论相参照。现代地质学家认为，地球的陆地表面最初是一个整体（称为“盘古大陆”，Pangaea），后来分裂为二。盘古大陆的南半部（“冈瓦纳古陆”，Gondwanaland）包含了现代的南美、非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澳洲和南极洲。其北半部（“劳亚古陆”，Laurasia）后来则分裂为北美和欧亚大陆，大西洋便在它们之间形成。根据现代地质学理论，陆块在地球表面的移动会随时间而改变大陆的格局，从而形成不断变化的陆地分布，这与布拉瓦茨基所说的“大陆”不无相似之处。

布拉瓦茨基为各个“大陆”和“根族”所取的名字，部分借用自古代传统，部分则源于那些与她的思想精神相契合的现代推测。“雷姆利亚”是她为第三“根族”的“大陆”所起的名称。这个名字最早由动物学家菲利普·L·斯克莱特（Philip L. Sclater）于1864年使用，用以指代一个从非洲延伸至印度和马来半岛的假想大陆。该名源自“狐猴”

（lemur），一种状似猴的动物，现主要分布于马达加斯加，但曾一度广泛分布于印度洋地区。提出这个假想大陆，是为了解释该地区在地质学和动物学上的相似性，而该区域大致对应于近代科学假说中的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

对于第四“根族”的“大陆”——即紧接在我们当前阶段之前的那个人类进化阶段——布拉瓦茨基将其命名为“亚特兰蒂斯”。在使用这个名字时，她显然并未将这第四“大陆”等同于柏拉图的岛屿，也未等同于唐纳利对它的诠释。布拉瓦茨基所称的“亚特兰蒂斯”，远比柏拉图的岛屿更为古老和广阔。它更接近于五六百万年前地球表面的陆块构造形态，而非约一万一千五百年前存在于今日大西洋中的某个大岛。它大致可与现代的劳亚古陆概念相提并论，尽管两者在地质年代上并不相同。

尽管布拉瓦茨基或许认为，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保留了她所称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的一些遥远线索，但她绝不认为两者是同一回事。仅仅因为布拉瓦茨基使用了“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就认定她所谈论的是柏拉图笔下的那片陆地，这是一个错误。只要我们阅读她本人对于这个借用柏拉图之名的地方究竟有何论述，就可以避免这个错误。

斯科特-埃利奥特的亚特兰蒂斯。W.斯科特-埃利奥特著有《亚特兰蒂斯的故事》（1896年）与《失落的雷姆利亚》（1904年）二书，这两部著作是旨在融合并协调亚特兰蒂斯神话多种传统的有趣尝试。他沿袭布拉瓦茨基的传统，将这两块大陆视为人类早期进化阶段的栖息地。但在描述方式上，他又深受唐纳利传统的影响，主张某些自然及文化特征的历史分布状况，必然要求远古时期曾存在过起到连接作用的大陆桥梁。他还引用了当时的科学观点来支持这一论点。

然而，除此之外，斯科特-埃利奥特还依赖于对史前史的灵视调查结果，来为这些地方的存在及其中的人类生活提供细节。所谓灵视，是运用人人皆具、但仅有少数人能主动掌控的内在官能。能够娴熟运用此官能者，可通过视觉或听觉以外的渠道，感

知到时空上遥远的事件。无论是常识经验还是一些科学实验，都表明此等官能确实存在。然而，它们难以驾驭，其结果亦难以解读。

倘若说眼观耳闻的普通观察尚且时常出错或产生误导，那么通过更精微官能进行的灵视观察，则甚至更不可靠。灵视者必须将自己所感知到的事物，用人们熟悉且可辨识的语汇，为自己也为他人加以诠释。但其感知方式及所感知之物，往往与寻常事物迥然不同。正如布拉瓦茨基所指出的，灵视虽不虚，却充满陷阱，故应对其结果审慎解读，并抱持一份健康的怀疑精神。

尽管斯科特-埃利奥特书中未曾指明其关于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信息的灵视来源，但几乎可以肯定，此人便是查尔斯·韦伯斯特·利比德。利比德曾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牧师，后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证道学作家。他是一位非凡的灵视者，其标志性特征便是对他所感知的一切，都能作出高度细致且仿佛亲历物质世界般的解读。利比德对远古时代、域外之地、宇宙图景、亚微观细节乃至由稀薄物质构成的世界的描绘，使得这些事物听来就如自家街区或维多利亚时代多宝阁上的小摆设一般，熟悉而寻常。即便是在处理玄奥抽象的主题时，利比德的描述也总是清晰、易懂、具体而实在。因此，他成为了研究内在世界的权威，其著作在过去和今天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 1894 年间，他所从事的灵视研究，为斯科特-埃利奥特书中的地图和部分细节奠定了基础。

斯科特-埃利奥特对雷姆利亚和亚特兰蒂斯的描述，融合了布拉瓦茨基将这两个名称用于远古大陆的框架，唐纳利式的（现已基本过时的）科学论证方法，以及利比德对地理和文化细节的灵视探查。因此，斯科特-埃利奥特可谓集上世纪亚特兰蒂斯学的几个大传统于一身。他关于此主题的著作，是在这始于 2500 年前的亚特兰蒂斯研究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斯科特-埃利奥特对亚特兰蒂斯传说的汇编，除了在神话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外，其本身也蕴含着内在的价值，他关于雷姆利亚的故事同样如此。神话是超越时间的。它们满足人类的需求，在我们这个认知尚不完满的世界里，慰藉我们对解释与指引的渴求。斯科特-埃利奥特对待这些神话的方式，正是神话理应被对待的方式——他并未将其视作博物馆的藏品或猎奇的古董，而是将其当作一个鲜活的、如实的现实。

神话若要生效，必须被人相信。而看似矛盾的是，对神话的相信，恰恰使其成真。亚特兰蒂斯之所以真实，正是因为它在长达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为人们所笃信。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的神话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因为它们将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希望、渴望与期盼赋予了具体的形象。我们都曾是那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子民。我们都是历劫于大洪水而幸存的亚特兰蒂斯人。斯科特-埃利奥特的书，便是一册通往我们古老家园的旅行指南，那片家园如今已失落，沉于波涛之下。通过这本书，我们得以在

想象中重游那片神话故土，再度漫步于金门之城的街巷，并与那片土地的守护者——智慧真师们——亲颜相对。他们既是我们的过往，亦是我们的未来。

初版序

A.P. 辛尼特 (A.P.SINNETT)

对于不了解证道学学会的虔诚奥义学者近年来所取得进展的读者而言，若无一番预先说明，恐怕会误解下文的深远意义。迄今为止，西方文明的历史研究一直依赖于各类书面记录。当文字阙如，便诉诸石碑铭文；化石遗迹虽不能言，却也为人类的古老历史提供了几分确凿无疑的佐证。然而，现代文化已经遗忘或忽略了探究过往的另一种可能，这种探究方式，超越了古代作者留给我们的那些难免错讹的证据。当今世界对人类官能的潜力是如此隔膜，以至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日日自觉运用的神通，对大多数人而言，其存在本身——哪怕仅仅作为一种潜能——都会被轻蔑地否认和嘲笑。在那些洞悉进化远景的人看来，此情此景何其荒唐可悲，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正执意将关乎其终极发展的关键知识拒之门外。人类的智识若始终拒绝其更高精神意识所能提供的无尽资源，那么无论其发展至何种极致，相较于当官能充分开启、得以与自然的超物理界面建立自觉联系后的状态而言，终究不过是预备阶段而已。

任何有耐心研读过去五十年来神通研究领域已发表成果的人，都必将确信，灵视作为人类智能的一种偶发官能，其真实性已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石之上。有些人并非奥义学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研修自然更高层面的学子，也无缘获得超越任何典籍的教诲——他们仅仅依赖于文献证据。对于这些人而言，旁人若宣称不信灵视之可能，其见识无异于传说中那位不信世间有冰的非洲人。然而，通过催眠术研究灵视的经验，充其量只能证明人性中潜藏着一种能力，能以某种超越物理感官的方式，去感知时空彼端的物理现象。而那些结合证道学教导来探索灵视奥秘的人，则已了悟，此一官能的终极潜力，远非那些单打独斗的探究者所能触及的初阶表现可比，其差距之大，犹如高等数学之于算盘。事实上，灵视种类繁多，一旦我们领悟了人类意识在自然的界面上如何运作，便能轻易地将其各归其位。透视闭合的书卷，或蒙目而视，或遥感远物，这类官能与认知过往事件所用的官能截然不同。后者正是此处需要略加说明的，以便读者能理解这本亚特兰蒂斯专著的真正性质。我提及其他种类的灵视，只是为了避免我的解释被误解为一套涵盖所有灵视类型的完整理论。

为更好地理解与回溯过往相关的灵视能力，我们不妨先从记忆现象入手。那种认为记忆不过是物质分子在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不断进行重组的理论，对于任何一位能稍稍超越顽固的无神唯物论思想层次的人而言，都毫无说服力可言。只要你认可“人不仅仅是一具被赋予了生机的躯壳”这一合理的假设，那么，记忆必然与人身上超越物理的那个本体相关联，这也同样是合理的假设。人的记忆短暂，是因为它是某种非物理界面的功能。记忆的画面，显然是被烙印在某种非物质的媒介之上，寻常状态下，具身的思想者通过一种内在的努力来读取它们，而他对这种努力的运作机制浑然

不觉，正如他对驱动心脏搏动的大脑脉冲浑然不觉一样。他过往的经历，已被自然光影般铭刻于超物理物质的某个不朽书页之上，只要做出恰当的内在努力，他便能在需要之时，将这些画面重新召回某个内在感官的感知范围，再由该感官将其投射于物质大脑。并非人人都能同样娴熟地做出此番努力，故而记忆时有模糊。然而，即便是在催眠研究的经验中，受术者在催眠状态下记忆力偶尔被超常激发，也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凡此种种，皆清晰地表明，自然的记录本可读取，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知晓读取之法，或者我们的读取能力能否在无意中得到提升，哪怕我们对其中机理一无所知。由此，我们便可顺理成章地达至一个观念：自然的记录，实际上并非分属个人的私藏，而是构成了自然本身那包罗万象的记忆，不同的人则根据各自的能力，从中支取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我并非是说，后一种思想是前一种思想必然的逻辑推论。奥义学者深知我所陈述的乃是事实，但我此处的目的，是向非奥义学者的读者们揭示，一位有成就的奥义学者是如何获致其研究成果的，而无意在这篇短序中尽述其心智成长的所有阶段。对于那些渴望更全面地了解证道学教导在诸多领域所展现的宏伟前景与实践证明的读者，还需参阅浩瀚的证道学文献。在证道学发展的历程中，这些知识已公之于世，以期惠及所有能够从中受益的有缘之人。

自然的记忆，实际上是一个恢弘的统一体，正如从另一个角度，倘若我们提升至足够高的自然界面，去探寻那奇妙的汇合之境，便会发现全人类同样构成了一个精神的统一体——在那里，合一得以实现，个性却未曾泯灭。然而，对于尚处于进化初阶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超越物质大脑表达范畴的内在灵性官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在自然记忆的浩瀚档案中，除了那些与他们个体生命历程直接相关的记录之外，他们还无法触及其他。他们所能做出的那种盲目的内在努力，通常也无法唤起任何额外的记录。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偶尔也会体验到一些稍显成效的闪光时刻。“思想传递”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在此例中，某甲“心中的印象”——即与他正常关联的自然记忆图景——被某乙所捕捉。某乙或许对其中机理浑然不觉，但他恰好有能力在特定条件下，将自然的记忆之网稍稍延展至自身正常关联的范围之外。这样的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已开始运用星光灵视的官能了。我们不妨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我此刻正努力阐明的这种灵视。也正是这种灵视，在其某些更为恢弘的展现中，被运用于本书关于亚特兰蒂斯记述所依据的调查研究。

在探究地球过往历史方面，星光灵视的潜力可谓无穷无尽，无论我们关注的是史前时代人类的经历，是人类诞生前地球的地质演化，还是那些被粗心或存有偏见的史家所歪曲的近代史。自然的记忆精确无误，巨细靡遗。正如春分必然到来，一个时代终将到来：届时，在所有原创性研究中，传统的文献考据法都将被视为明日黄花。在我们中间，能够将星光灵视运用至化境的人——但尚未被召去履行更高使命，以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而普罗大众对此更高使命的无知，远甚于印度佃农之于内阁会议——

—这样的人依旧凤毛麟角。那些深知此少数精英的能力，及其为追求内在理想而修行与自律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相较于整个现代知识界，仍是极少数；须知，星光灵视不过是他们达成理想后的一种自然禀赋罢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运用星光灵视的人数将日益增多，从而使知晓此能力的人群不断扩大，直至几代人之内，会遍及文明世界的所有知识与文化阶层。于此过渡之际，本书便是这门新史学研究方法的开山之作。令所有参与者忍俊不禁的是，我们可想而知，在未来的一段时日里，那些无法接受我们就本书撰写原则所作坦诚说明的唯物主义读者，必将把它误作一部想象之作。

为惠及那些更具直觉力的读者，此处不妨多说几句，以免他们误以为，凭星光灵视进行历史研究，既然能跨越数十万年的时空阻隔，便是一桩轻松省力之事。本书所陈述的每一项事实，都是过去数年间，由不止一位合格的研究者，于公务之暇，以审慎专注之心，点滴搜集而成。为助其功成，他们还获准查阅了一些自遥远年代物理保存至今的地图与其他文献——这些文献的保管之善，远非欧洲那些动荡的民族可比，后者在战争的短暂间歇期间发展文明，又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备受那种视科学为亵渎的狂热思想的压迫。

然而，尽管此项任务无比艰辛，但任何一位能够认识到，若要恰当理解我们今日之世界，必先恰当理解其前身——亚特兰蒂斯阶段——的人，都将认同这一切辛劳物有所值。若无此知识，一切关于人种学的推测都将是徒劳的，且具误导性。若无亚特兰蒂斯文明的特质及其时代的地球形态这把钥匙，种族发展的脉络便是一片混沌。地质学家们深知，在某些时期，陆海必然发生过沧桑之变，而从不同地层的人类遗骸来看，他们同样深知，当时陆地上已有人类居住。然而，正因为缺乏关于这些变迁发生时间的精确知识，他们在实际思考中便将整个理论弃置一旁，并且，除却少数研究南半球的博物学家提出的假设外，他们通常都试图在现有的地球形态框架内，去解释种族的迁徙。

如此一来，整个历史回溯便成了一派胡言；人种学的理论框架也始终模糊不清，无法取代那些关于人类起源的粗陋观念，而后者至今仍主导着宗教思想，阻碍着我们时代的灵性进步。亚特兰蒂斯文明的衰亡，其教益之深，一如其崛起之辉煌。至此，我为这部著作撰写序言以引介给世人的初衷，已基本达成。倘若书中的内容，仍无法让正在阅读此文的您感受到其重要性，那么，我再多的推荐，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1896 年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地理、历史与人种学概览

为充分理解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之宏大，不妨先思量一番，我们对于构成伟大的第五根族，即雅利安根族的各个民族，究竟掌握了多少信息。

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凡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角色的民族，无不有浩瀚的典籍予以记载。其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与家庭礼仪，均已被详尽剖析、分门别类，无数种语言的著作，为我们记录下了文明进步的足迹。

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是这段历史，也仅仅是一个片段——它所记录的，不过是凯尔特次根族最末的几个家族分支，以及我们自身所属的条顿族群最初的几个家族分支而已。

然而，从最早的雅利安人离开其中亚海滨的故土，到希腊罗马时代登场，其间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岁月，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兴亡起落。对于雅利安人种的第一次根族，即史前时代定居印度并殖民埃及的先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构成第二次根族的迦勒底、巴比伦与亚述民族，情况亦是如此——因为从新近破译的埃及古墓象形文字或巴比伦泥板楔形文字中获得的零星知识，尚不足以构成历史。属于第三，即伊朗次根族的波斯人，诚然留下了稍多一些的印迹，但对于更早期的凯尔特，即第四次根族的文明，我们则毫无文献可考。唯有当这一族群最末的家族分支——即希腊与罗马民族——兴起之时，我们才真正步入历史时代。

除了历史的留白，未来亦有广阔的篇章尚待书写。一个伟大根族的完整历史需要七个次根族来构成，而迄今为止，仅有五个登场。我们自身所属的条顿，即第五次根族，虽已孕育出众多国家，但其历史进程远未结束；而未来将在北美与南美大陆上分别演化出的第六与第七次根族，亦将为世界历史增添数千年的辉煌。

因此，要以寥寥数页的篇幅，去概述一段在时间跨度上绝不亚于前述时期的世界进程，其记述之简略，可想而知。

要记录第四根族，即亚特兰蒂斯根族时期的世界进程，就必须涵盖众多民族的历史，并铭记无数文明的兴亡。

此外，在第四根族的存续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规模空前的浩劫，其剧烈程度远非我们现今的第五根族所能想象。亚特兰蒂斯的毁灭，便是一系列连环灾难的结果，其形式多样，既有令疆域与众生尽遭涂炭的滔天浩劫，也有如今日我们海岸边时有发生、相对轻微的山体滑坡。自第一场大灾难拉开毁灭的序幕，后续小规模的地质变动便接连不断，缓慢而持续地蚕食着这片大陆。其中，有四场浩劫尤为卓著。第一场发生于中新世（Miocene age），距今约八十万年前。第二场规模稍小，发生于

约二十万年前。第三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于约八万年前，它摧毁了亚特兰蒂斯大陆仅存的所有疆土，唯余一座被柏拉图称为波塞冬尼斯的岛屿。而这座岛屿，最终也在公元前 9564 年的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大浩劫中，沉入汪洋。

无论是上古先贤的记述，还是现代科学的研究，都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地，曾存在过一片古老的大陆。

在正式展开主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概览一番那些可资佐证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来源。这些证据大致可归为以下五类：

第一，来自深海环境的佐证。

第二，来自生物区系的分布。

第三，来自语言与人种类型的相似性。

第四，来自宗教信仰、仪式与建筑的相似性。

第五，来自古代作家的记述、早期族群的传统及远古的洪水传说。

深海探测

首先，来自深海探测的佐证，可简要概括如下。主要得益于英国的“挑战者号”与美国的“海豚号”炮舰所执行的远洋考察（德国也参与了此次科学探索），整个大西洋的海床现已绘制成图。结果显示，大西洋中部存在着一道巨大的、巍然隆起的海底山脉。这道山脉自北纬五十度附近起，向西南延伸至南美洲海岸，再转向东南延伸至非洲海岸，继而在阿森松岛再次转向，径直向南延伸至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它从周遭的海底深渊中拔地而起，峭壁近乎垂直，高达约九千英尺，而我们今天所见的亚速尔群岛、圣保罗岩、阿森松岛及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便是这片古大陆露出水面的山巅。要探测大西洋的最深处，需要长达三千五百噶（约合两万一千英尺）的测深索，但这道海底山脉的较高部分，离海面仅有百余噶的深度。

探测还显示，这道山脉为火山碎屑所覆盖，其痕迹横贯大洋，直抵美洲海岸。事实上，上述考察所做的调查已确凿无疑地证明：大西洋海床，尤其是亚速尔群岛周边区域，曾在地质史上一个相当晚近的时期，发生过规模极其巨大的火山活动。

斯塔基·加德纳(Starkie Gardner)先生认为，在始新世(Eocene times)，不列颠群岛曾是一片更大的陆地的一部分，这片陆地一直延伸入大西洋，并且“在今日的汪洋之下，曾存在过一片广袤的陆地，而康沃尔、锡利群岛、海峡群岛、爱尔兰及布列塔尼，便是那片陆地最高山峰的遗存。”* (*《大众科学评论》，1878 年 7 月。)

动植物的分布

在被浩瀚大洋分隔的各大陆上，发现了相似甚至相同的动植物物种，这一事实向来是生物学家与植物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然而，倘若这些大陆之间曾有陆桥相连，允许动植物自由迁徙，难题便迎刃而解。例如，骆驼的化石遗骸遍布印度、非洲、南美洲乃至北美的堪萨斯。然而，自然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每一种动植物都起源于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区域，再从该中心逐渐扩散至世界各地。若非在某个遥远的时代曾有陆路相连，又该如何解释这些化石的分布呢？近期在内布拉斯加州化石层中的发现似乎也证明，马起源于西半球，因为唯有在此地，才发现了被确认为现代马匹祖先的各种过渡形态的化石。马匹在被人类驯化之前，早已在欧亚大陆上野生繁衍，其驯化史几乎可追溯至石器时代。因此，若要解释马匹何以出现在欧洲，除了假设两大洲之间曾有陆路相连之外，恐怕再难找到其他合理的解释。我们今天所知的牛羊，其谱系同样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达尔文发现，欧洲早在石器时代初期便已有了家养牛，而它们是由类似美洲野牛的野生祖先在更早的时期演化而来的。此外，欧洲洞狮的遗骸，在北美洲亦有发现。

再将目光从动物界转向植物界。发现于瑞士化石层中的欧洲中新世植物群，其大部分物种如今都生长在美洲，也有一部分见于非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物种虽在美洲东部诸州广泛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却难觅其踪。这似乎表明，它们是从大西洋一侧进入美洲大陆的。阿萨·格雷教授指出，在落基山脉以东的森林中，共发现了 66 个属的 155 个物种，而山脉以西，仅有 31 个属的 78 个物种。

然而，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大蕉或称香蕉。德国著名植物学家昆策(Kuntze)教授问道：“这种原产于亚非热带地区、且无法耐受温带航程的植物，究竟是如何被带到美洲的？”他指出，这种植物无籽，无法通过插条繁殖，亦无易于运输的块茎。它的根系如树木一般，运输时需要特殊照料，且经不起长途跋涉。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它必定是在两极尚属热带气候的远古时代，由文明人类所运输的！他补充道：“一种没有种子的栽培植物，其人工培育的历史必然极为悠久……或许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些植物的栽培史最早可追溯至洪积期之初。”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不能将此推断上溯至更古老的年代？而培育这种植物所必需的文明，以及运输它所必需的气候与条件，又存在于何方——除非在某个时期，新旧世界之间曾有陆桥相连？

华莱士 (Wallace)教授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岛屿生活》(Island Life)中，以及其他学者在诸多重要论著里，都曾提出过巧妙的假说，试图解释相隔遥远的陆地上生物区系的同一性及其跨洋传播的途径，但这些假说皆无法令人信服，且在不同环节上都存在漏洞。

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见的小麦，从未以真正的野生状态存在过，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源自化石物种。早在石器时代，欧洲便已栽培着五种不同的小麦——其中在“湖

上村落”发现的一种被称为埃及小麦。达尔文据此推论，“湖上村落”的居民“要么当时仍与某个南方民族保持着商贸往来，要么其先祖便是来自南方的殖民者。”他总结道，小麦、大麦、燕麦等作物，其祖先要么是现已灭绝的物种，要么是与现存物种差异悬殊以至无法辨识。他说道，若是如此，“那么人类栽培谷物的历史，必然始于一个极其遥远的年代。”而那些灭绝物种曾经繁盛的土地，以及那个通过智慧选种来培育它们的文明，恰恰都可以在那个失落的大陆上找到答案——正是那里的殖民者，将这些作物带往了东方与西方。

探讨过动植物群，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人类。

语言的相似性

在欧洲的众多语言中，巴斯克语孑然独立，与任何其他语言都无亲缘关系。正如法拉尔(Farrar)所言：“这种孤立的语言，在欧洲一隅的两个强国之间，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毫无疑问，其结构与遥遥相对的美洲大陆上的土著语言相似，且仅与此类语言相似。”* (*《语言的谱系》，Families of speech,第132页。)

腓尼基人显然是东半球最早使用音素文字的民族，其字母被视为纯粹的音标。然而，一个奇特的事实是，在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玛雅人于同样古老的年代也使用着一种音素文字，而他们的传统坚称其文明源自东方海外的一片大陆。此领域的权威学者勒普隆让(Le Plongeon)写道：“玛雅语中有三分之一是纯粹的希腊语。究竟是谁将荷马的方言带到了美洲？抑或是谁将玛雅语带到了希腊？希腊语源于梵语，玛雅语也是吗？抑或两者本是同源？”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玛雅字母表中，竟有十三个字母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符号有着极为清晰的关联。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字母表的最初形态是象形文字——即埃及人所称的“神之文字”——后来在亚特兰蒂斯演化为音素文字。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推断，埃及人是亚特兰蒂斯的一个早期殖民地（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带去了原始形态的文字，因此在东西两个半球都留下了痕迹；而以航海为生的腓尼基人，则在与西方民族的贸易航行中，习得了更晚近的音素文字。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希伯来语与恰潘内克语(Chiapenecs)中，可以发现许多词语不仅发音惊人地相似，其词义也完全相同。恰潘内克人是玛雅族的一个分支，也是中美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 相关词汇列表见《古代北美洲人》North Americans of Antiquity 一书，第475页。)

太平洋诸岛上各部落语言的相似性，常被学者们用作论据。这些部落相隔万里汪洋，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彼此之间并无交通往来，然而其语言却有相似之处。这无疑支持了他们源自同一个大陆、同一个祖先的观点。但这一论据并不能用于此处，因为他们所源自的大陆并非亚特兰蒂斯，而是更为古老的雷姆利亚。

人种类型的相似性

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据说亚特兰蒂斯曾居住着红、黄、白、黑四色人种。勒普隆让、德·夸特法热、班克罗夫特(Le Plongeon, De Quatrefages, Bancroft)等学者的研究现已证明，即便在近代，美洲依然存在过黑人类型的人口。中美洲的许多古迹上都装饰着黑人的面孔，当地发现的一些神像也明显是在描绘黑人，其特征是头骨较小，头发短而卷曲，嘴唇厚实。《波波尔·乌》(Popul Vuh)一书在提及危地马拉人的始祖家园时写道，在那片乐土上，“黑人与白人和平共处”，说着“同一种语言”。* (*参见班克罗夫特的《土著种族》Native Races, 第 547 页。)该书继续记述了先民们如何迁离故土，语言如何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如何东迁，而另一部分人则西行（至中美洲）。

雷齐乌斯(Retzius)教授在其《史密森学会报告》中认为，美洲的原始长颅型人种，与加那利群岛的关契人以及非洲大西洋沿岸的居民（莱瑟姆将其统称为埃及亚特兰蒂斯人）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沿岸的加那利群岛与美洲沿岸的加勒比群岛，都发现了同一种颅骨形态，且两地居民的肤色均为红棕色。

古埃及人将自身描绘为红种人，其肤色与今日某些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肤色极为相似。

肖特(Short)说道：“从古代秘鲁人墓穴中发现的大量头发样本来看，他们似乎是一个有着赤褐色头发的民族。”

美洲印第安人中存在着极为广泛的肤色类型，这一非凡事实，向来是人种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其肤色范围之广，从梅诺米尼、达科他、曼丹、祖尼等部落的白皙肤色——其中许多人甚至拥有赤褐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一直到堪萨斯的卡罗人及现已灭绝的加利福尼亚部落近乎黑人的黝黑肤色，涵盖了红棕、古铜、橄榄、肉桂及青铜等每一种色调。* (*参见肖特的《古代北美洲人》、温切尔的《前亚当人》及卡特林的《北美印第安人》(Short's North Americans of Antiquity, Winchell's Pre-Adamites, and Catlin's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亦可参见伊格内修斯·唐纳利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 by Ignatius Donnelly)一书，他在该书的此章节及其他章节下，汇集了大量相关证据。)

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美洲大陆上这种肤色的多样性，将如何通过其母大陆亚特兰蒂斯上各原始人种的肤色得到解释。

宗教信仰、仪式与建筑的相似性

对最早抵达墨西哥与秘鲁的西班牙探险家而言，最令他们惊愕的，莫过于在新大陆发现的宗教信仰、仪式与象征，竟与旧世界的传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班牙的

神父们认为，这种相似性是魔鬼的杰作。土著人对十字架的崇拜，及其在所有宗教建筑与仪式中的普遍存在，是他们惊异之源。的确，无论在何处——即便是印度与埃及——这一符号所受到的尊崇，都未曾超越美洲大陆的原始部落，而其崇拜背后的寓意也如出一辙。在西方，正如在东方一样，十字架是生命的象征——时而象征肉体生命，但更多时候，它象征着永恒的生命。

同样，对太阳圆盘（或圆形）及蛇的崇拜，在东西两个半球都普遍存在。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东西方主要语言中表示“神”的词汇竟如此相似。试比较：梵语的“Dyaus”或“Dyaus-pitar”，希腊语的“Theos”与“Zeus”，拉丁语的“Deus”与“Jupiter”，凯尔特语的“Dia”与“Ta”（发音为“Thyah”，似乎与埃及的塔乌符号有关），犹太的“Jah”或“Yah”，以及墨西哥的“Teo”或“Zeo”。

洗礼仪式在各个民族中都曾实行。在巴比伦与埃及，申请加入秘仪者须先接受洗礼。德尔图良(Tertullian)在其《论洗礼》(De Baptismo)一书中写道，他们因此而获得“重生与所有伪誓之赦免”的承诺。斯堪的那维亚民族有为新生儿施洗的习俗；而将目光转向墨西哥与秘鲁，我们同样能发现婴儿洗礼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包括洒水、划十字圣号以及为涤除罪愆而祈祷等环节。*†

*参见洪堡的《墨西哥研究》与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Humboldt's Mexican Researches and Prescott's Mexico)。

†欲了解更详尽的洗礼仪式描述，请参阅 W. 威廉姆森所著《伟大的律法》(W. Williamson's "The Great Law,") 中“圣礼与血盟”一章。

除洗礼外，墨西哥、中美洲及秘鲁的部落，在忏悔、赦罪、斋戒以及由祭司主礼、新人执手而成的婚仪等方面，都与旧世界的民族如出一辙。他们甚至有一种类似圣餐的仪式：在仪式中，人们分食印有塔乌十字（一种埃及式十字架）的饼，并称其为“神之肉”。这与埃及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圣饼极为相似。与这些民族一样，新大陆的人民也有男女皆有的修道会，其中若有违背誓言者，会被处以死刑。他们也像埃及人一样，为逝者施以防腐处理；他们崇拜日月星辰，但在此之上，他们更崇拜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形无体、至善至美的独一无二真神”。*(*参见萨阿贡的《新西班牙通史》Sahagun's Historia de Nueva Espana, 第六卷。)

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童贞圣母神，尊其为“圣母”，其子“光明之主”则被誉为“救主”，这与东方的伊西斯、贝尔蒂斯及众多童贞女神及其神子的传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他们的日神与火神崇拜仪式，与不列颠及爱尔兰的早期凯尔特人极为相似，并且他们也像后者一样，自诩为“太阳之子”。方舟，是我们在印度、迦勒底、亚述、埃及、希腊及凯尔特各民族中都能看到的普世圣物。金斯伯勒勋爵在其《墨西哥古物》†(†Lord Kingsborough in his Mexican Antiquities, 卷八，第 250 页。)一书中写道：

“在犹太人看来，约柜是一种可移动的圣殿，神祇被认为恒居其中；同样，在墨西哥人、切罗基人以及米却肯和洪都拉斯的印第安人看来，方舟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被视为除祭司外任何人皆不可触碰的圣物。”

在宗教建筑方面，我们发现，金字塔是大西洋两岸最早出现的神圣建筑之一。尽管这些建筑的原始功用尚存争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们与某种或某组宗教理念密切相关。埃及金字塔与墨西哥及中美洲金字塔在设计上的同一性，是如此惊人，绝非巧合所能解释。诚然，部分——实际上是大多数——美洲金字塔呈平顶截锥状，但据班克罗夫特等人记载，在尤卡坦发现的许多金字塔，尤其是帕伦克附近的，其顶部是纯正的埃及式尖顶；而另一方面，埃及也同样存在阶梯式与平顶式的金字塔。乔卢拉（Cholula）金字塔曾被拿来与代赫舒尔、萨卡拉（Dachour, Sakkara）的金字塔群以及美杜姆（Médourn）的阶梯金字塔相提并论。无论是在朝向、结构，乃至内部廊道与密室的设计上，这些分立于东西方的神秘建筑都如出一辙，共同见证着它们的设计蓝图必有某个共同的源头。

墨西哥与尤卡坦的宏伟城邦与庙宇遗址，也与埃及的古迹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的废墟便常被拿来与卡纳克（Karnak）相提并论。那种由水平石块逐层收缩交叠而成的“叠涩拱”，在中美洲、古希腊最古老的建筑以及伊特鲁里亚的遗迹中，其构造完全一致。东西方大陆的筑墩人，都在逝者之上堆筑起相似的坟墓，并将其遗体安放于相似的石棺之中。两个大陆上都存有巨大的蛇形墩，不妨将俄亥俄州亚当斯县(Adams County, Ohio)的蛇形墩，与阿盖尔郡(Argyleshire)发现的精美蛇形墩，或威尔特郡埃夫伯里(Avebury in Wilts)那座稍显残破的标本，做一番比较。即便是美洲、埃及与印度庙宇的雕刻与装饰，亦有诸多共通之处，其中一些壁画装饰更是别无二致。

古代作家的记述

现在，我们仅需再总结一番来自古代作家、早期族群传统及远古洪水传说的证据即可。

埃里亚努斯（Aelian）在其《杂史》（*Varia Historia*）*（*卷三，第十八章。）中记载，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公元前四百年）曾记录过弗里吉亚国王与西勒诺斯的一段对话，后者在对话中提及，大西洋之外存在一片浩瀚的大陆，其面积比亚洲、欧洲与利比亚的总和还要广阔。

普罗克洛斯（Proclus）曾引用一位古代作家的文字，其中提及赫拉克勒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以外海域的诸岛，并说道，其中一座岛屿的居民自其先祖处传承下来一则传说：曾有一座名为亚特兰蒂斯的浩瀚岛屿，在漫长的岁月中，它曾是整个大西洋诸岛的统治者。

马塞勒斯 (Marcellus) 提及大西洋中的七座岛屿，并记述道，其居民保存着关于一座更宏伟的岛屿——亚特兰蒂斯——的记忆，“它曾在漫长的岁月中，统治着那些较小的岛屿。”

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 (Diodorus Siculus) 记述道，腓尼基人曾发现“一座位于大西洋、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大岛，从非洲海岸出发，需航行数日方可抵达。”

然而，在此主题上最具权威的，当属柏拉图。他在《蒂迈欧篇》中提及了这片岛屿大陆，而《克里提亚篇》(又名《大西洋篇》)更是一部详尽记述该民族历史、艺术、风俗与习惯的专著。他在《蒂迈欧篇》中写道：“一股强大的好战势力，自大西洋奔涌而出，以敌对的狂怒之势，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因为在当时，大西洋尚可通航，在你们所称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海口前，横亘着一座岛屿。此岛之大，比利比亚与全亚洲的总和更甚，由此可便捷地通往其他邻近的岛屿，而从那些岛屿，亦可轻易地抵达与此大西洋接壤的所有大陆。”

《克里提亚篇》中的内容极富价值，令人难以取舍，但此处摘录如下片段，因其关系到该国的物产资源：“同样，凡城市与其他地方为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他们皆预备妥当。因其帝国广袤，他们确能从异域获得诸多补给，然岛屿本身已能提供他们所需的大部分物资。首先，岛屿为他们提供了各类可直接开采的固体矿物，以及可供熔炼的矿石；还有山铜，此物今日虽已罕闻，在当时却名闻遐迩，岛上多处皆有出产，其贵重仅次于黄金。此外，凡森林所能提供给工匠的木材，岛上亦是应有尽有。那里同样有充足的牧场，可供驯养及野生动物栖息；更有数量惊人的大象。因为无论是湖沼河畔，还是深山平原，皆有丰美的水草，可供各类动物采食。同样，即便是体型最庞大、食量最惊人的兽类，亦有充足的食物。除此之外，凡今日地球所滋养的芬芳之物，无论是根茎、草叶、林木，还是树脂、胶液、花卉、果实——这片岛屿无不盛产，且品质上乘。”

高卢人也流传着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这些传说由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提马格涅斯 (Timagenes) 汇编成集。据载，曾有三个不同的人群居住在高卢：其一为土著居民 (或许是雷姆利亚人种的遗民)，其二为来自遥远亚特兰蒂斯岛的入侵者，其三则为雅利安高卢人。* (*参见《前亚当人》Pre-Adamites, 第 380 页。)

墨西哥的托尔特克人将其民族之源追溯至一个名为阿特兰或阿兹特兰 (Atlan or Aztlan) 的地方；阿兹特克人同样宣称自己来自阿兹特兰。† (†参见班克罗夫特的《土著种族》，第五卷，第 221 及 321 页。)

《波波尔·乌》‡ (§第 294 页)记载，奎切国王的三位王子曾远赴“东方海滨，其先祖来归之地”，并从那里带回了“一套书写系统”及其他事物。§ (§亦可参见班克罗夫特，第五卷，第 553 页。)

北美印第安人中普遍流传着一则传说，称其先祖来自“日出之地”。据 J. 林德 (Lind) 少校记载，艾奥瓦人与达科他印第安人相信，“所有印第安部落曾为一体，共居于一座岛屿……位于日出之方”。他们正是从那里，乘坐“巨大的轻舟”渡海而来，“古达科他人曾在舟中漂泊数周，方才抵达陆地。”

中美洲的文献记载，美洲大陆的某一部分曾经延伸到大西洋中，后来由于一系列时间相隔较远的巨大灾难而被毁。通常提到三次灾难。（*见鲍德温的《古代美洲》，第 176 页）更有趣的是，英国的凯尔特人也有类似的传说，认为他们的国家的一部分曾延伸至大西洋，后因灾难而毁灭。威尔士的传说中提到了三次灾难。

墨西哥的神祇奎兹尔科亚特尔 (Quetzalcoatl)，据说来自“遥远的东方”。他被描绘成一位长着飘逸胡须的白人。（注：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无胡须。）他开创了文字，并校准了墨西哥的历法。在传授了诸多和平的技艺与教诲之后，他便乘坐一艘蛇皮独木舟，向东方的海洋航去。† (†参见肖特的《古代北美洲人》，第 268-271 页。) 尤卡坦的文明始祖萨姆纳 (Zamna)，也有着同样的故事。

最后，尚待探讨的，便是全球各地洪水传说惊人的一致性。这些传说究竟是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及其沉没故事的远古版本，还是某个曾在共同的文明中心被传授和尊崇的宇宙宏大譬喻，其后回响至世界各地，这并非我们当前的直接议题。于我们而言，只需证明这些传说的普世性便已足够。逐一检视这些洪水故事，不啻为浪费时间和篇幅。我们只需知道，无论是在印度、迦勒底、巴比伦、米底、希腊、斯堪的纳维亚、中国，还是在犹太人及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中，这些传说的核心情节都如出一辙。再将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发现了什么？同样的故事，以其完整的细节，保存在墨西哥人（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版本）、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秘鲁人以及几乎所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记忆中。若要将这种根本上的一致性归因于纯粹的巧合，未免太过幼稚。

下文引自勒普隆让所译的著名《特洛亚诺抄本》(Troano Manuscript, 该抄本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段引文将为本部分主题画上一个恰当的句号。《特洛亚诺抄本》似乎成书于约三千五百年前的尤卡坦玛雅人，其内容如下，描述了波塞冬尼斯岛沉没的浩劫：——“在第六坎年 (Kan)，萨克月的第十一穆卢克日，发生了可怕的地震，持续不断，直至第十三丘恩日 (Chuen)。泥丘之国，穆/姆 (Mu) 之地沦为祭品：在两次隆起之后，它于一夜之间倏然消失，其所在的盆地被火山之力持续撼动。这些受困的力量，致使陆地多处几度沉浮。最终，地表崩塌，十国四分五裂，散落各方。因无法承受剧烈的动荡，它们与其六千四百万居民，一同沉入海底。此事发生于本书写就的八千零六十年前。”

奥义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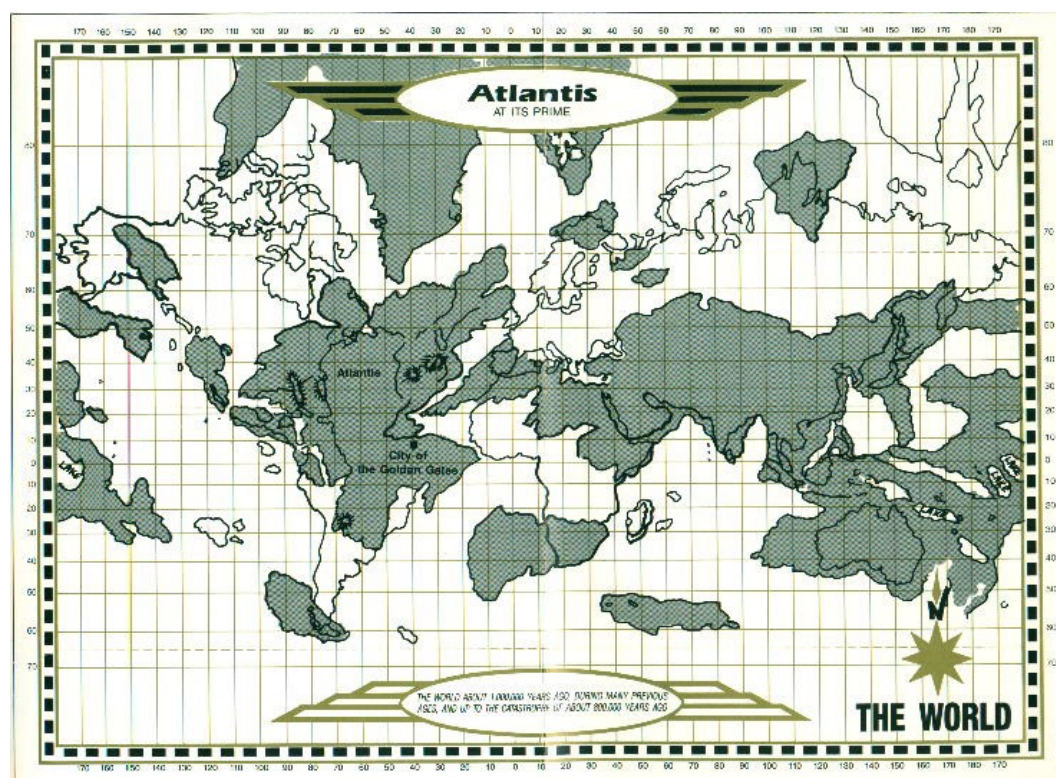
至此，对于世人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种证据碎片——无论其说服力如何——我们已予以足够的篇幅进行探讨。有兴趣就某一特定方向深入研究的读者，可参阅前文所提及或引用的各种著作。

现在，我们必须言归正传了。下文所汇集的事实，皆取材于相关时代所编纂并流传至今的同期文献，并非基于任何假设或揣测。笔者或许未能全然领会事实之真义，因而记述或有偏颇。但原始文献始终向具备资格者开放以供查阅，凡有志于接受必要修行之人，皆可获得亲自核实与验证的能力。

然而，即便所有奥义文献都可供我们查阅，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以寥寥数页的篇幅，去概述一段延续了至少数十万年的根族与民族史，其内容必然是零散的。尽管如此，关于这一主题的任何细节——哪怕不成体系——都必然是新颖的，也因此应能引起世人的兴趣。

在这些奥义文献中，包含着描绘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图。笔者有幸获准复制了其中四幅——虽未必全然完整。这四幅地图分别描绘了亚特兰蒂斯及其周边陆地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样貌。这四个时期，大致对应于前文所述的几场大灾难之间的间歇期。因此，亚特兰蒂斯根族的历史，便将自然而然地按照这四幅地图所代表的时期，分章叙述。

第一张地图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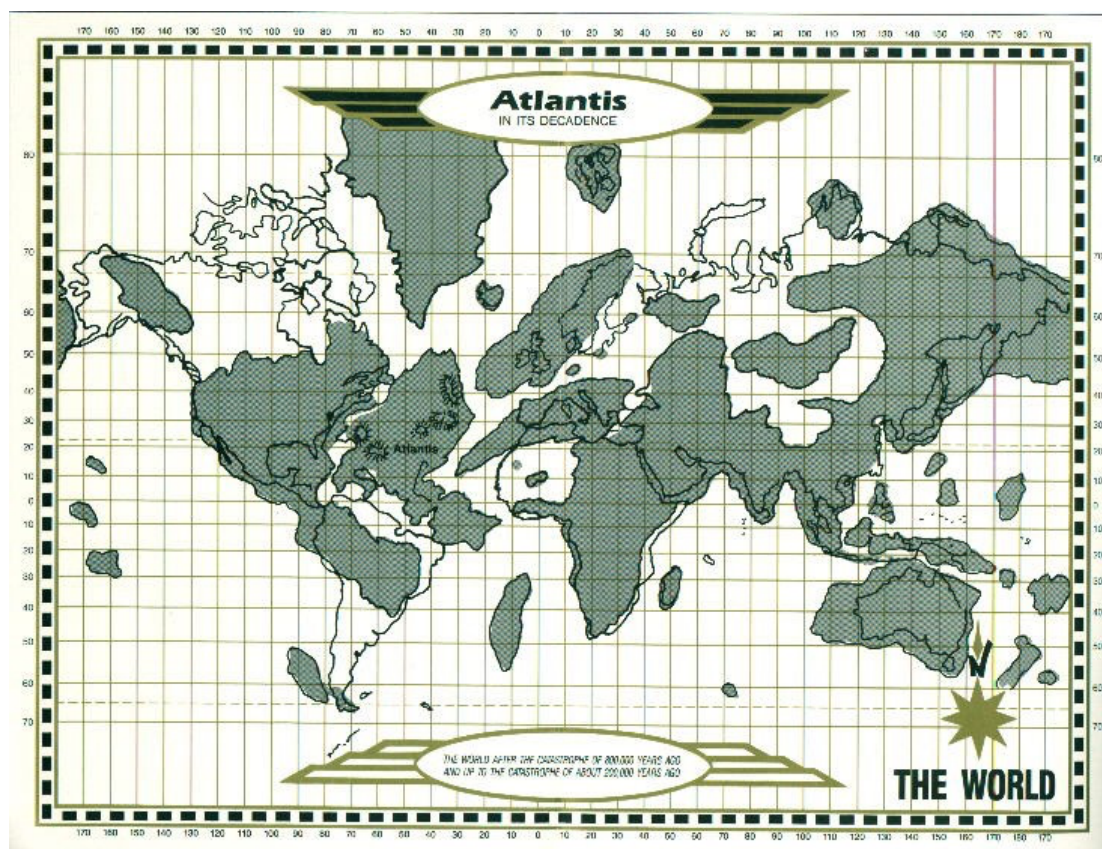


亚特兰蒂斯鼎盛时期地图

然而，在正式开始叙述该根族的历史之前，我们不妨先就这四个不同时期的地理状况，略作说明。

第一幅地图描绘的是约一百万年前的地球陆地表面，当时亚特兰蒂斯根族正值其鼎盛时期，尚未经历约八十万年前的第一次大沉陷。从图上可见，亚特兰蒂斯大陆，其疆域西起冰岛以东数度之地，东至今日南美洲里约热内卢附近。它囊括了德克萨斯、墨西哥湾及美国南部与东部诸州，北达拉布拉多，并横跨大洋，将我们今日的不列颠群岛也包含在内——苏格兰、爱尔兰及英格兰北部一小片地区，构成了其延伸的岬角之一——而其赤道领土则覆盖了巴西，并一直延伸至非洲的黄金海岸。地图上还显示了日后将构成欧、非、美三大洲的零散陆块，以及更古老的、曾一度广袤的雷姆利亚大陆的遗迹。此外，地图还标示出了更古老的、曾为第二根族所栖居的亥伯龙（Hyperborean）大陆的残骸，并与雷姆利亚一样，以蓝色着色。

第二张地图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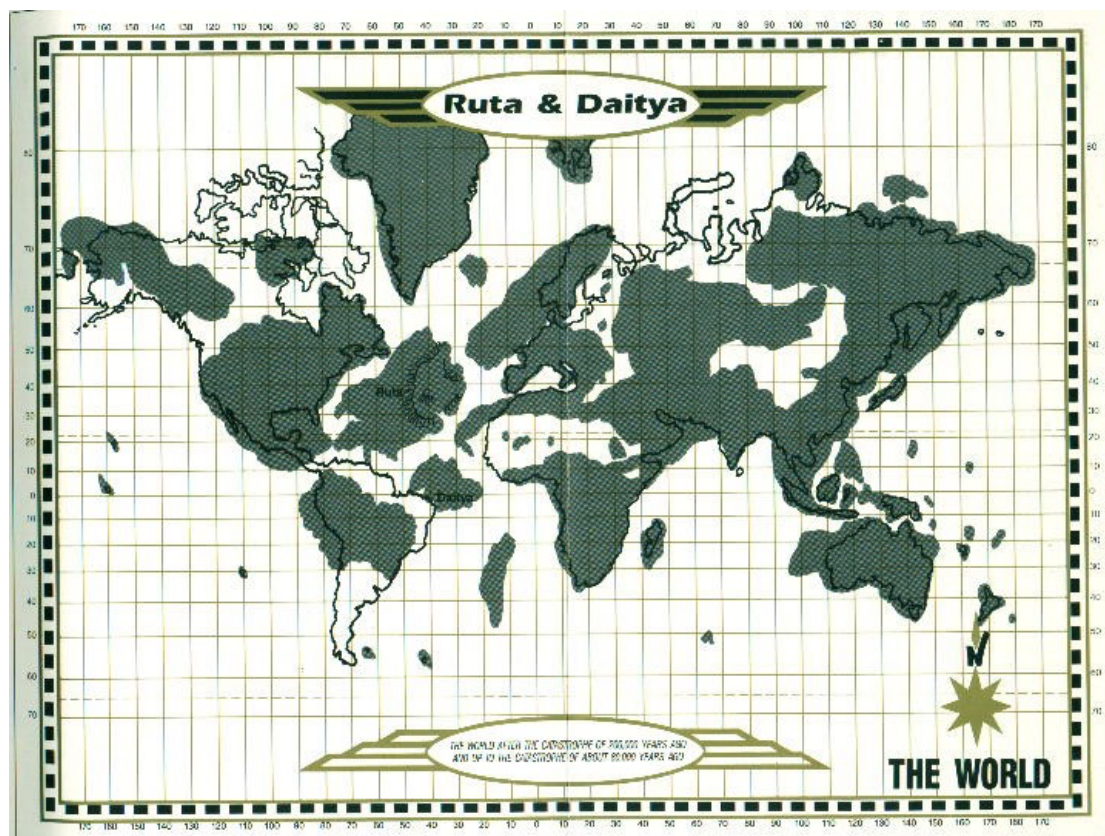


亚特兰蒂斯衰败时期地图

从第二幅地图可以看出，八十万年前的那场浩劫，导致了全球陆地分布的剧烈变化。亚特兰蒂斯这片伟大的大陆，其北部疆域已被剥离，剩余的部分也进一步分裂。当时正在成形的北美大陆，已与亚特兰蒂斯母大陆由一道鸿沟所分隔。而亚特兰蒂斯本身，已不再包含任何今日尚存的陆地，其疆域占据了大西洋盆地的主体，北起北纬

五十度，南至赤道以南数度。世界其他地区的地质沉降与隆起也同样剧烈——例如，当时的不列颠群岛，是一座巨型岛屿的一部分，该岛屿还囊括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国北部以及所有其间的与周边的海域。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雷姆利亚大陆的遗迹进一步缩小，而欧、非、美三大洲的版图则有所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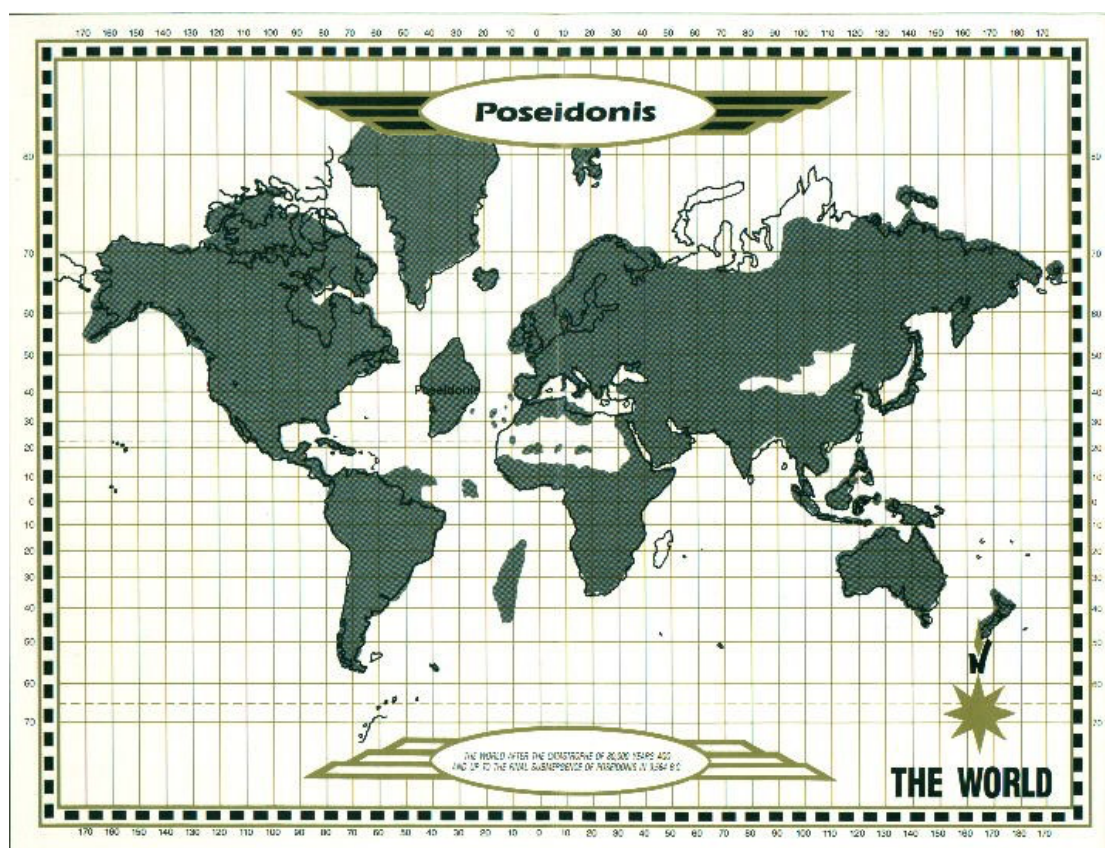
第三章地图时期



鲁塔岛与代季耶岛

第三幅地图展示的是约二十万年前那场灾难之后的地貌。可以看出，除了亚特兰蒂斯与美洲大陆上出现了裂缝以及埃及被淹没之外，这一时期的地质沉降与隆起相对而言无足轻重。事实上，从前文所引危地马拉圣书仅提及三场大灾难来看，这场灾难显然未被列入其中。然而，此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岛，已与欧洲大陆相连。而亚特兰蒂斯，则已分裂为鲁塔岛与代季耶岛两座岛屿。

第四张地图时期



波塞冬尼斯

从第四幅地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约八万年前那场自然巨变的恢弘规模。较小且偏南的代季耶岛已几乎完全消失，而鲁塔岛也仅余一座相对而言很小的岛屿——波塞冬尼斯。这幅地图绘制于约七万五千年前，无疑，它颇为公允地描绘了自那时起直至公元前 9564 年波塞冬尼斯最终沉没为止的地球陆地样貌，尽管在此期间必然也发生过一些较小的地质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陆地轮廓已开始与今日的样貌粗略相似，但仍有不同：不列颠群岛尚与欧洲大陆相连，波罗的海尚不存在，而今日的撒哈拉沙漠在当时仍是海床的一部分。

摩奴

在探讨一个根族的起源之前，有必要先提及摩奴这一极为神秘的主题。在伦敦分会的第二十六号会报中，曾提及这些极为崇高的生灵所从事的工作，其职责不仅涵盖了为整个宇宙显化期规划生命蓝图，还包括了轮流监督每一个根族的形成与教化。以下引文便阐述了这些安排：“另有一些摩奴，其职责便是在一个进化圈的每一颗行星上，为每一个根族从事类似的工作。其中，种子摩奴负责规划每一个相继登场的根族所需开创的生命类型之改良；而根摩奴则会亲身降世于新的根族之中，作为其领袖与导师，以指引其发展，并确保此项改良得以实现。”

负责此项工作的摩奴，究竟是如何对被选中的样本进行必要的分离，以及他其后是如何照料这个成长中的社群，这些细节或将在未来的一期会报中详述。此处，我们只需对其运作模式略作提及即可。

当然，第四根族，正是从雷姆利亚大陆上第三根族的某个次根族中，经过分离与拣选而诞生的。

在必要之处，我们将循着四幅地图所代表的四个时期，来追溯该根族的历史。我们拟将此主题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 不同次根族的起源与疆域。
2. 他们各自演化出的政治制度。
3. 他们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迁徙。
4. 他们所发展的艺术与科学。
5. 他们所形成的社会风俗与习惯。
6. 宗教观念在其间的兴起与衰落。

次根族

以下是不同次根族的名称：

1. 罗摩哈尔 (Rmoahal)
2. 特拉瓦特利 (Tlavatli)
3. 托尔特克 (Toltec)
4. 原始图兰人 (First Turanian)
5. 原始闪米特人 (Original Semite)
6. 阿卡德人 (Akkadian)
7. 蒙古人 (Mongolian)

关于这些名称的选取原则，有必要稍作说明。凡是现代人种学家已然发现其踪迹、哪怕仅能辨识其一小部分的次根族，为简明起见，我们便沿用学者们所赋予的名称。但就前两个次根族而言，几乎没有任何遗迹可供科学界探寻，因此我们便采用了他们对自身的称谓。

罗摩哈尔次根族

第一号地图所描绘的是约一百万年前的地球陆地样貌，但罗摩哈尔根族的诞生，则要追溯至四五百万年前。在那个时期，广袤的南方大陆雷姆利亚尚有大片土地存留，而亚特兰蒂斯大陆则尚未扩展至其最终的疆域。罗摩哈尔人，便诞生于雷姆利亚大陆延伸出的一片支脉之上。其大致方位在北纬七度、西经五度，参照任何现代地图集，便可知其位于今日的阿散蒂海岸。那是一片湿热之地，巨大的史前猛兽栖息于芦苇丛生的沼泽与阴湿的密林之中。罗摩哈尔人肤色黧黑，宛如桃花心木。在远古时代，他们身高约十至十二英尺，堪称巨人一族，但历经数世纪，其体型亦如后世所有种族一般，逐渐萎缩，我们稍后将看到，他们最终缩小至“菲尔富兹人”（Furfooz man）的体型。他们最终迁徙至亚特兰蒂斯的南部海岸，与当时栖居于此的雷姆利亚第六、七次根族常年征战。该部落的一大部分最终北迁，其余则定居下来，与当地的雷姆利亚黑种土著通婚。其结果便是，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即第一地图时期——南方已无纯正的罗摩哈尔血统。我们稍后也会看到，后来的托尔特克征服者，便是从这些栖居于赤道省份及大陆最南端的黧黑种族中，掠取他们的奴隶。然而，该根族的另一支，则抵达了与冰岛毗邻的极东北岬角。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了无数代，肤色逐渐变浅，至第一地图时期，我们发现他们已是一个肤色相当白皙的民族。其后裔最终，至少在名义上，臣服于闪米特诸王。

说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无数代，并非意指其定居从未中断。在不同时期，严酷的环境曾迫使他们南迁。冰川期的严寒，对其他根族自然也一视同仁，关于此题，不妨在此略述几句。

我们无需在此深入探讨地球的各种自转运动，或其轨道离心率的变化——这些因素的组合有时被认为是冰川期的成因。但一个事实是——且已为部分天文学家所认可——大约每三万年，便会出现一次小冰川期。但除此之外，在亚特兰蒂斯历史上，曾有两次，冰封带不仅蹂躏了北方，更侵入了大陆的主体，迫使所有生灵迁往赤道地带。第一次发生在罗摩哈尔时代，约三百万年前；第二次则发生在托尔特克人鼎盛时期，约八十五万年前。

关于所有冰川期，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北方的居民在冬季被迫迁往冰带以南的遥远地区定居，但在夏季，他们依然可以返回广袤的故土，在那里扎营狩猎，直至冬季的严寒再次将其驱向南方。

特拉瓦特利次根族

特拉瓦特利，即第二次根族，其发源地是亚特兰蒂斯西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该地点在第一号地图上以数字 2 标示。他们从那里进入亚特兰蒂斯本土，主要横贯大陆中部，但逐渐向北迁移，朝着与格陵兰岬角遥遥相对的海岸地带而去。他们是一个体格

强健、吃苦耐劳的民族，肤色呈红棕色，但身高不及被他们进一步驱往北方的罗摩哈人。他们向来是一个热爱山地的民族，其主要定居点位于内陆山区，对比地图 1 与地图 4 便可知，该区域与最终形成的波塞冬尼斯岛的疆域大致重合。在第一地图时期，如前所述，他们也居住在北部沿海；而特拉瓦特利与托尔特克人的混血后裔，则栖居于西部的诸岛，这些岛屿后来构成了美洲大陆的一部分。

托尔特克次根族

接下来我们谈谈托尔特克，即第三次根族。这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族群，他们曾以强大的物质文明与荣耀，统治了整个亚特兰蒂斯大陆长达数千年之久。事实上，该人种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与后来的次根族通婚，也未能改变其基本类型，其血脉本质上仍是托尔特克的。数十万年后，我们发现，其一个遥远的家族分支，曾在墨西哥与秘鲁建立过辉煌的统治，远在他们那已然衰落的后裔被来自北方的更骁勇的阿兹特克部落征服之前。该根族的肤色亦为红棕色，但比特拉瓦特利人更偏红，或曰更接近古铜色。他们同样身材高大，在其鼎盛时期，平均身高约八英尺，当然，其后也如所有根族一般，逐渐萎缩至今日的普遍身高。该次根族类型相较于前两个次根族有所改良，其五官轮廓分明，与古希腊人颇为神似。该次根族的大致诞生地，可在第一号地图上看到，以数字 3 标示。它位于亚特兰蒂斯西海岸附近，约北纬三十度，其周遭地区，包括大陆西海岸的大部分，都居住着纯正的托尔特克人。但我们稍后在探讨其政治组织时将会看到，他们的疆域最终横贯整个大陆，托尔特克诸帝正是从其东海岸的宏伟都城，行使着他们几乎遍及全球的统治。

原始图兰次根族

图兰，即第四次根族，起源于大陆东侧，位于特拉瓦特利人所栖居的山区以南。该地点在第一号地图上以数字 4 标示。他们自古便是积极的殖民者，曾有大批族人迁徙至亚特兰蒂斯以东的土地。在母大陆上，他们从未成为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尽管其部分部落与家族分支也曾发展得相当强大。位于特拉瓦特利山区以西以南的广袤中部地区，是他们主要的，但非专属的家园，因为他们与托尔特克人共享着这些土地。该次根族所进行的奇特的政治与社会实验，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原始闪米特次根族

关于原始闪米特，即第五次根族，人种学家们至今仍有些困惑，当然，考虑到他们所能凭依的资料极其有限，这种困惑也是人之常情。该次根族起源于构成东北两个半岛中较南一个的山区，正如我们所见，该区域如今由苏格兰、爱尔兰及部分周边海域所代表。该地点在第一号地图上以数字 5 标示。在这片大陆最贫瘠的土地上，该根族成长并繁荣了数世纪，顶住了南方诸王的侵略，维持着自身的独立，直至其向外拓

殖的时代来临。必须记住，当闪米特人崛起之时，数十万年的光阴已然流逝，历史已进入第二地图时期。这是一个桀骜不驯、永不知足的民族，总是与邻邦兵戎相见，尤其是与当时正日益强大的阿卡德人。

阿卡德次根族

阿卡德，即第六次根族，其诞生地可在第二号地图上找到（以数字 6 标示），因为这个次根族是在八十万年前的大灾难之后才首次出现的。它兴起于亚特兰蒂斯以东的土地，位于那个其东南端延伸至旧大陆的巨大半岛的中部。该地点大致可定位在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十度。然而，他们并未长久地局限于故土，而是迅速遍布了已然缩小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他们曾与闪米特人在陆上和海上展开过多次激战，双方都动用了规模庞大的舰队。最终，在大约十万年前，他们彻底击败了闪米特人，自那时起，一个阿卡德王朝便在旧闪米特人的首都建立起来，并以其智慧统治该国达数百年之久。他们是一个伟大的贸易、航海与殖民民族，与遥远的土地建立了诸多交通枢纽。

蒙古次根族

蒙古，即第七次根族，似乎是唯一与母大陆完全没有接触的族群。它起源于鞑靼平原（在第二号地图上以数字 7 标示），约在北纬六十三度，东经一百四十度。它直接从图兰人的后裔演化而来，并逐渐取代了后者，成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族。该次根族繁衍极其兴旺，时至今日，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从技术上说，仍属于此族，尽管其许多分支已与早期根族的血脉深度融合，以至于几乎无法分辨。

政治制度

在这样一篇概览中，我们无法详述每一个次根族又是如何进一步分化为不同民族，各自拥有其独特的类型与特征。此处所能尝试的，仅是粗略勾勒出在该根族的伟大时代中，政治制度的演变轮廓。

我们固然承认，每一个次根族与根族，都注定要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发展的周期性本质：它将引领一个根族，如同引领一个人，历经童年、青年、壮年，最终重返老年的暮光。进化，固然意味着终极的进步，但其螺旋式上升的轨迹，有时回转之下，会使政治或宗教的历史，看似不仅是一部发展与进步的记录，亦是一部退化与衰败的记录。

因此，当我们说第一次根族是在一种可以想见的最完美的政府下开启其历史时，必须理解，这并非源于他们成年后的功绩，而是出于其童年期的需要。因为罗摩哈尔人自身并无能力发展出任何稳定的政体，其文明程度甚至从未企及雷姆利亚第六、七次根族的高度。但那位负责拣选与分离的摩奴，曾亲身降世于该次根族之中，作为国王来统治他们。即便在他不再以可见之身参与政务之后，每当时代需要，依然会有圣

人或神圣的统治者降临，来引领这个尚处蒙昧的社群。正如《秘密教义》的学生所知，当时的人类尚未进化至可以产生完全证悟的圣人的阶段。因此，前述的统治者，包括摩奴本人，都必然是来自其他世界系统的进化产物。

特拉瓦特利人在政治艺术方面，则展现出了一些进步的迹象。其各个部落或民族由酋长或国王统治，而统治者的权威通常来自民众的拥戴。自然，那些最强大、最善战的勇士，便会被推选为领袖。最终，他们在各部落间建立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帝国，由一位国王担任名义上的元首，但其宗主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名誉，而非实权。

正是托尔特克次根族，发展出了所有亚特兰蒂斯民族中最为璀璨的文明，并建立起最为强盛的帝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王位世袭继承制首次得以确立。该根族最初由众多彼此征伐不休的独立小王国组成，同时，它们也一致对外，与南方的雷姆利亚-罗摩哈尔人交战。这些南方的部族逐渐被征服，沦为附属民族，其中许多部落甚至被贬为奴隶。然而，约在一百万年前，这些各自为政的王国最终联合为一个伟大的联邦，并共推一位皇帝作为最高元首。这一统一大业固然始于连年征战，但其结果，却是为该次根族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必须牢记的是，当时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有神通能力。至此，其中最先进的成员已在奥义学校中接受了必要的训练，并达到了不同的入道阶位，有些甚至证得了圣人果位。该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便是一位圣人。自他以后，一个神圣的王朝开启了长达数千年的统治，其疆域不仅涵盖了亚特兰蒂斯的所有王国，还包括了西方的诸岛以及东方邻近大陆的南部。必要之时，王朝的统治者会从入道者会所中遴选，但通常情况下，王位仍由父子传承，其继承者皆具备或多或少的资格，在某些情况下，王子还会由父王亲授，以晋升至更高的阶位。在整个时期，这些入道的统治者始终与掌管世界的奥义阶制保持着联系，他们遵从其法则，并依其计划行事。这便是托尔特克根族的黄金时代。政府公正而仁慈，艺术与科学百花齐放——事实上，在奥义知识的指引下，这些领域的创造者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宗教信仰与仪式也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纯净。可以说，亚特兰蒂斯的文明在此时已臻于顶峰。

巫术与善法之争

这段黄金时代持续了约十万年后，该根族的堕落与衰败便开始了。许多附属国的君王，以及大量的祭司与民众，不再遵循其神圣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则来运用自己的官能与力量，其教诲与忠告备受冷落。他们与奥义阶制的联系就此断绝。个人权势的扩张、财富与权威的攫取、对敌人的羞辱与毁灭，日益成为他们运用奥义能力的目标。当这些能力偏离了正途，被用于各种自私与恶毒的目的时，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我们必须称之为巫术的东西。

数世纪的迷信与无知，已令“巫术”一词，在轻信与欺诈的共同作用下，背负了深重的恶名。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些成见，花片刻来思量它的真实含义，以及其实践注定会给世界带来的可怕后果。

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尚未沉沦至后世那般深重的物质主义之中，其神通官能尚存；另一方面，亚特兰蒂斯文明正值巅峰，其科学成就斐然。该人根族中最具才智与活力的成员，逐渐洞悉了更多自然法则的运作机理，并掌握了更多驾驭其隐秘力量的手段。对这份知识的亵渎，及其为一己之私的滥用，便是巫术的本质。这种亵渎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在该根族所遭遇的惨烈灾难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为这种黑魔法一旦开启，便注定会如瘟疫般蔓延。更高的灵性指引就此撤离，人的欲望原则——它在第四根族时期自然会发展至顶峰——便在人性中日益彰显其力。淫欲、残暴与凶狠与日俱增，人性中的兽性正逼近其最堕落的境地。自远古以来，一个道德上的抉择便将亚特兰蒂斯人分化为两大敌对阵营，始于罗摩哈尔时代的裂痕，在托尔特克时代被急剧加深。末日之战（Armageddon），在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在反复上演。

“黑魔法”的信徒们不再臣服于入道皇帝的贤明治理，他们揭竿而起，拥立了一位敌对的皇帝。历经连番苦战，他们最终将白皇逐出首都“金门之城”，并篡夺了王位。

被迫北迁的白皇，在一座城池中重新站稳了脚跟。该城最初由特拉瓦特利人在山区南麓建立，当时则是一位托尔特克附属君王的首府。这位君王欣然接纳了白皇，并将城池交由他支配。另有少数几位附属君王也对他保持了忠诚，但绝大多数都转而效忠于在旧都登基的新皇。然而，他们的忠诚也未能持久。各附属君王不断宣称独立，帝国内部战火连绵，而巫术则被大规模地用作军力的补充，以增强其毁灭之力。

这些事件，发生于第一场大灾难前约五万年。

自那时起，时局便江河日下。巫师们愈发肆无忌惮地滥用其能力，而掌握并施行这些可怕“黑魔法”的人也越来越多。

于是，可怕的报应降临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惨遭涂炭。当时，伟大的“金门之城”已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罪恶渊薮。巨浪席卷了它，吞噬了城中的居民，“黑”皇帝及其王朝就此覆灭，再无复起之日。北方的皇帝，以及遍布整个大陆的入道祭司们，早已预见这劫数的来临。后文将记述，在这场浩劫之前以及更晚的时期，曾有诸多由祭司引领的移民浪潮。

此时的大陆已被撕裂得支离破碎。然而，被淹没的疆域尚不足以完全代表这场浩劫所造成的破坏，因为滔天的巨浪席卷了大片陆地，将其化为荒凉的沼泽。整片的疆土沦为不毛之地，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荒芜凋敝。

幸存的居民也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他们将此铭记于心，于是，巫术在一段时期内收敛了许多。在建立起任何新的强大政权之前，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们最终会

看到，一个闪米特族的巫师王朝在“金门之城”登基，但在整个第二地图时期，再无托尔特克势力崛起。当时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托尔特克人口，但在母大陆上，已几无纯正血脉留存。

然而，到了第三地图时期，在鲁塔岛上，一个沉溺于黑魔法的托尔特克王朝再度崛起，并通过其附属君王，统治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必须理解的是，在所有四个时期，这种黑色技艺都愈演愈烈，直至最终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又一场浩劫，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荡涤了这片土地上深重的罪恶。还必须牢记的是，直至最后波塞冬尼斯消失的那一刻，在岛屿大陆的某个角落，始终有一位入道的皇帝或国王——或至少是一位信奉“善法”的统治者——在行使着治权。他在奥义阶制的指引下，尽其所能地制衡邪恶的巫师，并指引和教化那些依然愿意过着纯净正直生活的少数人。在晚期，这位“白”王通常由祭司们——即那些依然信奉“善法”的少数派——选举产生。

关于托尔特克人，已无太多可述。在最后的波塞冬尼斯岛上，人口已是高度混杂。全岛由两个王国和西部的小共和国瓜分。北部由一位入道的国王统治。在南部，世袭制也已让位于民选。纯粹的根族王朝已不复存在，但托尔特克血统的君王仍偶尔能在南北两地掌权，而北方的王国则不断遭受其南方对手的蚕食，疆土日益沦丧。

既然我们已对托尔特克人时代的情形作了相当篇幅的探讨，那么对于其后四个次根族的主要政治特征，便无需赘言，因为他们无一能企及托尔特克人所达到的文明高度——事实上，整个根族的衰败早已开始。

图兰根族的天然倾向，似乎是发展出某种封建制度。各酋长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王不过是“同侪之首”。组成其议事会的酋长们，偶尔会弑君，并从他们之中推立一位新王。这是一个动荡不羁、无法无天的根族，亦是残暴无情的。在其历史的某些时期，军中甚至有女兵团参战，这便是其残忍特性的一个明证。

然而，在其历史记录中，最有趣的一笔，莫过于他们所进行的一项奇异的社会实验。若非其政治根源，此事本应在“风俗习惯”一章中探讨。由于在与邻邦托尔特克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深知己方人口远逊于敌，并极度渴望人口增长，他们便通过了法令，免除了每个男人抚养家庭的直接责任。所有孩童均由国家负责照料，并被视为国家的财产。此举自然促进了图兰人出生率的增长，婚姻的仪式渐遭漠视，家庭的纽带与父母之爱也随之消解。这项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遂遭废弃。该民族还曾尝试过其他一些旨在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们——但都以失败告终。

原始闪米特人，是一个好斗、热衷劫掠且精力充沛的民族，其政体总是倾向于父权制。他们的殖民者，通常过着游牧生活，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纳了这种制度。但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在第二地图时期，也曾建立过一个相当庞大的帝国，并拥有过那座伟大的“金门之城”。然而，他们最终不得不在日益强大的阿卡德人面前退让。

到了第三地图时期，约十万年前，阿卡德人最终推翻了闪米特的统治。这第六次根族，是比其前人更遵纪守法的民族。他们既是商人，也是水手，生活在定居的社群中，并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寡头政体。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制度，即双王共治，由两位国王在同一座城中共同执政，近代史上唯有斯巴达与之相似。或许是出于他们对航海的热爱，研究星象成了该民族的一大特色，他们在天文学与占星学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蒙古根族相较于他们那残暴的图兰先祖，算是一种改良。他们诞生于东西伯利亚的广袤草原，从未与母大陆有过任何接触，也无疑是环境使然，他们成了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比其源出的图兰人更具神通禀赋，也更富宗教情怀。他们所倾向的政体，需要在幕后拥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宗主，此人既是领土的统治者，也是宗教的首席大祭司。

迁徙

促成迁徙的原因有三。其一，图兰根族，如我们所见，自其诞生之初便充满了拓殖精神，并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殖民活动。闪米特根族与阿卡德根族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乐于拓占殖民地的民族。

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日益增长，超出了生存资源的承载极限，这便迫使各个种族中最贫困的阶层，远走他乡，到人烟稀少之地另谋生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亚特兰蒂斯人在托尔特克时代臻于鼎盛时，其大陆上的人口密度，即便不超越，也足以媲美今日的英格兰与比利时。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可供拓殖的空旷土地，远比今日更为广阔。当时全球的总人口，约为二十亿，而今日世界的人口，或许不超过十二至十五亿。

最后，还有在每一场大灾难降临前，由祭司引领的迁徙——这类灾难的数量，远不止前文提及的四场。那些信奉“善法”的入道君王与祭司们，能事先预知劫数的来临。因此，他们每个人自然都成了一个发布预警的中心，并最终成为一队殖民者的领袖。此处不妨一提，在晚期，当朝的统治者对这类由祭司引领的迁徙深恶痛绝，认为其会耗竭国力，减少人口，因此，移民们不得不趁夜色秘密登船。

循着各个次根族先后迁徙的路线粗略追溯，我们必将最终抵达其后裔今日所栖居的土地。

最早的迁徙，必须追溯至罗摩哈尔人时代。我们应还记得，该根族中唯有栖居于东北海岸的那一支，保持了其血统的纯正。他们南方的疆界备受特拉瓦特利战士的侵扰，被迫不断北迁，最终开始向东方的邻近大陆以及更近的格陵兰岬角迁徙。到了第二地图时期，当时已然缩小的母大陆上，已无纯正的罗摩哈尔人留存，但当时在西方崛起的大陆的北部岬角、前文提及的格陵兰海角以及辽阔的斯堪的纳维亚岛的西海岸，皆为其族人所占据。此外，在中亚海以北的土地上，也曾有过一个他们的殖民地。

当时的布列塔尼与皮卡第，尚是斯堪的纳维亚岛的一部分，而该岛本身，则在第三地图时期，并入了日益扩张的欧洲大陆。如今，在法国的第四纪地层中，已发现了该人种的遗骸，其中被称为“菲尔富兹人”（Furfooz man）的短颅型头骨，可被视为该人种衰败时期的典型代表。

他们曾屡次因冰川期的严酷而被迫南迁，又屡次因更强大邻邦的贪婪而被迫北徙。该人种那些流散各处、血脉衰微的遗民，如今可在现代的拉普人中找到，尽管即便是他们，也已混入了其他血统。这些肤色黯淡、身材矮小的人类，竟是近五百万年前，崛起于雷姆利亚赤道之地的黑色巨人种族的直系后裔。

特拉瓦特利殖民者的足迹，似乎遍布四方。到了第二地图时期，其后裔已定居于当时正在成形的北美大陆的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及其最南端的海岸（里约热内卢）。我们也发现他们占据了斯堪的纳维亚岛的东海岸。同时，还有大批族人扬帆远航，绕过非洲海岸，最终抵达印度。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的雷姆利亚土著融合，形成了达罗毗荼（Dravidian）人。在后来的岁月中，该人种又融入了雅利安，即第五根族的血脉，从而造就了今日印度人种类型的复杂性。事实上，这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说明仅凭体质特征来判定人种归属是何其困难，因为完全有可能，在婆罗门中化身的，是第五根族的真我们；在低等种姓中化身的，是第四根族的真我们；而在山地部落中，甚至还残存着第三根族。

到了第四地图时期，我们发现一支特拉瓦特利民族占据了南美洲的南部地区，由此可以推断，巴塔哥尼亚人或许便有遥远的特拉瓦特利血统。

与罗摩哈尔人一样，该人种的遗骸，也已在中欧的第四纪地层中被发现。其中，“克罗马农人”^{*}的长颅型头骨，可被视为该人种衰败时期的典型样本；而瑞士的“湖上居民”，则是其一个更早期且血统不甚纯粹的分支。时至今日，唯一可被称为该人种血统相当纯正的遗民的，是南美洲的一些棕色印第安人部落。缅甸人与暹罗人的血脉中，亦有特拉瓦特利的成分，但其血统已与雅利安次根族相融合，并为后者所主导。

（*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学者们当知，这些学科认为“克罗马农人”的年代早于“菲尔富兹人”。但鉴于这两个人种曾长期并存，因此，某个“克罗马农人”的骸骨——尽管它代表的是第二根族——完全有可能在某个“菲尔富兹人”尚存于世的数千年前，便已沉积于第四纪的地层之中。）

接下来我们谈谈托尔特克人。他们的迁徙主要趋向西方。在第二地图时期，北美大陆邻近的海岸已为纯正的托尔特克人所栖居，而当时留在母大陆上的大部分族人，血统已高度混杂。这个伟大的民族，正是在北美与南美大陆上传播繁衍，并于数千年后，在那里建立起墨西哥与秘鲁两大帝国。这些帝国的伟大，已是历史，或至少是传说，并有宏伟的建筑遗迹可为佐证。此处不妨一提，墨西哥帝国固然曾有过数世纪的辉煌，其国力之盛，堪比今日文明中衡量强盛的各项标准，但它从未企及约一万四千

年前，秘鲁人在其印加君主治下所达到的高度。因为，无论从人民的普遍福祉、政府的公正仁慈、土地制度的公平，还是从民众纯净的宗教生活来看，那个时代的秘鲁帝国，都可被视为亚特兰蒂斯母大陆上托尔特克黄金时代虽已微弱、却一脉相承的回响。

今日南北美洲的普通印第安人，是托尔特克民族的最佳现存代表，但当然，他们已无法与该根族鼎盛时期那些高度文明的个体同日而语。

在埃及的首次定居

现在必须谈谈埃及，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应能为埃及的早期历史带来一束启示之光。虽然最初的定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但其后，正是从托尔特克根族中，派出了第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旨在与当地土著融合，并建立统治。

最初，这是一次伟大的入道者会所的迁徙，发生于约四十万年前。当时，托尔特克人的黄金时代早已远去，第一场大灾难业已发生，民众的道德日益败坏，“黑魔法”的施行也愈演愈烈，遍及各处。圣白会需要更纯净的环境。埃及地理位置隔绝，人烟稀少，因此被选中。这次定居达成了其目的，在近二十万年的时间里，入道者会得以在不受恶劣环境干扰下，潜心运作。

约二十一万年前，时机成熟，奥义会所建立起一个帝国——即埃及的第一个“神圣王朝”——并开始教化民众。正是在那时，第一批大规模的殖民者从亚特兰蒂斯被带到此地。在引向第二场大灾难的一万年间的某个时期，吉萨的两座大金字塔得以建成。其功用，部分是为了提供永久的入道殿堂，部分则是在入道者们早已预知的沉陷期间，作为宝库与圣坛，以守护某个伟大的力量护符。第三号地图显示，当时的埃及已在水下。它被淹没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但在其重新浮现后，许多曾退避至阿比西尼亚山脉（在第三号地图中标示为一座岛屿）的旧民后裔，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亚特兰蒂斯新移民，又重新在此繁衍生息。此后，大批阿卡德人的移入，进一步改变了埃及的人种类型。这便是埃及第二个“神圣王朝”的时代——其统治者，同样是已入道的圣人。

八万年前的浩劫再次将该国淹没，但这一次只是暂时的洪峰。洪水退去后，第三个“神圣王朝”——即曼涅托所提及的那个——开始了其统治。正是在该王朝的早期君主治下，宏伟的卡纳克神庙以及埃及现存的许多更古老的建筑得以建成。事实上，除两座大金字塔外，埃及再无任何建筑的年代，能早于八万年前的那场浩劫。

波塞冬尼斯的最终沉没，为埃及带来了又一次海啸。这同样是一场暂时的灾难，但它却终结了神圣王朝的时代，因为入道者会所已将其驻地迁往他方。

此处未及的诸多要点，已在伦敦分会的“金字塔与巨石阵”会报中有所探讨。

图兰人曾在第一地图时期，殖民于紧邻亚特兰蒂斯东侧的北方土地，到了第二地图时期，他们则占据了其南部海岸（包括今日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我们也发现

他们向东游徙，在中亚海的东西两岸都留下了足迹。其部分部落最终继续东进，今日最接近该人种类型的，当属中国的内陆居民。关于其一个西迁的分支，必须在此记下命运的一个奇特转折。在漫长的世纪里，他们始终为其更强大的托尔特克邻邦所压制，然而，征服并取代托尔特克人建立的最后一个伟大帝国的，却注定是图兰血统的一个小分支——因为那残暴不文的阿兹特克人，正是纯正的图兰血统。

闪米特人的迁徙分为两类：其一，是受该民族天性驱使的自然迁徙；其二，则是在摩奴的直接指引下进行的特殊迁徙。因为，说来或许奇怪，被选中作为我们伟大的第五根族，即雅利安根族发展核心的，并非托尔特克人，而是这个桀骜不驯、动荡不宁，却又充满活力的次根族。其原因，无疑在于数字“五”所对应的“心智”特性。这个次根族，以牺牲神通感知为代价，不可避免地发展着其物质大脑与智能；而将此智能提升至无限更高的层次，正既是我们第五根族的荣耀，也是其命定的目标。

先谈自然迁徙。我们发现，在第二地图时期，闪米特人虽在母大陆上仍保有强大的国家，却已向东西两方扩散：向西，他们抵达了今日构成美国的土地，这便解释了为何在一些印第安族群中能发现闪米特人的体质特征；向东，他们则抵达了邻近大陆的北部海岸，该大陆在当时囊括了欧、非、亚三洲。古埃及人及其他邻近民族的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亦为这支原始闪米特血脉所改变。但除犹太人外，今日血统相对纯粹的遗民，唯有阿尔及利亚山区的浅肤色卡拜尔人。

而那些由摩奴为塑造新根族而拣选分离出的部落，则最终抵达了中亚海的南岸，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伟大的雅利安王国。写到第五根族的起源，世人将会看到，许多我们惯常称为闪米特人的民族，其血统实为雅利安。世界也将明了，希伯来人何以自诩为“被选中之民”。简而言之，他们构成了第四与第五根族之间一个非正常且非自然的联结。*（*参见 W. 威廉姆森的《伟大的律法》W. Williamson's The Great Law, 第 243-5 页。此陈述为作者观点，无意贬损——编者注。）

阿卡德人，虽最终成了亚特兰蒂斯母大陆的最高统治者，但正如我们在第二地图时期所见，其诞生地却在邻近的大陆上——地中海盆地中约现今撒丁岛周边的区域，是他们独特的家园。他们以此为中心向东扩散，占据了日后成为黎凡特海岸的地区，并远抵波斯与阿拉伯。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也曾参与构建了埃及的人口。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腓尼基人（包括迦太基人）以及苏美尔-阿卡德人，皆为此族分支；而今日的巴斯克人，其血脉中所流淌的阿卡德血液，或许比任何其他成分都多。

巨石阵

此处，不妨顺带一提我们不列颠群岛的早期居民。约在十万年前，即早期的阿卡德人时代，创建了巨石阵的那批入道者殖民地，便是在此地登陆——当然，“此地”在当时乃是第三号地图所示的、欧洲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部分。这些入道的祭司及其追

随者，似乎属于一个极早期的阿卡德人种分支——他们比当地的土著更高大、更白皙、头型更长，而当时的土著，则是一个血统高度混杂的族群，大多为罗摩哈尔人的衰败遗民。正如伦敦分会关于“金字塔与巨石阵”会报的读者们所知，巨石阵的粗犷简朴，其用意正是为了抗议当时亚特兰蒂斯庙宇中那种奢华浮夸、过度装饰的风气——那里的居民，正在进行着对其自身偶像的堕落崇拜。

蒙古人，如前所述，从未与母大陆有过任何接触。他们诞生于鞑靼的辽阔平原，其迁徙的足迹，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出这片广袤的区域。但曾有不支一支蒙古后裔的部落，越过白令海峡，从北亚涌入美洲，其中最近的一次——约一千三百年前的契丹人迁徙——已留下了可供西方学者追溯的印迹。一些北美印第安部落中存在蒙古血统，也已为多位人种学学者所公认。匈牙利人与马来人，皆为此族分支，前者因融入了雅利安血脉而得以优化，后者则因与衰败的雷姆利亚人混血而退化。关于蒙古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其最后一个家族分支至今依然充满活力——事实上，它尚未达到其巅峰——而日本民族，仍将为世界历史书写新的篇章。*（*自上述文字写成以来，日俄战争已发生。）

艺术与科学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所处的雅利安根族，在几乎所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自然都远超亚特兰蒂斯人。但即便在他们未能企及我们高度的领域，其成就的记录也同样引人入胜，因为它代表了其文明浪潮曾达到的最高水位。另一方面，他们在某些领域确实超越了我们，其科学成就是如此辉煌夺目，以至于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往往会令人感到困惑。

前两个根族的艺术与科学，当然是极为粗陋的，但我们不打算在此分别追溯每一个次根族的发展历程。亚特兰蒂斯根族的历史，与雅利安根族一样，也穿插着进步与衰败的周期。文化的昌盛期之后，是无法无天的混乱时代，其间所有的艺术与科学发展皆付诸东流；而混乱之后，又会有达到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取而代之。自然，下文的论述，将主要聚焦于那些文化繁荣的时期，其中最卓越的，便是伟大的托尔特克时代。

建筑、雕塑、绘画与音乐，在亚特兰蒂斯都曾得到实践。即便是在其鼎盛时期，其音乐也略显粗糙，乐器亦极为原始。所有的亚特兰蒂斯根族都偏爱色彩，其房屋内外皆以绚丽的色调装饰。但绘画作为一门纯艺术，始终未能真正成形，尽管在晚期，学校中也教授某种素描与绘画。另一方面，同样在学校中传授的雕塑艺术，则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并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正如我们稍后将在“宗教”一章中看到的，当时凡有资财者，皆有在庙宇中为自己塑像的习俗。这些雕像，或以木材雕刻，或以玄武岩之类的坚硬黑石雕琢；而在富人阶层中，则流行以山铜、黄金或白银等贵金属来铸像。这些雕像通常能相当逼真地再现本人容貌，其中一些，更是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地。

建筑

然而，建筑艺术，自然是当时实践最广的。其建筑皆为体量宏伟的巨构。城中的住宅，并不像我们今日这般，在街道两旁鳞次栉比。如同其乡间别墅一般，有的矗立于私家花园之中，有的则以公共绿地相隔，但皆为独立的建筑。规制宏大的府邸，通常由四座楼宇环绕一座中央庭院构成，庭院中心则常设有一座喷泉。因其城中喷泉数量众多，“金门之城”亦有“水城”之别称。当时并无如现代街市般的商品陈列。一切买卖交易，或私下进行，或在特定时间，于城中的开阔地带举行大型的公共集市。但托尔特克式房屋的一大特色，是在其一角或某座楼宇中央，会矗立起一座塔楼。一座盘旋而上的户外楼梯通往塔楼上层，其顶端则收于一个尖穹——塔楼的上部，通常被用作天文台。如前所述，房屋内外皆以绚丽的色彩装饰，有的饰以雕刻，有的则饰以壁画或彩绘图案。窗户则嵌以某种人造材料，其状类似玻璃，但透明度稍逊。其室内陈设，虽无今日住宅那般精巧繁复，但其生活方式，在当时亦属高度文明。

其庙宇是宏伟的殿堂，形制最似古埃及的巨型建筑群，然其规模则更为恢弘。支撑殿顶的巨柱，多为方形，鲜有圆形。在文明衰落的时期，殿堂两侧的走廊旁，环绕着无数的小神阁，其中供奉着权贵们的雕像。这些侧殿有时规模甚巨，足以容纳一整队祭司，而某位权势显赫的大人物，甚至可能雇佣他们，专为自己的偶像举行祭拜仪式。如同私宅一般，庙宇也必有穹顶塔楼，其尺寸与华丽程度自然也与庙宇相称。这些塔楼被用于天文观测及太阳崇拜。

贵金属被大量用于庙宇的装潢，其内部往往不仅是镶嵌，甚至通体以黄金包覆。黄金与白银备受珍视，但正如我们稍后在探讨货币主题时将会看到的，它们的用途纯属艺术范畴，与铸币毫无关系。而当时由化学家——或按今日的说法，应称之为炼金术士——所生产的巨量贵金属，可以说已使其脱离了“珍稀”之列。这种金属嬗变之能虽非人人皆有，却也相当普及，因而产量巨大。事实上，生产这些贵金属，可被视为当时的一项产业，那些炼金术士便藉此谋生。黄金比白银更受青睐，因此产量也更为可观。

教育

在探讨亚特兰蒂斯的学校与学院教育之前，我们不妨先就其语言状况，略作铺陈。在第一地图时期，托尔特克语是当时的通用语，其使用范围不仅遍及整个大陆，亦远达西方的诸岛以及东方大陆上承认其皇帝统治的疆域。诚然，罗摩哈尔语与特拉瓦特利语的余绪，仍在偏远地区流传，正如今日的凯尔特语与威尔士语，仍在我们中间的爱尔兰与威尔士存续一般。特拉瓦特利语，是图兰人语言的基础，但后者对其作了诸多改造，以至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言。而闪米特人与阿卡德人，则在托尔特克语的基础上，各自加以演变，从而产生了两种相异的分支。因此，在波塞冬

尼斯晚期，曾有数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并存——但它们皆属黏着语类型(agglutinative)，因为屈折语(inflexional)的出现，是在第五根族时代，由闪米特人与阿卡德人的后裔所发展。然而，历经漫长的岁月，托尔特克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纯正性，其在亚特兰蒂斯鼎盛时期所使用的语言，与数千年后在墨西哥和秘鲁所使用的语言，仅有微不足道的差异。

在伟大的托尔特克时代，以及其后的文化昌盛期，亚特兰蒂斯的所有学校与学院，皆由国家资助。所有孩童都必须接受初等教育，而小学则扮演着一种筛选机制的角色。那些展露出真正学习天赋的孩童，会与那些天资通常更高的统治阶级子弟一道，于十二岁左右，被选拔进入高等学府。阅读与写作，被视为纯粹的基础技能，在小学阶段便已传授。

然而，对于要从事农耕或手工艺的普罗大众而言，阅读与写作并不被视为必需的技能，因为社会需要的是他们的实践劳作。因此，绝大多数孩童会直接进入最适合其天赋的技艺学校。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农业学校。部分机械学知识，也是培训的内容之一。而在边远地区及海滨，狩猎与捕鱼，自然也被纳入其中。就这样，所有孩童都接受了最适合自身的教育或培训。

而那些天赋异禀的孩童——如前所述，他们已学会读写——则会接受更为精深的教育。植物的特性及其疗愈之能，是其中重要的一门学科。当时并无专业的医师——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通晓医理及磁力疗法。化学、数学与天文学，亦在传授之列。这些学科的训练，与我们今日的教育不无相似之处。但教师们努力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学生的神通官能，并传授其关于自然界更深层隐秘力量的知识。植物、金属与宝石的奥义属性，以及炼金术中的嬗变过程，皆属此范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特兰蒂斯的高等学府，愈发专注于开发一种被布尔沃·利顿（Bulwer Lytton）称为“维利”（vril）的个人力量，其运作方式，在他所著的《未来种族》（Coming Race）一书中有相当精准的描述。当文明步入衰落期时，一个显著的变化发生了：优异的禀赋与才能，不再是晋升至更高知识殿堂的资格。统治阶级变得日益封闭排外，只允许自己的子女接受那些能赋予强大力量的高等教育。

农业

在托尔特克这样的帝国，农业自然备受重视。不仅劳作者会在技艺学校中学习其职责，国家还建立了高等学院，向资质合适的学生传授进行动植物杂交实验所需的知识。

据说，小麦并非在本星球演化而成，而是某位摩奴自我们世界链以外的另一个球体带来的赠礼。但燕麦及其他一些谷物，则是小麦与地球上的野生禾草杂交的产物，而促成这些结果的实验，正是在亚特兰蒂斯的农业学校中进行的。当然，这类实验皆

在高深的知识指引下完成。但亚特兰蒂斯农学家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当属大蕉，即香蕉的培育。在其原始的野生状态，它形似一只瘦长的甜瓜，果肉稀少，却如甜瓜一般，籽实饱满。无疑，正是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持续选育与淘汰，才最终培育出今日这种几乎无籽的植物。

在托尔特克时代，家养的动物中，有一种形似小獭的生物。它们天性食草或植物根茎，但又与今日的猪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太爱洁，且什么都吃。在人类的居所附近，也可见到大型的猫科动物，以及犬类的狼形祖先。托尔特克人的大车，似乎是由一种类似小型骆驼的生物来牵引的，今日秘鲁的美洲驼，或许便是其后裔。爱尔兰麋鹿的祖先，亦曾成群结队地在地面上漫游，其情状与今日我们的高地牛颇为相似——它们野性未泯，不易靠近，却依然在人类的掌控之下。

当时，人们不断进行着不同物种的选育与杂交实验。说来或许奇特，他们甚至大量使用人工“发情”的方式来加速动物的发育，以期更快地观察到杂交与异种交配的结果。此外，在进行此类实验的房间里，他们还会采用不同颜色的光照，以期获得不同的效果。

人类对动物形态这种随心所欲的控制与塑造，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颇为惊人且极为神秘的主题。前文已提及摩奴所从事的工作。须知，所有生命类型的改良，以及每一种存在形式中所蕴含的潜能，皆源于摩奴的心智。为了将动物形态的改良付诸实践，人类的协助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当时遍地可见的两栖与爬行动物，其演化已近尾声，正准备向更高等的鸟类或哺乳动物形态过渡。这些生命形态，便构成了可供人类支配的初始素材，如同陶泥，已准备好随陶工之手，塑成万般模样。前文所述的诸多实验，便是特别针对这些处于过渡阶段的动物所进行的。毫无疑问，今日对人类大有助益的马匹等家畜，便是那个时代的人类与摩奴及其助手们通力合作的实验结晶。然而，这份合作却过早地中断了。自私之心占了上风，战争与纷乱终结了托尔特克人的黄金时代。当人类不再在其入道君王的指引下，为共同的目标而忠诚协作，反而开始彼此倾轧之时，那些本可在人类照料下，逐渐演化得更为有用、更为驯顺的动物，便被遗弃给自身的本能。它们自然会效仿其主宰的榜样，日益变得弱肉强食。事实上，其中一些早已被人类训练用于狩猎，因此，前文提及的那些半驯化的猫科动物，便自然成了今日豹与美洲虎的祖先。

金门之城

在探讨“金门之城”那非凡的供水系统之前，我们必须先对其城池与周边环境作一番描述。如前所述，该城坐落于大陆东海岸，濒临大海，约在赤道以北十五度。城外环绕着一片林木葱郁、宛如公园的秀美郊野，富贵阶层的别墅府邸，便散落于这片广阔的区域之中。城西，则是一脉群山，城中的水源便引自那里。城市本身，依一座拔地

而起约五百英尺的山丘而建。山丘之巅，便是皇帝的宫殿与御苑。在御苑中心，一股清泉自地底喷涌而出，永不枯竭。泉水首先供给宫殿与园中的喷泉，而后分流四方，形成瀑布，注入环绕皇家庭苑的运河，即第一道护城河，从而将宫苑与山坡下方四面的城区隔离开来。从这条运河引出四条水道，穿过城市的四个区域，水流继而形成瀑布，注入下一层环城运河。这样的环城运河共有三条，层层递降，形成同心圆，即便是最外侧、地势最低的一条，其水平面也依然高于周边的平原。在最底层，还有第四条运河，呈矩形布局，它汇集了源源不绝的水流，并最终将其排入大海。城市的部分区域，已延伸至平原之上，直至这条最外围的巨大护城河边。这条护城河，以其约十二英里长、十英里宽的水道，环卫着整座城池。

由此可见，整座城市被运河分隔为三大环带，每一环带皆为运河所环绕。紧邻皇家庭苑的最高层环带，其特色是一座环形赛马场与广阔的公共园林。多数朝臣的府邸亦坐落于此。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我们今日已无法比拟的机构。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中，“异乡人之家”一词，总会令人联想到简陋寒酸的居所，但在当时，这却是一座宫殿，所有远道而来的宾客，随便逗留多久，都会在此受到款待，并始终被奉为政府的贵宾。居民们的独栋住宅，以及遍布城中的各式庙宇，则占据了另外两个环带。在托尔特克人的鼎盛时期，城中似乎并无真正的贫困，即便是多数府邸中成群的奴隶，也衣食无忧。但在最北边的底层环带，以及最外围运河朝向大海的一侧，也确有一些相对贫寒的住宅。这部分居民，多从事航运相关行业，其房屋虽亦为独栋，但比其他区域建造得更为密集。

综上所述，城中居民因此得以享用源源不断、穿城而过的清澈活水；而上层环带及皇帝的宫殿，则由层层递升的护城河拱卫，越靠近中心，地势越高。其水源，来自城西群山中一座海拔约两千六百英尺的湖泊。

无需多少工程学知识，便能想见，要实现如此供水，其工程之浩大必然惊世骇俗。因为在其鼎盛时期，“金门之城”仅四环护城河之内，便居住着超过两百万人口。无论是在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在现代，都从未有过任何类似的供水系统被尝试过——事实上，即便我们今日最杰出的工程师，耗尽无尽的财富，能否复制此等成就，也颇值得怀疑。

飞船

倘若说“金门之城”的供水系统已堪称奇迹，那么亚特兰蒂斯人的交通方式则更为不可思议。因为，当代的基利（Keely，在美国）与马克西姆（Maxim，在英国）正（于1895年）试图制造的飞船或飞行器，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现实。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普遍的交通工具。奴隶、仆役以及体力劳动者，只能在乡间小径上徒步跋涉，或乘坐由粗陋牲畜牵引的、带着实心轮的简陋大车。从其拥有者的数量来看，飞船可被

视为那个时代的私家马车，或更确切地说，是私人游艇，因为其制造在任何时候都必然是困难且昂贵的。它们通常并非为搭载多人而建，许多仅能容纳两人，另有一些则可乘坐六至八人。到了晚期，当战争与冲突终结了黄金时代，空中战舰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海上战舰，并自然而然地被证明是远为强大的毁灭利器。这类战舰，可搭载多达五十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达百名战斗人员。

飞船的建造材料，或为木质，或为金属。早期的飞船多为木制，其船板极薄，但经过一种物质的注入处理后，便能在不显著增加重量的同时，获得皮革般的韧性，从而兼具了轻盈与坚固。若使用金属，则通常是一种合金，由两种白色金属与一种红色金属合成。其成品呈白色，状如铝，但重量更轻。在飞船的粗糙骨架上，覆盖着一大片这种金属板，再经锤炼成型，必要之处则施以电焊。无论是以木或金属建造，其外壳表面皆浑然一体，光滑无缝，且在暗处会发出辉光，仿佛涂上了一层发光涂料。

其形状似船，但无一例外都设有顶篷甲板，因为在全速飞行时，即便安全，乘客停留在上层甲板也颇为不便。其推进与转向装置，则可在船的两端任意一头操控。

然而，最引人入胜的问题，莫过于其动力来源。在早期，其动力似乎源于个人的“维利”之力——至于是否结合了机械装置，已不甚重要。但在晚期，这被一种新的力量所取代。这种力量虽以一种我们未知的方式产生，却仍需通过明确的机械装置来运作。这种力量，虽尚未为今日科学所发现，却与基利曾在美国驾驭过的力量更为接近，而非马克西姆所用的电力。事实上，它本质上属于以太能量。尽管我们距离解开此谜题尚远，但其运作方式却可描述一番。不同飞船的机械装置，无疑略有差异。以下描述，取自一艘曾搭载波塞冬尼斯北王国三位使节，前往南王国朝觐的飞船。船体中央，安放着一个坚固沉重的金属箱，此即为发电机。能量从此处，通过两根粗大的柔性管道，分别流向船的两端；另有八根辅助管道，沿船舷前后分布。这些管道皆有朝上与朝下的双重开口。当航行即将开始时，八根舷墙管道朝下的阀门便被打开，其余所有阀门则保持关闭。奔涌而出的能量流，以巨大的力量冲击地面，将飞船向上托举，而空气本身，则持续提供必要的支点。当达到足够的高度后，位于船尾（即背离目的地的一端）的柔性管道便开始启动，同时，通过部分关闭阀门，将流经八根垂直管道的能量减少至维持高度所需的微量。此时，巨大的能量流，被导向从船尾以约四十五度角朝下喷射的大型管道，它在帮助维持高度的同时，也提供了推动飞船前进的强大动力。转向，便是通过操控这根大型管道的喷射方向来完成的，其方向的任何微小变动，都会立刻引起航向的改变。但持续的监控并非必要。在长途航行中，管道可被固定，直至临近目的地时，才需重新操控。其所能达到的最高时速，约为一百英里。飞行轨迹从非直线，而总是呈长长的波浪形，时而靠近地面，时而远离。飞船的飞行高度，仅有数百英尺——事实上，当航线上有高山时，必须绕道而行，因为更稀薄的空气，已无法提供必要的支点。飞船所能逾越的最高山丘，约为一千英尺（约 305 米）。抵达目的地时，使飞船停下的方法——此法在半空中同样奏效——便是从船首（即朝向

目的地的一端)的管道中,释放出一部分能量。这股能量冲击前方的陆地或空气,便起到了制动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关闭阀门,逐渐减小后方的推进力。至于舷墙上那八根朝上的管道,其存在的理由尚需说明。这主要与空战有关。由于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战舰自然会将能量流射向敌方。此举容易破坏被击中飞船的平衡,使其倾覆——敌舰必会趁此良机,以其撞角发动攻击。此外,若不能迅速开关必要的阀门,还有坠向地面的危险。无论飞船处于何种姿态,朝向地面的管道,自然是能量应当流经的管道,而朝上的管道则应关闭。要将一艘倾覆的飞船扶正,使其恢复水平状态,其方法便是仅开启船体一侧的四根朝下的管道,而另一侧的四根则保持关闭。

亚特兰蒂斯人还有用于海上航行的船只,使用与空中飞船类似的动力,但用于海上的力量流密度较大,效果更为显著。

风俗习惯

毫无疑问,亚特兰蒂斯人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其风俗习惯之多样,一如构成我们雅利安根族的各个民族。我们无意在此探讨那些随世纪变迁的风尚。下文仅试图论述其习俗中与我们迥异的主要特征,且所选取的例证,将尽可能地出自伟大的托尔特克时代。

关于婚姻与两性关系,前文已提及图兰人所作的实验。一夫多妻制在不同时期,曾于所有次根族中普遍存在。但在托尔特克时代,法律虽允许多至两位妻子,许多男性却仅有一位妻子。女性也并未如今日某些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那般,被视为劣等或遭受任何压迫。她们的地位与男性完全平等,而许多女性在掌握“维利之力”方面所展现出的天赋,更使她们足以与男性平起平坐,甚至更胜一筹。事实上,这种平等自幼便已根植于社会观念之中,学校或学院里并无男女分班之说,男孩与女孩共同学习。在拥有两位女主人的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完全的和谐,这已是常态,而非特例。母亲们会教导子女,要同样地从父亲的另一位妻子那里,寻求关爱与庇护。女性也并未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有时,她们会成为议事会成员,偶尔甚至会被圣人皇帝任命为地方总督,代其行使主权。

亚特兰蒂斯人的书写材料,是一种薄金属片,其表面呈白色,宛如瓷釉,可供书写。他们亦有复制文本之法:先将另一块薄金属板浸入某种液体,再将其压在已刻有文字的原版之上。如此,文本便被蚀刻在新版之上,并可随意复制到更多的金属薄片上。将大量此等薄片装订在一起,便成了一本书。

食物

接下来,必须举一个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习俗,即他们对食物的选择。这虽是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却也难以避而不谈。他们通常会丢弃动物的肉,而我们避而不食的那

些部分，却被他们大快朵颐。他们亦饮用动物的血液——常常是趁热饮用——并会用其烹制各式菜肴。

然而，切勿以为他们没有更清淡、更合我们口味的食物。江河湖海为他们提供了鱼类，他们也食用鱼肉，尽管有时会等到鱼肉高度腐烂——一种在我们看来颇为恶心的状态——才享用。他们也广泛种植各类谷物，用以制作面包与糕点。此外，牛奶、水果与蔬菜，亦在其食谱之列。

诚然，亦有一小部分居民，从未采纳过上述令人作呕的习俗，这便是圣人君王与遍及整个帝国的入道祭司们。他们是纯粹的素食者。不过，许多朝臣显贵虽表面上装作偏爱清淡的饮食，私下里却时常喜欢那些粗鄙的口味。

烈酒在当时也并非闻所未闻。一种效力极强的发酵酒，曾一度风靡。但此酒极易使人陷入危险的亢奋状态，因此，当局最终颁布法令，严禁饮用。

武器

战争与狩猎的武器，在不同时代，差异甚巨。对于罗摩哈尔人与特拉瓦特利人而言，刀剑、长矛与弓箭，通常已足敷其用。在那个极古老的时期，他们所猎杀的野兽，有长毛猛犸象、大象及河马。有袋动物亦极为繁盛，此外还有一些过渡类型的物种存留——有的半是爬行之属、半是哺乳之类，有的则半是爬行之属、半是飞禽之类。

爆炸物的运用，始于一个较早的时期，并在后世被发展至化境。其中一些，似乎是触地即炸；另一些，则可延时引爆。但无论何种情况，其杀伤皆源于某种毒气的释放，而非弹片的冲击。事实上，在亚特兰蒂斯晚期，这类爆炸物的威力必定已是极其强大。据载，在战场上，仅需一枚此类炸弹——由某种杠杆装置投射至敌军头顶——其爆炸所产生的毒气，便足以歼灭整支连队。

货币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货币制度。至少在前三个次根族时期，国家铸币这种事物尚不为人所知。诚然，当时人们也使用一种刻有特定价值的小块金属或皮革作为代币。其中心有孔，可供穿绳，通常挂于腰带之上。然而，可以说，当时人人皆是自己的铸币者。他所制作并用以交换等值物品的皮质或金属代币，不过是一种个人的债务凭证，一如我们今日的本票。任何人都无权制作超出其自身财物所能赎回的代币。这种代币并不像铸币那样流通。代币的持有者，则可通过当时人人皆或多或少拥有的灵视官能，来精准地评估其债务人的偿付能力；若有任何疑问，便可立即运用此能力，以洞悉事实真相。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到了波塞冬尼斯晚期，一种近似于我们今日货币的制度得以采纳，而从那座宏伟的南方都城远眺可见的三联山，便是当时国家铸币上最受青睐的图案。

土地制度

然而，本章最重要的主题，当属土地制度。在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罗摩哈尔人与特拉瓦特利人中，这个问题自然无从谈起，尽管在特拉瓦特利时代，某种形式的村社耕作制度已得到认可。

正是随着早期托尔特克时代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土地才首次变得值得为之争夺。我们不打算在此追溯黄金时代降临前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土地制度。但那个时代的记录，不仅为政治经济学家，也为所有心系人类福祉者，提供了一个极具趣味与重要性的研究课题。

必须牢记的是，当时人口持续稳定增长，在圣人皇帝的治下，已达到了前文所述的庞大规模；然而，在那个时代，贫穷与匮乏是闻所未闻之事，而这种社会福祉，无疑部分要归功于其土地制度。

不仅所有土地及其产出，就连其上的所有畜群，皆被视为皇帝的财产。国家被划分为不同的省份或地区，各省皆由皇帝任命的附属君王或总督之一，作为首脑。每位总督，皆需为其治下所有居民的政务与福祉负责。土地的耕种、作物的收割、畜群的放牧，以及主持前文所述的各类农业实验，皆在其督导范围之内。

每位总督身边，都有一个由农业顾问与助理组成的议事会。除了本职外，他们还必须精通天文学——因为在那个时代，天文学并非一门空洞的科学。当时，人们已能研究并利用奥义力量对动植物生命的影响。随意祈雨的能力，在当时亦不罕见。而在不止一个场合，冰川期的影响，亦曾通过奥义科学，在大陆北部地区得到部分的中和。每一项农事操作的最佳时机，自然会被精确计算，并由专司其职的官员们监督执行。各地区或王国的产出，通常在其内部消耗，但统治者之间，偶尔也会安排农产品的交换。

在为皇帝及“金门之城”的中央政府预留一小份后，整个地区或王国的物产，便会在其居民中进行分配——地方总督及其属官，自然会分得较多的份额，但即便是最卑微的农夫，也能获得足以保障其温饱与舒适的给养。土地生产力或其矿产财富的任何增长，都会按比例分配给所有相关人员。因此，人人都乐于使共同劳动的成果，尽可能地丰硕。

这套制度曾完美地运行了很长一段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忽职守与自私自利之心悄然滋生。那些负有监督之责的官员，将越来越多的责任推给下属，久而久之，

统治者已鲜少干预或关心任何具体的操作。这便是衰败的开端。统治阶级的成员，曾将所有时间奉献于国事，如今却开始盘算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为安逸。奢靡之风，正悄然兴起。

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下层民众中激起了极大的不满，那便是前文已提及的、为技艺学校选拔青年的制度。这项遴选孩童的职责，向来是由一位其神通官能已得到充分开发的优越阶级成员来担任，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最适合其天性的培训，并最终从事其最擅长的职业。然而，当那些拥有灵视神视——唯有此神视方能做出正确抉择——的遴选者，将其职责下放给不具备此等神通禀赋的下属时，其结果便是，孩童们常常被错配到不适合的领域，而那些其天赋与兴趣本在别处的人，往往发现自己竟要终生从事一份自己厌恶的职业，并因此鲜有建树。

伟大的托尔特克王朝瓦解之后，帝国各地相继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土地制度，但我们无需在此追溯。到了波塞冬尼斯晚期，这些制度已普遍让位于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土地私有制。

前文在“迁徙”一章中，已提及约一万四千年前，印加人统治下的秘鲁，在其辉煌时代所盛行的土地制度。在此对其作一简要概述，或不乏趣味，因其既能揭示该制度无疑源自的蓝本，亦可展现其在演变过程中所采纳的、更为复杂的一些变体。

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最初皆源于印加君主。但其中一半，被分配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耕种者。另一半，则由印加君主与负责太阳崇拜的祭司阶层分享。

印加君主须从其分得的土地收益中，维持军队、遍布帝国的道路以及所有政府机构的运转。政务由一个特殊的统治阶级来管理，其成员皆与印加君主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并代表着一种远超普通大众的文明与教养。

余下的四分之一，即“太阳的土地”，其产出不仅用于供养遍布帝国、主持公共祭祀的祭司阶层，还用于全民的学校教育，照料所有病弱者，并最终，为每一位居民（当然，工作永无止境的统治阶级除外）提供养老之资——当他们年满四十五岁时，便可卸下人生的辛劳，开始享受闲暇与安乐。

宗教

现在，唯一尚待探讨的，便是宗教观念的演变。在一个粗犷而纯朴的民族的精神向往，与一个智能昌明却灵性枯死的民族的堕落仪式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唯有在最广义的层面上使用“宗教”一词，方能将其全部纳入其中。然而，正是这代代相传的兴衰演替，构成了亚特兰蒂斯根族史中必须追溯的脉络。

我们应还记得，罗摩哈尔人诞生之初的政体，被描述为一种可以想见的完美的政体，因为是摩奴亲自担任其国王。这位神圣统治者的记忆，自然地保存在该民族的

史册之中。久而久之，在一个天生具有神通禀赋、因而能瞥见超凡意识境界的民族中，他便被尊奉为神。保留着这些更高的属性，这个原始的民族很自然地采纳了一种宗教，它虽不代表任何高深的哲理，其类型却也远非卑下。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一阶段的宗教信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祖先崇拜。

特拉瓦特利人，在继承了对摩奴的传统敬拜之外，又经由圣人导师的教诲，得知了有一位至高生灵，其象征便是太阳。他们因此发展出一种太阳崇拜，并为此而在山顶上建造由巨型独石组成的圆环。这些石阵圈，意在象征太阳的周年轨迹，但亦被用于天文目的——其布局精妙，令立于大祭坛之人，可见冬至的太阳从某块独石之后升起，春分的太阳又从另一块独石之后升起，周而复始。与更遥远星座相关的、更为复杂的天文观测，亦得益于这些石阵圈的辅助。

我们已在前文“迁徙”一章中看到，一个后起的次根族——阿卡德人——在建造巨石阵时，便回归了这种原始的独石建筑。

特拉瓦特利人，虽被赋予了比前一个次根族稍高的智识发展潜力，其宗教崇拜却仍停留在一种非常原始的类型。

随着托尔特克时代知识的普及，尤其是后来入道的祭司阶层与圣人皇帝的确立，民众获得了更多机会，去领会一种更真确的神圣观念。少数已准备好全然领受此等教诲的人，在历经考验之后，无疑会被接纳进入祭司的行列，而当时的祭司阶层，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奥义团体。然而，对于这些已远远超越普罗大众，准备踏上奥义修行之路的先行者，我们在此不作探讨。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亚特兰蒂斯居民普遍信奉的宗教。

诚然，在那个时代，普罗大众尚不具备达到哲学思想高度的能力，不如今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居民。即便是最有天赋的导师，在试图传达关于那无名且遍在的宇宙本质的任何观念时，也必然要借助于符号的形式，而太阳，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一个被采纳的符号。也如同我们今日一般，那些更有教养、更富灵性的人，能洞悉符号背后的真义，并有时能乘着虔敬的翅膀，飞升至我们灵性之父的所在，那——

“我等灵魂渴望之源头与核心，

我等旅途终点之目标与归宿。”

而较粗俗的大众，则只见符号本身，并对其顶礼膜拜，一如今日整个天主教欧洲，对雕刻的圣母像或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的崇拜。

于是，太阳与火的崇拜，成了当时盛行的宗教。为举行其仪式，宏伟的庙宇遍布亚特兰蒂斯大陆，尤以伟大的“金门之城”为最。其祭祀仪式，则由国家供养的祭司随从们主持。

在那些早期时代，任何神祇的形象都是不被允许的。太阳圆盘，被视为神格唯一恰当的象征，并因此而被用于每一座庙宇。人们通常会安放一个黄金圆盘，以便在春分或夏至时，捕捉初升太阳的第一缕光芒。

日本的神道教仪式，可被视为这种太阳圆盘崇拜几乎未经混杂而幸存至今的一个有趣例证。在此信仰中，任何其他形式的神祇表现，皆被视为不敬；即便是那圆形的抛光金属镜，亦深藏不露，唯在典仪之际，方能一睹其貌。然而，与亚特兰蒂斯华丽的庙宇装饰不同，神道教庙宇的特色，在于其全然不事雕琢——其素木工艺虽精致绝伦，却无任何雕刻、彩绘或清漆以为点缀。

但太阳圆盘，并非总是唯一被允许的神祇象征。在后来的时代，一个人的形象——一个原型人——被供奉于庙宇之中，作为神圣的最高代表而受人崇拜。在某些方面，这可被视为一种向罗摩哈尔人对摩奴崇拜的回归。即便在那时，其宗教也相对纯净，“善法”的奥义团体，自然也竭尽所能，在民众心中维系着灵性的火种。

然而，劫难之日已然临近，届时，再无任何利他之念，能将该根族从其注定要沉沦的自私深渊中拯救出来。伦理观念的衰败，是灵性观念堕落的必然前奏。人人皆为一己之私而争斗，其知识亦被用于纯粹的自私目的，直至一种信念根深蒂固：宇宙之中，再无任何事物比他们自身更伟大或更高尚。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律法、主宰与神明”。庙宇中的崇拜，甚至已不再是对任何理想的崇拜，而沦为对世人所见所知的、凡俗之人的纯粹膜拜。正如《慈岩之书》所载：“其后，第四族因骄傲而自大。‘我等即是君王，’他们宣称，‘我等即是神明。’……他们建造了巨城。以稀有的土石与金属，以火山喷涌之烈焰，以山中之白石与黑石，他们按自身的尺寸与形貌，雕刻了自己的偶像，并顶礼膜拜。”神龛设于庙宇之中，其中供奉着以金银铸造或以石木雕刻的个人雕像，受其本人膜拜。富贵之家，更雇佣整队的祭司，为其神龛举行祭拜与照料。人们向这些雕像献上祭品，一如对神明。自我的神化，至此已登峰造极。

必须牢记的是，曾进入人类心智的每一个真正的宗教观念，皆是由神圣导师或圣白会的入道者们，有意识地启示于人的。他们贯穿所有时代，始终是神圣玄理与超感官意识状态实相的守护者。

而普罗大众，通常只能缓慢地吸收这些神圣观念中的吉光片羽。至于地球上每一种宗教都见证了的那些畸形的发展与丑陋的扭曲，则必须归咎于人类自身的低级本性。事实上，人类似乎并非总是配得上被托付那些仅用以遮蔽神圣之光的符号知识。因为，在图兰人霸权的时代，一些此类知识便被不正当地泄露了出去。

我们已看到，在早期，太阳那赋予生命与光明的属性，曾被用作符号，以向民众呈现他们所能领会的、关于伟大的第一因的一切。但在祭司阶层内部，还守护着一些意义更为深远、更为真实的符号。其中之一，便是“三位一体”的概念。那些最具神圣意义的三位一体玄理，从未向民众泄露。但在图兰人时代，那个将宇宙的创造、维护

与毁灭之力人格化的三位一体，却以某种非正规的方式，为公众所知。这一观念，后又被闪米特人进一步物质化与庸俗化，变成了一个严格的人形神的三位一体，由父、母、子构成。

此外，还必须提及图兰人时代一个更为可怕的发展。随着巫术的施行，许多居民自然已意识到强大的元素精灵的存在——这些生灵，或是由他们自己强大的意志所创造，或至少是被其赋予了生命。而这些意志，既被导向邪恶的目的，自然会产生力量强大且心怀恶意的元素精灵。当时，人类的崇敬之心已堕落至此，竟开始崇拜这些由他们自己恶念念头所创造的、半有意识的造物。崇拜这些生灵的仪式，自始便与血祭相关。当然，在它们祭坛上的每一次献祭，都为这些吸血鬼般的造物注入了活力与存续之力。以至于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地，由那些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巫师的强大意志所形成的元素精灵，仍在从无辜的村庄社群中，索取它们的血贡。

这种血腥的仪式，虽由残暴的图兰人开创并广泛施行，却似乎从未在其他次根族中大规模传播，尽管在一些闪米特分支中，人祭似乎并不少见。

在墨西哥伟大的托尔特克帝国，其先祖的太阳崇拜，依然是国教。而他们向其仁慈的神祇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所献的，则是无血的祭品，仅有鲜花与果实。唯有当野蛮的阿兹特克人到来之后，这种无害的墨西哥仪式，才被人类的牺牲所“补充”。牺牲者的鲜血，浸透了其战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的祭坛。而在大神庙顶端，掏出活人心脏的仪式，可被视为其在亚特兰蒂斯的图兰人祖先的元素精灵崇拜的一种直接延续。

由此可见，一如我们今日，当时民众的宗教生活，也包含了最多样化的信仰与崇拜形式。从渴望入道、触及更高灵性生活的少数人——他们深知，对众生的善意、思想的克制、以及生活与行为的纯净，是达至最高意识境界与最广阔神视领域的必要前提——向下，历经无数层次，经过对宇宙力量或人形神祇或多或少盲目的崇拜，直至那堕落而最普遍的仪式，其中，每个人都崇拜着自己的偶像，直至那元素精灵崇拜的血腥祭典。

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所探讨的，仅是亚特兰蒂斯根族。因此，任何关于当时便已存在的——且至今依然存在的——雷姆利亚民族堕落遗民中，那种更为不堪的拜物教的提及，皆属题外之话。

于是，历经数世纪，为庆祝这些不同崇拜形式而设的各种仪式，一直在延续，直至波塞冬尼斯最终沉没。而那时，无数的亚特兰蒂斯移民大军，早已在异域他乡，建立起母大陆的各种宗教。

要追溯那些在信史时代已演变为如此多样且对立的古代宗教的起源，并详述其发展历程，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但它将为那些具有超凡重要性的议题带来的启示，或许有一天，会促使人们去尝试。

总之，试图去总结一篇本已是过度总结的文章，将是徒劳的。我们宁愿希望，前文能作为一篇引玉之砖，从中可以发展出关于各个次根族诸多分支的详尽历史——这些历史，将能分析性地审视那些在此仅被零星触及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然而，关于根族的进化——即那所有造物，以人类为首，都注定要跨越世纪、跨越千年、跨越宇宙显化期、跨越大劫，去实现的进步——尚可再说一言。

精神沉入物质——那同一永恒物质元素的两极——是占据每一周期的前半段的过程。而我们前文所沉思的时期，即亚特兰蒂斯根族历经其生命轨迹的时期，正是当前这个宇宙显化期的中点与转折点。

在我们当前的第五根族中已然开启的进化过程，即物质向精神的回归，在那个时代，仅在少数孤立的个体身上初露端倪，他们是灵性复苏的先驱。

然而，所有对此主题稍作思量者，都必会感到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那便是亚特兰蒂斯根族属性中惊人的矛盾。与其残暴的激情、堕落的兽性并存的，是他们超凡的神通官能与神一般的直觉。

这个看似无解之谜的答案，便在于：那座桥梁的建造，在当时才刚刚开始——那座“心智”之桥，其命定的功用，便是在完美的个体中，联结那向上涌动的兽性之力，与那向下循环的神性之灵。今日的动物界，展现了一个尚未开始建造此桥的自然领域。即便是亚特兰蒂斯时代的人类，其间的联结也如此微弱，以至于灵性属性对低级的动物本性，几乎毫无掌控之力。他们所拥有的些许心智，足以增加感官满足的快感，却不足以激活那尚在沉睡的灵性官能——在完美的个体中，此官能必将成为绝对的主宰。我们用建设中的桥梁进行比喻，这桥注定要在成千上万年中，对普罗大众而言，始终处于在建状态——事实上，直至人类完成又一个七个行星的循环，且伟大的第五进化圈行至半途才能建成。

尽管是在第三根族的后半期及第四根族的初期，意生子（Manasaputra）降临，赋予了当时尚无心智火花的绝大多数人类以心智，但在整个亚特兰蒂斯时代，这光芒燃烧得如此微弱，以至于鲜有人能说自己已掌握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另一方面，心智在具体事物上的运作，则完全在其掌握之中。正如我们所见，正是在其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中，尤其是当其神通官能亦被导向同一目标时，他们才取得了如此非凡且惊人的成就。

还必须记住，作为人的第四个原则的“欲望”，自然在第四根族时期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这便解释了他们何以会沉沦至动物般粗鄙的深渊。而当整个进化周期临近弧形

的底部时，这种向下的趋势被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因此，该根族逐渐丧失其神通官能，并堕落至自私与唯物主义，便不足为奇。

毋宁说，这一切都应被视为遵从永恒法则的伟大周期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历过那些邪恶的时代，而我们当时所积累的经验，共同构成了我们今日的品格。

然而，今日照耀在雅利安根族身上的太阳，已远比照亮其亚特兰蒂斯先祖道路的更为明亮。人更少为感官激情所主宰，更能接受心智的影响，我们根族的成员，已经并正在获得对知识更坚实的把握，以及更广阔的智能。这个伟大的宇宙显化期周期的上升弧，自然会引领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道路”的入口，并将为它所提供的、持续强化与净化品格的超凡机遇，带来日益增长的吸引力。这种强化与净化，将不再受制于一时冲动的努力，也不再为歧途的诱惑所中断，而是在智慧的真师的每一步指引与守护下进行。如此，一旦开始的向上攀登，便不再会是步履蹒跚、犹疑不定，而是直指那光辉的目标。

而那神通官能与神一般的直觉，虽暂时失落，却仍是该根族应得的传承。它们只待个人的努力去重新证得，从而赋予品格更深的洞见与更超凡的力量。如此，圣人导师——即智慧的真师——的行列，将永远得到加强与补充。甚至在我们今日的人群中，也必然有一些人，除了那激励着他们的不朽热忱外，与常人无异，他们将在这个星球上建立下一个根族之前，亲身证得智慧的真师之位，以助该根族的向上进步。

失落的雷姆利亚

前言

本文之目的，并非意在揭示关于失落的雷姆利亚大陆及其居民的惊人秘闻，而旨在运用地质学、现存及已灭绝动植物的分布研究、以及对较低生命王国的物理进化过程的观察，来为《秘密教义》及其他著作中，关于这片沉没大陆的论述，提供佐证。

科学界普遍承认，今日之陆地，曾为昔日之海床；而今日之海床，亦为昔日之陆地。地质学家在某些情况下，已能指明这些沉降与隆起的具体发生区域。尽管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陆，至今仍鲜为科学界所承认，但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早已指向在某个史前时代，曾存在过一个广袤的南方大陆，并将其命名为雷姆利亚。

地质学与现存和灭绝动植物分布提供的证据

“地球的演化史向我们揭示，其表面的海陆分布，始终处于永恒不息的变动之中。地壳的地质变迁，导致地面各处都在发生抬升与沉降，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即便其过程极其缓慢，以至数百年间，海岸线仅升降数寸，甚至几分，但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下，其结果依然是巨大的。而在地球的历史中，从不缺乏漫长——甚至是不可估量地漫长——的时间。自地球上出现有机生命以来的数百万年间，陆地与海洋为争夺主宰权而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息。旧的大陆与岛屿沉入海底，新的又从其怀抱中升起；湖泊与海洋被缓慢抬升而干涸，新的水域又因地面的沉降而形成；半岛因连接大陆的狭窄地峡沉入水中而变为岛屿；群岛中的诸岛，亦可通过其所在的整个海床的大幅抬升，而成为连绵山脉的山巅。

“因此，地中海曾一度是内陆海，当时，在今日直布罗陀海峡的位置，曾有一条地峡连接着非洲与西班牙。即便是到了晚近的地质时期，当人类已经出现之后，英格兰也曾反复地与欧洲大陆相连，又反复地与之分离。不仅如此，欧洲与北美甚至也曾直接相连。南太平洋曾一度是一片广阔的太平洋大陆，今日散落其间的无数小岛，不过是覆盖那片大陆的山脉的最高峰。印度洋曾是一片从巽他群岛沿亚洲南岸，一直延伸至非洲东岸的大陆。英国学者斯克莱特（Sclater），以栖居其上的类猴动物，将其命名为雷姆利亚。此大陆之所以至关重要，还因其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人类极有可能是在这里，由类人猿演化而来。*（*海克尔（Haeckel）推测雷姆利亚是现存人类的摇篮，此言不虚，但人类并非由类人猿演化而来。关于类人猿在自然界中的真正地位，后文将有所提及。）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借助区系分布学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极有趣的力证，即今日的马来群岛，实际上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其西部，即印马群岛，包括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等大岛，曾通过马六甲与亚洲大陆相连，并很可能也与前述的雷姆利亚大陆相连。而其东部，即澳马群岛，包括西里伯斯、摩鹿加群岛、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则曾直接与澳大利亚相连。

这两部分，在远古时代是两片由海峡分隔的大陆，但如今已大多沉入海平面之下。华莱士仅凭其精确的区系分布学观察，便得以极其精准地确定了这条古老海峡的位置，其南端恰在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穿过。

“因此，自地球上出现液态水以来，海陆的界线便永恒变迁。我们可以断言，大陆与岛屿的轮廓，从未有任何一小时，甚至任何一分钟，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波涛永不停歇地拍打着海岸，陆地在此处失去的，又会在彼处，由泥沙的堆积而获得补偿，这些泥沙凝结成坚岩，又作为新的陆地，再次升出海面。没有任何观念，比我们大陆有着固定不变的轮廓这一想法更错误的了。这种观念，正是我们幼年时，因那些缺乏地质学基础的地理课的灌输，而深植于脑中的。”*

(*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的《创造史》，第二版，1876 年，第一卷，第 360-62 页。)

如前所述，雷姆利亚这一名称，最初由斯克莱特先生采纳，意在表明，这片大陆很可能便是狐猴类 (Lemuroid) 动物演化的发源地。

A. R. 华莱士写道：“这无疑是一个合理且极有可能的假设，它也为例证，说明了对动物地理分布的研究，何以能帮助我们重建远古时代的地理……它[这片大陆]代表了在某个过去的地质时代，可能曾是一个主要的动物地理区；但那个哪个时代，该区域的边界又在何处，我们已完全无从知晓。倘若我们假设，它曾囊括了今日所有狐猴类动物栖居的全部区域，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其范围从西非，一直延伸至缅甸、华南与西里伯斯——而这片广袤的区域，很可能确曾是其疆域。”† (†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动物的地理分布——兼论现存及已灭绝动物区系的关系以阐明地球表面的过往变迁》(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with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living and extinct Faunas as elucidating the past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6 年。第一卷，第 76-7 页。)

他在另一处写道：“我们已有机会，提及（埃塞俄比亚）亚区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古老联系，以解释狐猴类型的分布，以及两国间其他一些奇特的亲缘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印度地质学的支持。印度的地质状况显示，锡兰与南印度主要由花岗岩及古变质岩构成，而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则为第三纪地层，间有零星的第二纪岩石。因此，显而易见，在第三纪的大部分时期，* (诚然，锡兰与南印度的北部，曾以一片广阔的海域为界，但这发生在远比第三纪更为古老的时期。) 锡兰与南印度的北部，曾以一片广阔的海域为界，并很可能曾是一个广袤的南方大陆或大岛的一部分。然而，其与马来地区极为众多且显著的亲缘关系案例，则要求它们之间曾有过更近的毗邻，这可能发生在一个更晚的时期。待到更晚近，当印度斯坦的广阔平原与高原形成，并与物产丰饶、高度发达的喜马拉雅-中国动物区系建立了永久的陆路连接后，新物种便迅速移入，许多较不特化的哺乳动物与鸟类亦随之灭绝。而在爬行动物与昆虫中，竞争则不

那么激烈，抑或是更古老的物种已过于适应当地环境而未被淘汰。因此，唯有在这些类群中，我们才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很可能是一个现已沉没的南方大陆的古动物区系遗存。”(*华莱士的《地理分布等》，第一卷，第 328-9 页。)

华莱士在陈述了“整个第三纪及或许大部分第二纪时期，地球的主要陆块可能都位于北半球”之后，继续写道：“在南半球，似乎曾有三大块相当古老的陆地，其范围时有变迁，却始终彼此分离，并或多或少地，由我们今日的澳大利亚、南非与南美洲所代表。当它们各自依次与北方大陆的某一部分暂时相连时，生命的浪潮便接连不断地涌入其中。”†(†华莱士的《地理分布等》，第二卷，第 155 页。)

尽管华莱士后来——显然是为了捍卫自己某些曾遭哈特劳布 (Hartlaub) 博士批评的结论——否认了假设存在这样一片大陆的必要性，但他对地球表面大面积沉降与隆起这一事实的普遍认可，以及他基于公认的现存及已灭绝动物区系关系所得出的推论，自然都依然成立。

以下摘自 H.F. 布兰福德 (Mr. H.F. Blandford) 先生在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的一篇极有趣的论文，其中对此主题作了更为详尽的探讨‡(‡H.F. 布兰福德“关于印度含植物系列的地层年代和相关性以及印度-大洋洲大陆的昔日存在”(H.F. Blandford “On the age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Plant-bearing series of India and the former existence of an Indo-Oceanic Continent”，见《地质学会季刊》，第三十一卷，1875 年，第 534-40 页。):

“非洲波弗特群与印度盘西特层及卡特米层的动植物化石，其亲缘关系如此之近，暗示着这两个区域之间曾有陆桥相连。但非洲与印度化石动物区系的相似性，并未止于二叠纪与三叠纪。尤宁黑吉群的植物层，出土了十一种植物形态，其中两种，已被泰特 (Tate) 先生鉴定为与印度的拉杰马哈尔植物相同。印度的侏罗纪化石尚待详述 (仅有少数例外)，但据称，斯托利奇卡 (Stoliezka) 博士曾对库奇化石与非洲物种的某些亲缘关系，印象极为深刻；而斯托利奇卡博士与格里斯巴赫 (Griesbach) 先生已证明，在纳塔尔的乌姆塔富尼河发现的白垩纪化石中，大多数 (三十五种已描述形态中的二十二种) 与南印度的物种相同。须知，印度的植物分布系列，以及非洲的卡鲁与部分尤宁黑吉地层，极有可能皆为淡水成因，两者都表明，其周围曾存在一个广阔的陆地区域，而这些沉积物，正是源自该陆地的风化剥蚀。那么，这片陆地，曾在这两个区域之间连为一体吗？今日印度洋的地理特征，是否能为其可能的位置，提供任何线索？此外，这片陆地与澳大利亚之间，又有何联系——我们同样必须假设，在二叠纪时期，这种联系曾存在过。最后，在印度、非洲及其中间岛屿现存的动植物群中，是否有任何特质，能支持一种比今日非洲、南印度与马来半岛之间更直接的古老联系的设想？此处提出的推测，并非新论。它早已是印度与欧洲一些自然学家思考的课题。在前者中，我可提及我的兄弟[布兰福德先生]与斯托利奇卡博士，他们的推测，

不仅基于现存物种的共同特征，亦基于过往动植物区系的关系与部分同一性。正是这些共同特征，促使安德鲁·默里先生、小 V.伍德·希尔斯先生及赫胥黎教授，推断在中新世时期，曾有一个占据了印度洋部分区域的大陆存在。事实上，我在此文中所能追求的，不过是试图为其地质学层面的构想，赋予一些额外的定义与扩展。”

“在地理证据方面，我们只需一瞥地图，便会发现，从印度西海岸附近，一直延伸至塞舌尔、马达加斯加与毛里求斯，有一连串的珊瑚环礁与沙洲，包括阿达沙洲、拉克代夫群岛、马尔代夫群岛、查戈斯群岛及萨亚·德·马尔哈沙洲，凡此种种，皆表明此处曾有过一道沉没的山脉。达尔文先生亦曾提及，塞舌尔群岛隆起于一片广阔而相当平坦的沙洲之上，其深度在三十至四十噶之间；因此，尽管其今日已部分为岸礁所环绕，仍可被视为同一沉没轴线的实际延伸。再往西，科斯莫莱多群岛与科摩罗群岛，由环礁及堡礁环绕的岛屿构成，已与今日非洲及马达加斯加的海岸相去不远。至少，在这一连串的环礁、沙洲与堡礁中，我们很可能已找到了那道古老山脉的位置。它可能曾构成了一片晚期古生代、中生代及早期第三纪陆地的主干，其与该陆地的关系，恰如阿尔卑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于欧亚大陆，或落基山脉与安第斯山脉之于南北美洲。为指代这片中生代陆地，我提议将其命名为印度-大洋洲。[然而，斯克莱特先生所命名的雷姆利亚，是更为普遍采纳的名称。]赫胥黎（Huxley）教授曾基于古生物学的理由，提出在中新世时期，该区域（或更确切地说，在阿比西尼亚与印度之间）曾有陆地相连。由上文可知，我推断其存在始于一个远为更早的年代。*（*参考地图将会发现，布兰福德先生对日期的估计是两者中更正确的一个。）至于其沉降，目前唯一的证据与其北端有关，表明该区域的沉降，晚于德干地区的巨大暗色岩流。这些巨大的火山岩层，在西高止山脉与萨基亚德里山脉以东，异常平坦；但在其西部，则开始向海倾斜，以至于孟买岛便是由该地层的较高部分构成的。这仅表明，向西的沉降发生于第三纪时期；就此而言，赫胥黎教授关于其发生在中新世之后的推断，与地质证据是完全一致的。”

在相当详尽地例举了所涉区域内，诸多动物（如狮子、鬣狗、豺、豹、羚羊、瞪羚、沙鸡、印度鸚、多种陆生软体动物，尤其是狐猴与穿山甲）之间的密切亲缘关系后，作者继续写道：—

“古生物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以及已确证的现存动植物分布，皆共同为非洲与印度（包括印度洋的热带岛屿）昔日的紧密联系，提供了佐证。这片印度-大洋洲大陆，似乎至少自早二叠纪时期便已存在，并很可能（正如赫胥黎教授所指出的）一直延续至中新世末期；*（*当然，大陆的部分地区持续存在，但雷姆利亚的解体据说发生在始新世开始之前。）而南非与印度半岛，便是那片古大陆的现存遗迹。在整个漫长的时期，它或许并非始终连为一体。事实上，南印度与南非的白垩纪岩石，以及相同区域的侏罗纪海相岩床，证明其部分区域，曾或长或短地为海洋所侵。但任何连续性的中断，或许都并不长久，因为华莱士先生在东印度群岛的调查已表明，即便是一道极

窄的海峡，亦可构成陆生动物迁徙的、不可逾越的屏障。在古生代，这片陆地必曾与澳大利亚相连；在第三纪，则与马来亚那相连，因为有数例与非洲有亲缘关系的马来亚物种，与印度的物种截然不同。我们对东部半岛的地质学了解尚浅，无法断言其与印度-大洋洲大陆的连接始于何时。西奥博尔德（Theobald）先生已在阿拉伯海岸山脉确定了三叠纪、白垩纪与货币虫岩的存在；而石炭纪石灰岩，则已知自毛淡棉向南分布。伊洛瓦底江以东的山脉，则由更年轻的第三纪岩石构成。由此看来，在大部分中生代与始新世时期，马来半岛的相当大一部分，必曾为海洋所占据。兰尼干期的含植物岩石，已被确认为锡金喜马拉雅的外围支脉，因此，古大陆必曾向北延伸，越过今日恒河三角洲的一段距离。在卡西丘陵及上阿萨姆地区，亦发现了白垩纪与第三纪的煤炭，但皆与海相岩床伴生，故此区域的海陆界线，在白垩纪与始新世时期，似乎曾有所摆动。在印度西北部，远伸至俾路支与波斯、并构成西北喜马拉雅一部分的广袤的白垩纪与货币虫时代地层，证明在晚期中生代与始新世，印度与西亚并无直接联系。而库奇、盐岭及北喜马拉雅的侏罗纪岩石，则显示在更早的时期，海洋曾覆盖了今日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喜马拉雅的三叠纪、石炭纪及更晚近的海洋地层，则表明自极古老的时代起，直至该巨大山脉隆起，其今日所在的大部分区域，曾长久地为海洋所覆盖。

“总结本文提出的观点：

“第一，印度的含植物系列地层，其年代自早二叠纪至最晚的侏罗纪，表明（除少数局部例外）陆地与淡水环境曾持续不辍。这些环境，或许自更早的时代便已存在。

“第二，在早二叠纪，一如在上新世后时期，严寒气候曾下探至低纬度地区，且我倾向于相信，此现象在两个半球是同时发生的。随着严寒的消退，二叠纪的植物群与爬行动物区系，扩散至非洲、印度，并可能抵达澳大利亚；抑或，植物群可能在澳大利亚稍早出现，再从那里扩散开来。

“第三，在二叠纪，印度、南非与澳大利亚，曾由一个印度-大洋洲大陆相连；且前两个国家，直至中新世末期，始终保持着联系（至多仅有短暂中断）。在此期间的后半段，这片陆地亦与马来亚那相连。

“第四，与一些前人学者一样，我认为，这片陆地的位置，由今日存在于阿拉伯海与东非之间的珊瑚礁及沙洲的范围所界定。

“第五，直至货币虫世末期，印度与西亚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存在（可能除了短暂的时期外）。”

在论文宣读后的讨论中，拉姆齐(Ramsay)教授表示，他“同意作者的信念，即在地质时期，非洲曾与印度及澳大利亚相连。”

伍德沃德(Woodward)先生则“欣然发现，作者从印度的中生代植物群化石中，为赫胥黎、斯克莱特等人关于一个古老沉没大陆（即“雷姆利亚”）的观点，增添了新的佐证，而达尔文关于珊瑚礁的研究，早已预示了这一点。”

恩斯特·海克尔在其巨著《创造史》(The History of Creation)* (*第二卷，第 325-6 页。)中写道：“在今日现存的五大洲中，无论是澳大利亚、美洲还是欧洲，都不可能是[人类]最初的家园，即所谓的‘天堂’与‘人类的摇篮’。大多数迹象皆指向南亚。除南亚外，今日现存的大洲中，唯一可能担当此任的，便是非洲。但有诸多迹象（尤其是区系分布学的事实）表明，人类的原始家园，是一个现已沉没于印度洋之下的古大陆。它曾沿今日亚洲之南（并很可能与之直接相连）延伸，东至远东印度及巽他群岛，西达马达加斯加及非洲东南海岸。我们已提及，诸多动植物地理学的事实，使得这样一个南印度大陆的存在，可能性极高。斯克莱特以其特有的半猿，将此大陆命名为雷姆利亚。若假设此雷姆利亚为人类的原始家园，我们便能极大地便利对人类物种通过迁徙而形成的地理分布的解释。”

在其后来的著作《人类谱系》(The Pedigree of Man)中，海克尔更是将雷姆利亚在地球早期历史中的存在，作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来论断。

以下引自哈特劳布(Hartlaub)博士的文字，或可为支持失落的雷姆利亚存在的这部分证据，画上一个句号* (*G. 哈特劳布博士“关于马达加斯加和马斯克林群岛的鸟类区系”(Dr. G. Hartlaub "On the Avifauna of Madagascar and the Mascarene Islands), 见《朱鹭》，鸟类学季刊。第四辑。第一卷，1877 年，第 334 页。)：—

“三十五年前，伊西多尔·乔弗鲁瓦·圣-伊莱尔(Isidore Geoffroy St. Hilaire)曾评论道：若要纯粹依据动物学的考量，而不参考其地理位置，来为马达加斯加岛归类，那么便可证明，它既非亚洲，亦非非洲，而是与两者截然不同，几近第四大陆。并且还可进一步证明，就其动物区系而言，这第四大陆，与近在咫尺的非洲的差异，远大于与远在天边的印度的差异。这位法国自然学家以其言辞——其正确性与深刻性，后来的研究已日益彰显——首次提出了这个有趣的问题。为解答此问题，一个基于科学知识的假说，近来已被提出。因为，伊西多尔·乔弗鲁瓦的这第四大陆，便是斯克莱特的‘雷姆利亚’——那片沉没的陆地。它曾包含非洲的部分疆土，并必曾向东远伸，越过南印度与锡兰。我们今日所见的波旁岛与毛里求斯的火山峰，以及马达加斯加自身的中部山脉，便是其最高的遗存——也是那曾栖居其上、如今已几近灭绝的狐猴族的最后避难所。”

来自远古文献的佐证

我们关于雷姆利亚及其居民的进一步证据，其来源与获取方式，与撰写《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时所依据的完全相同。这一次，笔者同样有幸获准复制了两幅地图：其

一，描绘了雷姆利亚（及其邻近陆地）在其疆域最广阔时期的样貌；其二，则展示了它在历经大灾难而解体之后，但远在最终毁灭之前的轮廓。

我们从未声称亚特兰蒂斯的地图能精确到每一度经纬。而这一次，获取信息的难度远胜以往，因此必须说明，这些雷姆利亚的地图，更不应被视为绝对精确。在前一次的案例中，可供复制的资料有一个地球仪、一个完好的陶土浅浮雕，以及一张保存良好的羊皮纸或某种兽皮地图。而这一次，所依据的只有一个破碎的陶土模型，和一张破损严重、满是褶皱的古地图。因此，要将所有细节铭记于心，并据此复制出精确的副本，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曾被告知，亚特兰蒂斯的地图，乃是亚特兰蒂斯时代的大能圣人所制。但雷姆利亚的地图，究竟是雷姆利亚尚存之时，由神圣导师们所绘制，抑或是在更晚的亚特兰蒂斯时代才告完成，我们则不得而知。

然而，尽管我们应对这些地图的绝对精确性抱持审慎态度，但作为这些远古原件的抄录者，笔者相信，在所有重要细节上，它们可被视为是基本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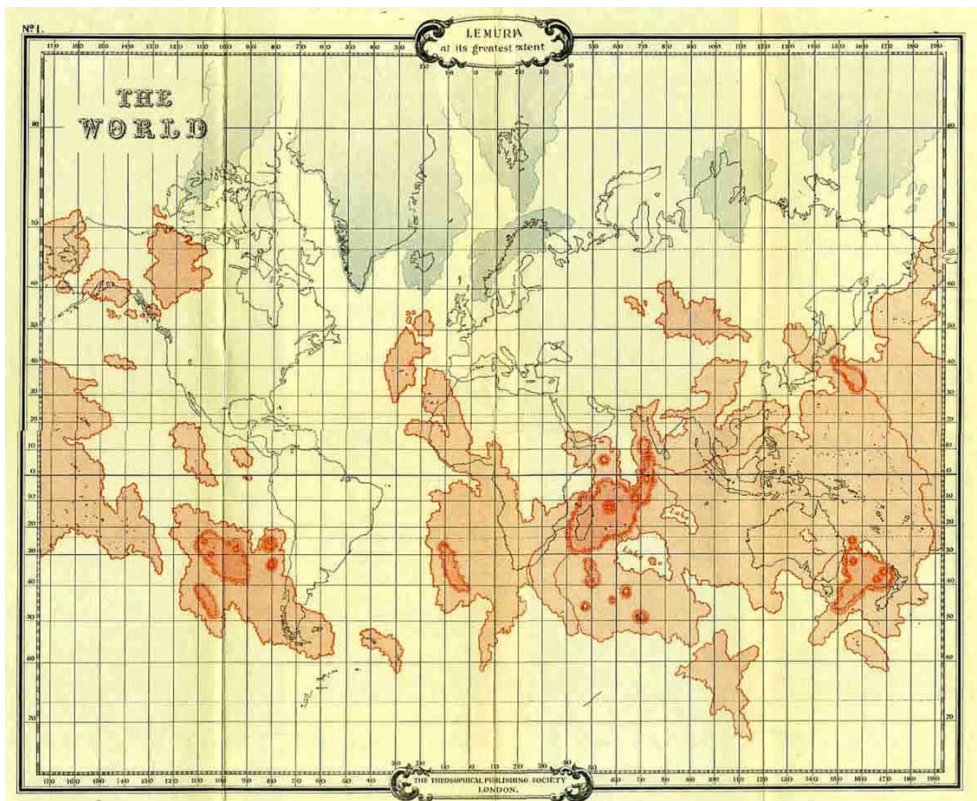
雷姆利亚大陆的存续时间推测

粗略而言，亚特兰蒂斯大陆的存续时间，大约在四百万至五百万年之间，因为大约在那个时候，栖居于亚特兰蒂斯的第四根族之第一根族——罗摩哈尔人——在当时尚存的雷姆利亚大陆的一部分疆土上诞生。我们应牢记，在演化过程中，数字“四”不仅恒常代表着周期的弧线底部，亦代表着最短的存续期，无论对一个宇宙显化期，抑或对一个根族，皆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雷姆利亚大陆的存续年限，其以百万年计的数值，必定远超代表第四根族大陆的亚特兰蒂斯。然而，就雷姆利亚而言，任何日期都无法做到哪怕是近似的精确。地质年代，就现代科学所知的范畴，将是更佳的参照系，因此下文将仅以此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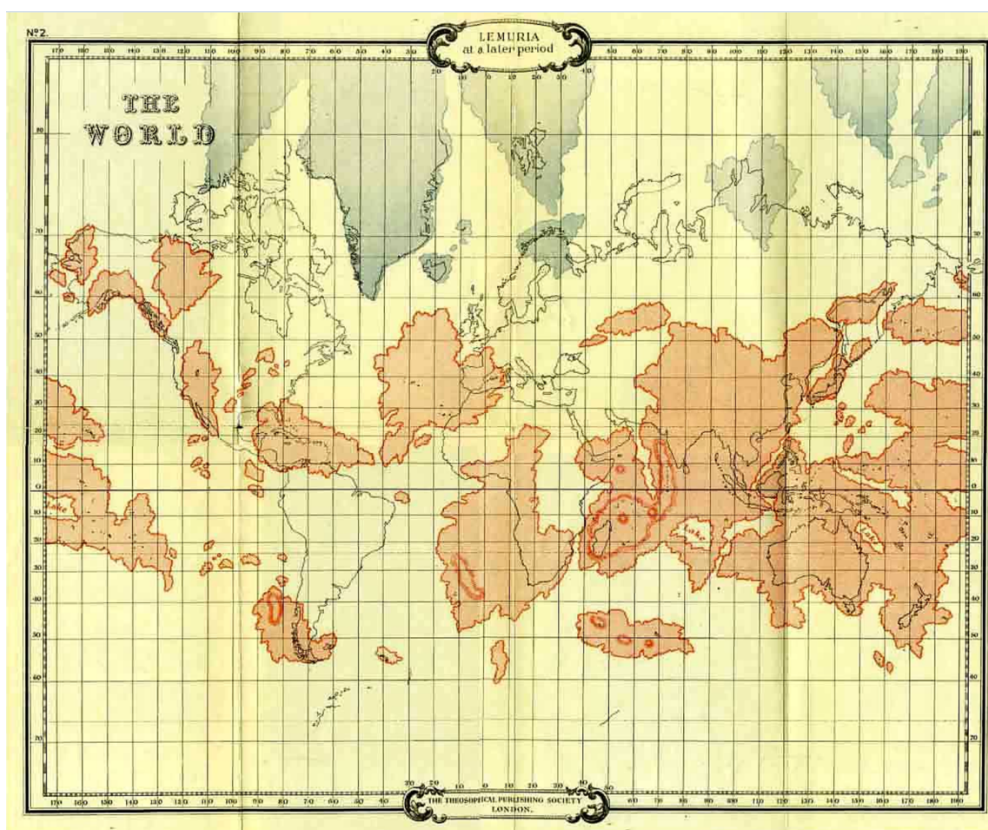
地图

但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地质年代，也并未在地图上予以标明。然而，若要从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中得出一个推论，那么，两幅雷姆利亚地图中，较古老的一幅，似乎很可能描绘的是自二叠纪，经三叠纪，直至侏罗纪时期的地球形态；而第二幅地图，则可能描绘的是自白垩纪直至始新世时期的地球形态。

从两幅地图中较古老的一幅可见，在其疆域最广阔的时期，雷姆利亚这片赤道大陆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它自今日佛得角群岛附近——离塞拉利昂海岸仅数英里之地——向东南方向延伸，横贯非洲、澳大利亚、社会群岛及其间所有海域，直至一个距另一巨大岛屿大陆（其大小约等于今日之南美洲，囊括了太平洋的剩余部分，并包含合恩角及巴塔哥尼亚的部分地区）仅数英里之遥的地点。



雷姆利亚地图一：面积最大时期



雷姆利亚地图二：后来时期

雷姆利亚第二幅地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大陆此时已分裂为两大板块，而分隔二者的，是一道狭长的海峡，其在某些地段，极度狭窄。我们还会看到，今日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的海峡，恰与当年分隔这两大古大陆的海峡的某一段相吻合。我们还会看到，这道海峡是沿婆罗洲的西海岸，而非如恩斯特·海克尔所推测的那样，沿其东海岸，向北延伸的。

关于动植物区系的分布，以及布兰福德先生所指出的、印度与非洲共有诸多物种类型这一事实，从地图上可见，在第一地图时期，印度的部分地区与非洲的大片区域之间，曾有陆路直接相连；而在第二地图时期，这种联系亦部分地得以维持。若将亚特兰蒂斯的地图与雷姆利亚的地图加以比较，便可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球表面诸多今日为海洋所隔的区域之间，曾有过持续的陆地连接。如此，今日南北美洲、欧洲及东方大陆上动植物区系的分布，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那个曾令自然学家们困惑不解的难题。

在较早的雷姆利亚地图上，于该大陆西北端的岬角之外、今日西班牙海岸的正西方，曾标示着一座岛屿。它很可能是一个中心，在漫长的岁月中，前述的动植物区系便是从这里扩散开来。因为——这是一个极有趣的史实——我们将会看到，这座岛屿，自始至终，便是其后伟大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的核心。如我们所见，它在极早的雷姆利亚时代便已存在。在第二地图时期，它与先前曾构成伟大的雷姆利亚大陆一部分的土地相连；事实上，至此，它已获得了如此多的疆土增生，称其为大陆，已比岛屿更为恰当。它曾是亚特兰蒂斯鼎盛时期的广袤山区，当时的亚特兰蒂斯，囊括了今日南北美洲的大片土地。在亚特兰蒂斯衰落时期，以及在鲁塔岛与代季耶岛时期，它依然是其山脉所在。它最终构成了波塞冬尼斯岛——亚特兰蒂斯大陆的最后遗迹，其最终的沉没，发生于公元前 9564 年。

若将此处的两幅地图，与前述亚特兰蒂斯的四幅地图加以比较，便会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兰的部分地区、非洲南部以及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很可能是自雷姆利亚早期以来，历经其间所有浩劫而始终存续的古老陆地。同样的，印度的南部地区与锡兰，亦是如此，唯锡兰曾在鲁塔岛与代季耶岛时期，经历过一次暂时的沉没。

诚然，甚至更古老的亥伯龙大陆，亦有遗迹存留至今，它们自然是地球表面已知的最古老土地。这便是格陵兰、冰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挪威与瑞典的最北端，以及西伯利亚的极北之角。

地图显示，自第二幅雷姆利亚地图的时代起，日本便已浮于水面之上，无论是作为岛屿，还是作为大陆的一部分。西班牙，无疑也自那时起便已存在。因此，除挪威与瑞典的最北端外，西班牙或许是欧洲最古老的土地。

前述陈述之所以带有不确定性，是因我们深知，在各地图所代表的时期之间，地球表面的不同部分，确实曾发生过沉降与隆起。

例如，我们得知，在第二幅雷姆利亚地图的时代后不久，整个马来半岛曾遭淹没，并长期如此。但在第一幅亚特兰蒂斯地图的时代之前，该区域必已发生过一次后续的隆起，因为，今日的马来半岛，在当时被描绘为一个巨大大陆的一部分。同样，在更晚近的时期，离我们更近的地区，也曾有过反复的、较小规模的沉降与隆起。海克尔说英格兰——他若说当时尚连为一体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群岛，会更准确——“曾反复与欧洲大陆相连，又反复地与之分离”，此言是完全正确的。

为将此主题更清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此处附上一份表格，其中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我们地球上动植物生命的演化史，并——依据海克尔的划分——与同期的岩石地层并列。另外两栏，则列出了同期的人类种族，以及奥义学生们所知的几次大灾难。

爬行动物与松树林

由此可见，雷姆利亚人曾生活在一个属于爬行动物与松树林的时代。二叠纪的两栖巨怪与巨大的树蕨，在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中依然繁盛。蛇颈龙与鱼龙，在中石器时代的温水沼泽中成群出没。但随着诸多内陆海的干涸，恐龙——即巨型的陆地爬行动物——逐渐成为主导。与此同时，翼龙——一种演化出蝠翼的蜥龙——不仅在陆上爬行，亦在空中翱翔。其小者，体型不过麻雀；其大者，翼展则超过十六英尺，远胜今日现存的任何巨鸟。而大多数恐龙，即那些“巨龙”，则是可怕的掠食者，其身长可达四十至五十英尺。*（*恩斯特·黑克尔的《创造史》，第二卷，第 22-56 页。）后世的发掘，更出土了尺寸远超于此的骸骨。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教授在 1904 年 1 月 7 日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便曾提及一具在美国南部鲕状岩沉积中发现的、长达六十五英尺的雷龙骨骼。

正如古老的《慈岩之书》（Book of Dzyan）偈颂所载：“有骨之兽、深渊之龙、飞天之萨帕斯，皆被加入爬行之属。爬行于地者，生出双翼。游弋于水中的长颈之属，成为空中飞禽的始祖。”现代科学，亦为此提供了佐证。“鸟类，如前所述，其内部结构与胚胎发育，皆与爬行动物极为亲近，故其无疑源自爬行纲的一个分支……鸟类自爬行动物的分化，首度发生于中石器时代，且很可能是在三叠纪期间。”*（*恩斯特·黑克尔的《创造史》，第二卷，第 226-7 页。）

在植物界，这个时代同样见证了松树与棕榈树，逐渐取代了巨大的树蕨。在中石器时代的晚期，哺乳动物首次登场。但作为其最早代表的猛犸象与乳齿象，其化石遗骸，主要是在其后的始新世与中新世地层中发现的。

岩石地层	地层时代	地层深度 (英尺/米)	人类根族	大灾难	动物	植物
劳伦纪 (Laurentian) 寒武纪 (Cambrian) 志留纪 (Silurian)	太古代 (Archeolithic) 或 原生代 (Primordial)	70000/21336	第一根族 (First Root Race), 是星光质 (Astral), 可能没有留下化石。		无头骨动物 (Skull-less Animals)	巨大的缠结植物和其他叶状植物组成的森林
泥盆纪 (Devonian) 石炭纪 (Coal) 二叠纪 (Permian)	旧石器时代 (Palaeolithic) 或 第一纪 (Primary)	42000/12802	第二根族 (Second Root Race), 是以太质 (Etheric)。		鱼类 (Fish)	蕨类森林 (Fern Forests)
三叠纪 (Triassic) 侏罗纪 (Jurassic) 白垩纪 (Cretaceous)	中石器时代 (Mesolithic) 或 第二纪 (Secondary)	15000/4572'	第三根族 (Third Root Race) 或雷姆利亚人 (Lemurian)。	据说雷姆利亚 (Lemuria) 在始新世开始前就已毁灭。	爬行动物 (Reptiles)	松树和棕榈树森林 (Pine and Palm Forests)
始新世 (Eocene) 中新世 (Miocene) 上新世 (Pliocene)	新石器时代 (Cenolithic) 或 第三纪 (Tertiary)	5000/1524'	第四根族 (Fourth Root Race) 或亚特兰蒂斯人 (Atlantean)。	亚特兰蒂斯大陆在约80万年前的中新世被摧毁。第二次大灾难约20万年前。第三次大灾难约8万年前。波塞冬厄斯 (Poseidonis) 于公元前9564年最终沉没。	哺乳动物 (Mammals)	落叶树森林 (Forests of Deciduous Trees)
洪积世 (Diluvial) 或 更新世 (Pleistocene) 冲积世 (Alluvial)	第四纪 (Quaternary) 或 人类石器时代 (Anthropolithic)	500/152'	第五根族 (Fifth Root Race) 或雅利安人 (Aryan)。		更分化的哺乳动物 (More differentiated Mammals)	人工培育的森林 (Cultivated Forests)

奥义人类进化史与（当时）科学界地质学与生物学资料对照表

人类王国

在提及那个即便在远古也必须被称为人类王国的时代之前，必须说明，今日任何一位稍具心智或灵性修养之人，都不曾生活在那个年代。直到第三根族的最后三个次根族登场时，第一批月亮始祖中，那些进化程度最低的，才开始重返人间；而其中最先进的，则要等到亚特兰蒂斯时期的早期次根族，方才降生。

事实上，雷姆利亚人，至少在其前半段的历程中，与其说他们是符合我们今日定义的人类，不如说他们是注定将要进化为人类的动物。因为，构成雷姆利亚前四个次根族的第二、三批先祖，虽在月球宇宙显化期，已获得了足以将他们与动物界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却尚未被赋予那能赐予他们心智与个性体的神圣火花——换言之，尚未成为真正的人类。

人的身材与质地

因此，雷姆利亚根族的演化，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中最晦暗不明，却也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因为在此期间，人类不仅达到了真正的“人性”，其肉体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其繁衍的方式，亦曾两度变更。

为解释下文关于这一远古时期人体身量与质地的惊人论述，我们必须牢记：在此宇宙显化期的第四进化圈的第四球体上，动、植、矿物三界皆遵循其正常的演化进程，唯有类人猿生物，被规定要快速地重演其在当前宇宙显化期前几轮进化中所经历各个阶段。因此，第一根族那些几乎没有心智的生灵，其赖以获取经验的身体，在我们看来，会如同巨大的幽灵——如果我们真能看见的话，因为其身体乃是由星光物质构成。第一根族的星光形态，随后逐渐被包裹进一个更具物质性的外壳之中。然而，即便是第二根族——我们虽可称其为物质的，因其身体由以太构成——对我们今日的视力而言，也同样是不可见的。

我们被告知，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场浓缩的演化重演，其目的，正是为了让摩奴及其助手们，能够着手改良人类的物理类型。在此之前，该类型所达到的最高发展，是曾在第三进化圈的三个物理行星——火星、地球与水星——上存在过的、巨大的类人猿生物。在当前的第四进化圈，当人类的生命波抵达地球时，很自然地，有相当数量的此种类人猿生物尚栖居其上——它们是地球在休眠期间所留下的残余。当然，一旦人类变得完全物质化，它们便与涌入的人类混在了一起。它们的身体，当时或许并未被完全废弃，可能曾被用于为最落后的人类提供转世的载体。但当时所需的，是对这一类型的改良。而对摩奴而言，要实现此目标，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在星光界上，先将那最初形成于逻各斯心智中的原型，付诸实现。

于是，从有以太之身的第二根族，演化出了第三根族——雷姆利亚人。他们的身体已变得物质化，由构成物理界面最低三个层级的气、液、固三态物质组成。但气态

与液态物质仍占主导，因为其脊椎结构，尚未凝固成如我们今日这般的骨骼，因此他们无法直立。事实上，其骨骼柔韧，一如今日的初生婴儿。直到雷姆利亚时期的中叶，人类才发展出坚固的骨骼结构。

要解释从以太之身演化为更具物质之形，以及从软骨之躯最终发展至今日人类这般结构的演化过程何以可能，只需参照“永久物质原子”便可。* (*关于所有界面上的永久原子，及其所蕴含的、与生死轮回过程相关的潜能的进一步论述，请参阅《人在宇宙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Universe)，第 76-80 页。)这个原子，既包含了人类在物理界面上所经历的一切形态的本质，自然也就蕴含了在第三进化圈期间已达成的硬骨结构的潜能，以及以太形态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所有阶段的潜能。因为必须牢记，物理界面不仅包含许多人惯常认为构成物理世界的固、液、气三态，亦包含四级以太。因此，演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它早已在远古的岁月中被完成。摩奴及其助手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围绕着这个永久原子，聚集起相应种类的物质而已。

视觉器官

在这些生物长出骨骼之前，其视觉器官尚处于初级阶段，至少，他们用以在地面觅食的那双前眼是如此。但在其头颅后方，却有第三只眼，其萎缩后的残余，便是我们今日所知的松果体。这个器官，我们知道，如今仅是星光视觉的中心；但在我们所论及的那个时代，它不仅是星光视觉，亦是物理视觉的主要中心。据报道，雷·兰克斯特教授，在其近期于皇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在谈及已灭绝的爬行动物时，曾特别提请听众注意“鱼龙头骨上顶骨孔的大小，这表明其头顶的顶眼，即松果眼，必定曾非常巨大。”他继而说道，在这一点上，人类已不如这些巨大的海中蜥龙，“因为我们已失去了第三只眼。我们尚可在寻常的蜥蜴身上，或最好是在法国南部的大蓝蜥蜴身上，研究这只眼睛。”* (*《旗帜报》，1904 年 1 月 8 日。)

大约在雷姆利亚时期的中叶之前，或许是在第三次根族的演化期间，那巨大的胶状身躯开始缓慢凝固，柔软的四肢也发展出骨骼结构。这些原始的生灵，如今已能直立。脸上的双眼，逐渐成为物理视觉的主要器官，但第三只眼，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着物理视觉的功能，且此功能一直持续至雷姆利亚时代的终结。当然，它始终是一个实际的神通视觉器官，一如它今日仍是一个潜在的焦点。这种神通视觉的能力，不仅贯穿了整个雷姆利亚时期，更延续至亚特兰提斯时代，始终是该根族的一种禀赋。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当该根族初次获得直立行走的能力时，他们向后行走，几乎与向前行走一样自如。这不仅可归因于第三只眼的视觉能力，无疑也与脚后跟处一个奇特的突起有关——此点后文将再详述。

雷姆利亚人的描述

以下是一位属于较晚期次根族——或许是第五次根族——的男性的样貌记述：“其身材魁梧，高约十二至十五英尺（3.6-4.6 米）。肤色黝黑，呈黄褐色。其下颌甚长，面庞出奇地扁平，双眼虽小，却目光锐利，且分得极开，令其既能前视，亦能旁顾。而其头颅后方的那只眼睛——此处自然不生毛发——则使其能洞察身后之事。他没有前额，但在本应是前额之处，却似有一卷筋肉隆起。其头部以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向后上方倾斜。其臂与腿（尤以手臂为甚）之比例，长于我等今日之人，且肘部与膝盖皆无法完全伸直。其手足皆硕大无比，脚后跟则以一种不雅的姿态向后突出。其身披一件宽大的皮袍，质感类似犀牛皮，却更富鳞甲之状，或许是某种我们今日仅能从化石中得知的远古异兽之皮。其头顶短发之上，缠绕着另一块兽皮，其上缀有鲜红、碧蓝及其他颜色的流苏。其左手持一根削尖的木杖，无疑是攻防之用，其高度与其身量相仿，亦在十二至十五英尺之间。其右手，则缠绕着一根以某种蔓生植物制成的长索，绳索的另一端，牵着一只巨大而丑陋的爬行动物，其形貌与蛇颈龙颇有几分相似。雷姆利亚人竟已驯化此类生物，并训练它们，利用其力量来捕猎其他野兽。此人样貌，予人一种不快之感，然其并非全然未开化，实乃其时代中，一个普通的人类。”

许多人的样貌，甚至比此处所描述的个体更不像人类。但第七次根族，则发展出一种更为优越的类型，尽管与今日之人仍大相径庭。他们依然保留着突出的下颌、厚实的嘴唇、扁平的面庞以及那双怪异的眼睛，但至此时，已发展出可称之为前额的部位，而脚后跟那奇特的突起，也已大大缩小。在该次根族的一个分支中，其头颅几乎呈卵形——小端朝上，双眼分得很开，且极靠近头顶。其身材已明显缩小，手、足及四肢的样貌，亦与今日的黑人更为相似。这个民族，发展出了一段重要而持久的文明，并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统治着栖居于广袤的雷姆利亚大陆上的大多数其他部落。甚至在最后，当根族的衰败似乎已降临时，他们通过与罗摩哈尔人——即亚特兰蒂斯根族的第一次根族——通婚，又获得了一段长久的生命与权力。其后裔，虽仍保留着诸多第三根族的特征，实际上当然已归属于第四根族，并因此自然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他们的普遍样貌，已与某些美洲印第安人颇为相似，唯其皮肤带有一种今日已不复见的、奇特的淡蓝色调。

然而，尽管在此期间，人体的身量、质地与样貌，其变化已是惊人，但其繁衍过程的更迭，则更为惊骇。参照一下自然界较低生命王国中现存的繁衍方式，或有助于我们探讨此题。

繁衍的方式

海克尔在例举了通过自分裂及出芽（出芽生殖）等最简单的繁衍方式后，继续写道：“第三种无性繁殖的方式，即芽球的形成（或称多芽生殖），则与出芽生殖密切相关

关。在较低等、不完美的生物中，尤其是植物状动物与蠕虫，我们常会发现，在一个由多细胞构成的个体内部，一小群细胞会与周围细胞分离，而这个孤立的小群体会逐渐发育成一个与其亲本相似的个体，并迟早脱离母体……芽球的形成，显然与真正的出芽生殖差异甚微。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第四种无性繁殖方式相关联，后者几乎构成了向有性繁殖的过渡，那便是生殖细胞的形成（或称单芽生殖）。在此情况下，分离的不再是细胞群，而是一个单一的细胞。它在母体内部与周围细胞分离，并在脱离母体后，进一步发育……有性或两性生殖（两性生殖），是所有高等动植物普遍的繁衍方式。显而易见，它是在地球历史的一个极晚的时期，由无性繁殖演化而来，且最初很可能是从生殖细胞繁殖的方式演化而来的……在上述所有主要的无性繁殖形式中——无论是分裂、出芽、芽球形成还是生殖细胞形成——分离出的细胞或细胞群，皆能独自发育成一个新的个体。但在有性繁殖的情况下，细胞必须先由另一种生殖物质使其受精。受精的精子必须先与生殖细胞（即卵子）结合，后者才能发育成新的个体。这两种生殖物质，即精子与卵子，或由同一个雌雄同体的个体产生（雌雄同体现象），或由两个不同的个体产生（性别分离）。

“有性繁殖中，更简单、更古老的形式，是雌雄同体。它见于绝大多数植物，却仅见于少数动物，例如庭院中的蜗牛、水蛭、蚯蚓及其他多种蠕虫。每一个雌雄同体的个体，其体内都能产生两种性别的物质——卵子与精子。在大多数高等植物中，每一朵花都同时包含雄性器官（雄蕊与花药）与雌性器官（花柱与胚珠）。每一只庭院蜗牛，其性腺的一部分产生卵子，另一部分则产生精子。许多雌雄同体可以自我受精；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需要两个雌雄同体相互受精，方能使卵子发育。后一种情况，显然是向性别分离的一种过渡。

“性别分离，是两种有性繁殖中更复杂形式的特征，它显然是在世界有机物历史的晚期，由雌雄同体状态演化而来，并且是目前高等动物普遍的繁衍方式……所谓的孤雌生殖（单性生殖），则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过渡形式，介于有性繁殖与与之最相似的、无性的生殖细胞形成之间……在此情况下，某些在形态与形成方式上与其他卵细胞别无二致的生殖细胞，无需受精，便能自行发育成新的个体。在各种孤雌生殖现象中，最引人注目且最具启发性的，莫过于同一批生殖细胞，会根据其受精与否，而产生不同种类的个体。在我们常见的蜜蜂中，若蜂王的卵未受精，便会孵化出雄性个体（雄蜂）；若卵已受精，则会孵化出雌性个体（蜂王或工蜂）。由此可见，在有性与无性繁殖之间，实则并无巨大的鸿沟，两种繁衍方式是直接相连的。”*（*恩斯特·黑克尔的《创造史》，第二版，第一卷，第193-8页）

而雷姆利亚第三根族的演化，其有趣之处便在于，其繁衍方式的变迁，与上文所述的某些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秘密教义》中所用的术语，便是汗生、卵生与雌雄同体。

“在其最初的开端，它几乎是无性的，而后当然是极其缓慢地，演变为双性或雌雄同体。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历经了无数世代。在此期间，由最初的父母（即二合一者）所产生的简单细胞，首先发育成一个双性的生灵；而后，该细胞演变为一个常规的卵，再从中诞生出单性的生物。在迄今已演化出的五个根族中，第三根族是最为神秘的。关于不同性别‘如何’产生的奥秘，此处自然只能略述大概，语焉不详，因为这是胚胎学家与专家的领域，本书仅能勾勒其大致轮廓。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三根族的早期祖先出现之后，又历经了漫长的时代，该根族的人，才开始在其产前的‘壳’或‘卵’中分离，并作为不同的男性与女性婴儿破壳而出。随着地质年代的推移，新生的次根族开始丧失其与生俱来的能力。至第四次根族末期，婴儿已失去了破壳即能行走的能力。而至第五次根族末期，人类的诞生，其条件与过程，已与我们信史时代的世代完全相同。这整个过程，自然历经了数百万年。”*

*《秘密教义》，第二卷，第197页。（原版，两卷本，阿迪亚：证道学出版社，1888年——编者注。）

仍存于世的雷姆利亚人种

此处不妨再次重申：在雷姆利亚时期的早期次根族中，那些栖居于前述躯体之内的、几乎没有心智的生灵，尚不能被视为完全的人类。唯有在性别分离之后，当其躯体变得全然物质化之时，他们方才具备了人类的样貌。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所论及的这些生灵，虽包含了第二、三批月亮始祖，但其大部分，亦必是从那个（月球）宇宙显化期的动物界中提升而来。今日仍存于世的第三根族的衰败遗民，可在澳大利亚土著、安达曼岛民、印度的部分山地部落、火地岛人、非洲的布须曼人及其他一些原始部落中辨认出来。*（“野蛮”一词在本书写作之时，意为“原始”。——编者注。）今日栖居于这些躯体之内的实体，必是源自当前宇宙显化期早期的动物界。他们很可能是在雷姆利亚根族的演化期间，在阻止下方生灵蜂拥而入的“大门关闭”之前，得以进入人类王国的。

无心智者之罪

关于那些无心智的人，在性别初分之时所犯下的可耻行径，最好是直接引用古老的《慈岩之书》的偈颂来加以说明，无需任何评注。

“在第三根族时期，无骨之兽生长嬗变，化为有骨之兽，其影身（chayas）亦变得坚实。

“众兽率先分离，开始繁衍。双性之人亦分离了。他说道：‘让我等如彼众兽，亦结合而创造生灵。’他们便如此行了。

“而那些尚无心智火花者，竟与巨型雌兽交合，产下了喑哑的族类。他们自身亦是喑哑。然其舌结已解，其后裔之舌却依然禁锢。他们繁殖出怪物，一个浑身红毛、佝偻匍行的怪物族类。一个喑哑的族类，好让那份羞耻永不为人言说。（一篇古老的评注补充道：‘当第三族分离，并因与野兽交合产子而堕入罪恶时，那些（野兽）便变得凶猛，人与兽从此相互为敌，彼此残杀。在此之前，并无罪恶，亦无杀生。’）

“见此情景，那些尚未创造人类的天神们垂泪道：‘无心智者已玷污我等未来的居所。此乃因果业报。让我等栖身于其余众生之内，善加教导，以免更糟之事发生。’他们便如此行了。

“于是，所有人都被赋予了心智。他们看见了无心智者所犯之罪。”

古猿与类人猿的起源

人与高等猿类在解剖学上的相似性，常被达尔文主义者援引，以证明两者拥有共同的祖先。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而其真正的答案，则需在关于古猿族群起源的秘义阐释中去探寻。

我们从《秘密教义》*（*第二卷，第 683 及 689 页。）中得知，前文所述的、源于“无心智者”之罪的半人怪物，其后裔历经漫长的世纪，体型逐渐缩小，身体也愈发物质化，最终在中新世时期，演化为一个猿族，今日的古猿便是其后代。然而，那个时代的亚特兰蒂斯人，又与这些中新世的猿类，重蹈了“无心智者”的覆辙——但这一次，他们是带着完全的责任犯下了罪行。而其罪孽的产物，便是今日我们所知的类人猿。

我们得知，在即将到来的第六根族中，这些类人猿将获得转生为人的机会，其所用的躯体，无疑将是届时地球上存在的、进化程度最低的人的身体。

性别分离的发生地，以及第四、五次根族的繁盛之地，位于雷姆利亚大陆的一部分，这在两幅地图中较古老的一幅上可以找到。它地处今日马达加斯加岛曾属的那片山脉的东侧，环绕着两座大湖中较小的一个，占据了中心地带。

语言的起源

如前引《慈岩之书》偈颂所述，那个时代的人类，即便已完全物质化，却依然喑哑无言。自然，这第三根族的星光与以太先祖，因为栖居于星光与以太之境，无需以声音来传达意念。但当人类变得物质化之后，便不能长久地喑哑下去。我们得知，这些原始人最初用以表达思想的声音，完全由元音构成。在缓慢的演化进程中，辅音才逐渐出现。但在雷姆利亚大陆上，其语言自始至终，都未曾超越单音节的阶段。今日的汉语，便是古代雷姆利亚语言唯一的伟大直系后裔*（*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主要源自第四根族的第四次根族，即图兰次根族。），因为“当时全人类，皆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口音。”†（†《秘密教义》，第二卷，第 198 页。）

在洪堡（Humboldt）的语言分类中，我们知道，汉语被称为孤立语，以区别于演化程度更高的黏着语，以及演化程度再高一阶的屈折语。《亚特兰蒂斯的故事》的读者们或许还记得，在那片大陆上，曾发展出许多不同的语言，但它们皆属黏着语，或如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所倾向的称谓，组合型。而屈折语——如雅利安语及闪米特语——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则是为我们自身的第五根族时代所保留的。

杀戮之始

那最初的罪愆，那第一次的杀戮——引自前文《慈岩之书》的一篇古老评注——可被视为人与动物界之间敌对关系的开端。自那时起，这种敌对已发展至骇人的地步，不仅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亦存在于人类不同的种族之间。这开启了一条饶有趣味的思路。

君王与皇帝们，在所有国家大典上，皆认为身着戎装方为合宜或必要，这一事实，便是人类好斗品性被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此习俗，无疑源自一个国王即是战士首领的时代，在那时，他的王权，完全仰仗于他作为首席战士的地位。但如今，第五根族正当兴盛，其主要特征与使命，乃是发展智力。人们或许希望，第四根族那好斗的主导特征，会少一些招摇。然而一个根族的时代，必与另一个相重叠。尽管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的主要民族皆属第五根族，其绝大多数居民却仍属第四根族。看来，第五根族，尚未完全超越第四根族的特征，因为人类的演化，其步履是无限缓慢的。

在此处，总结一番这场始于雷姆利亚远古时代的、斗争与流血的历史，当不乏趣味。

从笔者所见的资料来看，人与动物之间的敌对，似乎是首先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肉体的演化，对身体适宜的食物自然成了迫切的需求。因此，除了为对抗当时已变得凶猛的野兽而必须自卫之外，对食物的渴望，亦驱使人类去屠戮它们。正如我们前文所见，他们运用其初萌心智的首个用途之一，便是训练野兽，在狩猎中充当猎手。

一旦斗争的火种被点燃，人类很快便开始将武器指向彼此。侵略的动因，自然与今日原始社群中的别无二致：只要同伴拥有任何可欲之物，便足以诱使另一人以武力夺取。斗争亦不限于单一的侵略行为。如今日的原始部落一般，成群的掠夺者会攻击并洗劫远离自己村落的社群。但我们得知，在雷姆利亚，即便到了其第七次根族的末期，战争的组织程度，亦不过如此。

而将斗争发展为有组织的战争——即集结与操练军队、建造舰队——则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创举”。斗争，确是第四根族的根本特征。我们知道，在整个亚特兰蒂斯时期，战争是家常便饭，陆战与海战连绵不绝。而斗争的本性，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已在人性中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时至今日，即便是智能最发达的雅利安民族，亦随时准备彼此开战。

艺术的发展

要追溯雷姆利亚人的艺术发展，我们必须从第五次根族的历史谈起。此时，性别分离已然完成，人类栖居于一个完全物质化的躯体之内，而且其身材依然魁梧。与巨型掠食猛兽的攻防战业已开始，人类已开始穴居。他们伐木为材，以粗陋的方式，堆建成屋。起初，各家各户，皆在丛林中自辟空地而居。但他们很快发现，为抵御野兽，聚居于小型社群之中，更为安全。他们的小屋，曾由粗陋的树干构成，如今则学会了以巨石垒砌。而他们用以攻击或防御恐龙及其他猛兽的武器，则是削尖的木矛，与前文所述之人所持的木杖，颇为相似。

直到此时，农业尚属未知，火的用途也未被发现。他们那些在地上爬行的、尚无骨骼的祖先，以地表或地下的可食之物为生。当他们直立行走之后，林间的许多野生树木为他们提供了坚果与浆果，但其主食，依然是他们所猎杀的野兽与爬行动物的生肉，撕而食之。

雷姆利亚根族的导师

然而，此时发生了一件于人类历史而言，后果至为深远的事件。此事亦充满了神秘的意涵，因其所记述的，是来自全然不同进化体系的生灵，他们正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与我们人类结缘。

天神们因其“未来的居所被玷污”而发出的那声“尚未创造人类”的哀叹，乍看之下，其意颇为费解。虽然这些生灵降临于人体之内，并非我们此处所要论述的核心事件，但仍须先对其因果作一番解释。我们得知，这些天神，是某个在无限遥远的太古时代，已然完成其演化历程的体系中，高度进化的人类。他们曾在其所属的世界链上，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发展阶段，自那世界链解体之后，他们便在某种涅槃的极乐之境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然而，其因果业报，如今要求他们重返一个充满行动与物质因果的领域。因他们尚未全然学会慈悲的功课，故其当前的暂时责任，便是成为雷姆利亚根族的向导与导师，而当时的雷姆利亚人，正需要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与指引。

然而，亦有其他生灵，也承担起了这项任务——他们是自愿而来的。这些生灵，来自以金星为其唯一物质行星的那个进化体系。该体系在其第五宇宙显化期，已然达到了其行星的第七进化圈。因此，其人类所处的层次，远高于我们地球上普通人类至今所达到的水平。他们是“神圣的”，而我们仅是“凡俗的”。雷姆利亚人，如我们所见，当时仅处在即将获得真正人性的门槛之上。正是为了满足一个暂时的需要——即教化我们尚处蒙昧的人类——这些神圣的生灵降临了。正如或许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同样会被召唤，去为那些正在木星或土星链上，向着人性奋力攀登的生灵，伸出援手。在他们的指引与影响下，雷姆利亚人在心智上迅速成长。他们心中，对那些他们感觉比自身无限智慧与伟大的生灵，生发出爱与崇敬之情，这自然促使他们去努力模仿。于

是，心智上必要的进步得以实现，这转化了更高层的心智载体，使其成为一个能将人性特质代代相传的载体，从而为神圣生命的倾注做好了准备，此生命将赋予领受者以个体的不朽。正如古老的《慈岩之书》偈颂所言：“于是，所有人都被赋予了心智。”

然而，必须指出，来自金星体系的崇高生灵，与那些来自某个先前演化体系的高度进化的人类，其降临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区别。来自金星的生灵，如我们所见，并非出于因果业报的驱使。他们虽以人之形貌，生活与工作于凡人之中，却无需承受物质身体的局限，因其有能力为自身提供合适的载体。

而天神们（Lhas），则必须实际地降生于当时该根族的躯体之内。倘若他们当初在承担其因果业报的使命时，未曾有过片刻的犹豫或拖延，那么无论对他们，还是对这个根族，都将是莫大的幸事，因为那“无心智者”之罪及其所有恶果，便可得以避免。他们的任务也因此变得更为艰巨，因其不仅要担当向导与导师，更要改良根族的类型——简而言之，便是要从当时那半人半兽的形态中，演化出未来人类的肉身。

必须牢记的是，在此之前，雷姆利亚根族是由第二、三批月亮始祖所构成的。但如今，既然他们已接近第一批先祖在月球链上所达到的水平，这些先祖便有必要重返尘世。他们在整个第五、六、七次根族期间，皆陆续降生（事实上，有些甚至直到亚特兰蒂斯时期才化身），从而为该根族的进步，注入了一股累积的强大动力。

来自金星链的神圣生灵们，自然地担当了统治者、宗教导师及技艺教师的角色。也正是在其技艺教师的身份上，对他们所传授的技艺的记述，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个早期根族的历史。

艺术的发展（续）

在他们的神圣导师的指引下，人们开始学习用火，并掌握了获取火种的方法——最初是通过摩擦，其后则运用燧石与铁。他们被教导去勘探、熔炼与铸造金属。自此，他们所用的长矛，其矛头也由削尖的金属所取代，而不再是削尖的木杆。

他们亦被教导如何垦殖土地，并培育野生的谷种，使其品种得以改良。历经此后漫长的岁月，这种培育最终演化出我们今日所拥有的各种谷物——大麦、燕麦、玉米、小米等等。但此处须有一个例外说明：小麦，与其他谷物不同，并非在本星球演化而成。它是那些神圣生灵的赠礼，他们从金星将其带来，作为人类的食粮。而小麦，也并非他们唯一的赠礼。在我们这个世界链上，有一种动物的类型，亦非本土演化，那便是蜜蜂。它同样来自金星。

雷姆利亚人此时也开始学习纺纱织布的技艺，以为蔽体之用。其织物，由一种现已灭绝的动物的粗毛制成，该动物与今日的美洲驼颇有几分相似，或许便是其远祖。

我们前文已见，雷姆利亚人最初的衣物，是他们所猎杀的野兽的皮袍。在大陆较寒冷的地区，他们依然穿着兽皮，但此时已学会了以某种粗陋的方式，来鞣制和处理它们。

人们最早学会的技艺之一，便是用火来烹制食物。无论是他们所猎杀的兽肉，还是捣碎的麦粒，其烹饪方式，与我们今日所闻的原始部落中的方式，颇为相似。关于那自金星奇迹般带来的小麦之赠礼，神圣的统治者，无疑是认识到立即为民众提供此等食粮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必定知道，要将本土的野生谷种培育成足量的作物，尚需历经许多世代。

在第五、六次根族时期，民众虽仍粗陋野蛮，但其中那些有幸能与神圣导师们接触的人，心中自然生发出崇敬与仰慕之情，这有助于他们脱离蒙昧的状态。与此同时，来自第一批月亮始祖的、更具智识的生灵，亦在此时开始不断降生，他们的涌入，同样促进了文明的进程。

巨城与雕像

在第六次根族的后半段及第七次根族期间，他们学会了建造巨城。这些城市，似乎皆为巨石建筑，与其居民的魁梧身材相称。第一批城市，建于该大陆一片广阔的山区，如第一幅地图所示，今日的马达加斯加岛，便曾是其一部分。另一座巨城，据《秘密教义》*（*第二卷，第317页。）所载，则完全由熔岩块垒砌而成，其位置，在今日复活节岛以西约三十英里处，后毁于一系列的火山爆发。复活节岛上的巨型雕像——其大多高约二十七英尺，肩宽八英尺——其尺寸，或许不仅是为了再现雕刻者的容貌，亦是为了表现其真实的身高，抑或是其先祖的身高。因为这些雕像，很可能是在雷姆利亚-亚特兰蒂斯时代的晚期才竖立的。我们将会看到，到了第二地图时期，复活节岛曾属的那片大陆，业已分崩离析，而复活节岛自身，也已变为一座相对较小的岛屿，尽管其面积，仍远大于今日。

在大陆的不同地区以及那些大岛之上，都曾兴起过相对重要的文明，其居民建有城池，过着定居的生活。但亦有大批同样已部分开化的部落，继续着游牧与宗法制的的生活。而大陆的其他区域——通常是最难抵达之处，一如我们今日——则居住着类型极为低下的部落。

宗教

对于一个充其量尚处原始阶段的根族，所能传授给他们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宗教形式。简单的行为准则与最基本的道德戒律，已是他们所能理解或实践的全部。诚然，在第七次根族的演化期间，他们的神圣导师，曾教给他们某种原始的崇拜形式，并传授了关于一位至高存在的知识，其象征，便是太阳。

大陆的毁灭

雷姆利亚大陆的毁灭，与后来为滔天巨浪所吞噬的亚特兰蒂斯，其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是毁于火山的作用，它被无数火山喷发的燃烧灰烬与炽热尘埃所席卷。诚然，地震与火山爆发，亦是亚特兰蒂斯每一场大灾难的前兆。但在那片大陆上，当大地被震裂之后，是海水涌入，完成了最后的毁灭，其大多数居民，皆溺水而亡。而雷姆利亚人，则大多是死于烈火或窒息。两者命运的另一个显著对比是：亚特兰蒂斯的毁灭，由四场大灾难告终；而雷姆利亚，则是在内部火焰的侵蚀下，被缓慢地吞噬。因为，自第一地图时期末期，其解体过程开始之后，那烈火的活动，便从未停歇。无论在大陆的哪一处，火山活动都持续不断，而其必然的结果，便是土地的沉降与全然消失，一如 1883 年喀拉喀托火山的情形。

约两年前，培雷火山的爆发，导致了马提尼克岛首府圣皮埃尔的毁灭。其情状，与雷姆利亚大陆上的一系列火山浩劫，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一些幸存者的描述，或不乏趣味。“一团巨大的黑云，自培雷火山的喷发口骤然喷薄而出，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扑城市而来，将其路径上的一切——无论是居民、房屋还是草木——尽数摧毁。不过两三分钟，它便呼啸而过，而整座城市，已化为一片燃烧的废墟火海。在这两座岛屿[马提尼克与圣文森特]，火山爆发的特征，皆是突然喷射出巨量的炽热尘埃，与蒸汽混合，以不断加速之势，沿陡峭的山坡倾泻而下。在圣文森特，它已填满了许多山谷，深度达一百至二百英尺。爆发数月之后，其温度依然极高。当时降下的暴雨，在其上引发了巨大的爆炸，产生了冲天而起的蒸汽与尘埃云，高达一千五百至二千英尺，并将沸腾的黑色泥浆，灌满了河流。”“罗德丹号”的弗里曼船长，随后描述了“他与同伴在马提尼克的一次惊魂经历。一日深夜，当他们乘坐一艘小帆船，在离圣皮埃尔约一英里处抛锚时，山体突然爆发，其状显然是初次爆发的精确重演。爆发并非毫无预警，因此他们得以立刻再航行一两英里，并可能因此保住了性命。在黑暗中，他们看见山巅闪耀着明亮的红光；旋即，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巨石被烧得通红，抛向空中，再滚落山坡。数分钟后，传来一阵持续的隆隆声，瞬间，一股炽热的尘埃雪崩，自喷发口喷涌而出，以他们估计约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骇人速度，滚滚而下，其温度高达摄氏一千度。至于对这些现象的可能解释，他说，未见任何熔岩从任一火山流出，唯有蒸汽与炽热的细尘。因此，这些火山属爆炸型。从他所有的观察来看，他断定，之所以没有熔岩流，是因火山口内的物质，部分为固体，或至少是高度粘稠，故无法如寻常熔岩流一般流动。在他返回之后，这一理论得到了惊人的证实。因为如今已知，在培雷火山的喷发口内，并无熔岩湖，而是一根固体的、炽热的岩石柱，正在一座巨大的锥形尖山中，缓慢地上升，直至最终可能超越旧有的山巅。它已近千英尺高，并在下方的压力推动下，缓慢生长。与此同时，蒸汽的爆炸时有发生，从其顶端或侧面，震落大块的岩石。当这巨岩冷却时，其内部的蒸汽被释放，岩石便进入一种危险且极易

爆炸的状态，以至于爆炸迟早会发生，将巨岩的大部分，粉碎为炽热的细尘。”*（*《泰晤士报》，1903年9月14日。）

参照第一幅雷姆利亚地图，可见在那片广袤山区的东南部，湖中有一座岛屿，其主体几乎就是一座巨山。此山，便是一座极活跃的火山。位于湖西南方的四座山，亦是活火山。大陆的分裂，便始于此区域。火山爆发后接踵而至的地震灾变，造成了极为广泛的破坏，以至于到了第二地图时期，大陆南部的广阔疆域，已遭淹没。

早期雷姆利亚陆地表面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其湖沼众多，火山林立。当然，这些并未在地图上尽数标出，唯有部分作为火山的巨山，以及部分最大的湖泊，被予以标示。

大陆东北海岸的另一座火山，亦在早期便开始了其破坏活动。地震，则完成了最后的分裂。第二幅地图中，今日日本的东南部，那片星罗棋布着小岛的海洋，似乎很可能，便是当年地震扰动的区域。

在第一幅地图上可见，今日已成岛屿大陆的澳大利亚，其中心地带曾有诸多湖泊——而那里今日已是极度干旱焦渴之地。到了第二地图时期，那些湖泊已然消失。很自然地可以推测，在其东南部（即今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巨大火山爆发期间，那些湖泊所在的区域，必是为炽热的火山灰所覆盖，以至于连泉眼都已干涸。

亚特兰蒂斯根族的创立

在为这篇概览作结之际，我们不妨探讨一番第四根族的诞生过程。这既为我们所知的雷姆利亚故事画上句号，亦将其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联结起来。

读者或许还记得，在先前的著述中曾提及，我们伟大的第五根族，即雅利安根族，其核心正是从第四根族的第五次根族，即闪米特次根族中拣选而出。然而，第四根族的拣选，却要追溯至雷姆利亚的第七次根族，因为在此之前，人类的生理机能尚未发展成熟，不足以担当一个新根族之父母的重任。因此，这次分离与拣选，便是在第七次根族中进行的。这支被拣选的群体，最初定居于今日阿散蒂与西尼日利亚一带的土地上。参照第二幅地图可见，这是一片岬角，位于那囊括了好望角及西非部分地区的岛屿大陆的西北方。在历经数代、被悉心守护以免与较低类型混杂之后，该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多。时机终于成熟，他们已准备好领受并传承那注定要由摩奴赋予的、对肉体遗传的新脉动。

证道学的学者们深知，时至今日，我们人类之中，尚无一人能担当摩奴的崇高职阶。尽管据说，即将到来的第六根族的创立，将被委托给我们的一位智慧的真师来指引——他虽属于我们人类，却已在神圣阶制中，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

而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案例中——即第四根族的创立——承担摩奴职责的，便是一位来自金星的圣人。他自然属于一个极高的等级，因为我们必须理解，那些自金星体系降临，作为我们蒙昧人类的统治者与导师的生灵们，其层次亦非全然相同。正是这一情况，为我们在结论中所要陈述的一个非凡事实——即，在雷姆利亚曾存在过一个入道者的会所——提供了缘由。

入道者会所

自然，此会所的建立，并非为了雷姆利亚根族本身的利益。他们中那些足够先进的个体，诚然会由圣人导师们（Gurus）亲自教导，但他们所需要的，仅限于对一些物理现象的解释，例如地球绕日运行的事实，或当物理客体在其物理视觉与星光视觉之间交替呈现时，其样貌何以不同的解释。

当然，此会所是为了那些来自金星的生灵们自身而设。他们虽已拥有将意识自金星转移至地球的惊人能力，并能在此为己所用、为己所为，创造出合适的载体，却依然在追寻着自身的演化之路。*（*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将在我们人类历经无数永世，达到我们世界链的第六进化圈时，方能找到其参照。而那些超凡的能力，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亦将为普通人类所拥有。）正是为了他们——为了那些已然踏上“道路”，却尚处较低阶位的生灵——这个入道会所才得以创立。

我们固然知道，正常演化的终点，其伟大与辉煌，远非我们今日的境界所能想象。但它绝不等同于另一种意识的扩展——这种扩展，与品格的净化及升华相结合，并唯有经此方能实现，它构成了“入道之路”所通往的崇高境界。

探究此种品格的净化与升华究竟为何，并努力去体悟那意识的扩展究竟意指何物，皆是已在别处论述过的主题。

此处，只需指出一点便已足够：为一个来自另一演化体系的生灵们，创立一个入道会所，此举本身，便已彰显了在我们的太阳逻各斯所创造的一切演化体系中，其管治与指引的目标与宗旨，皆是统一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自身的体系中，除了正常的演化进程外，还有一条可直达“祂”的道路。每一个在万古中进步的人子，皆有幸听闻此路，并可选择踏上此路。我们发现，在金星的演化体系中亦是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构成我们太阳系的所有演化体系中，这条道路现在或将来，都同样存在。这条路，便是“入道之路”。它所通往的终点，对所有生灵皆是相同的，那终点，便是与神圣合一。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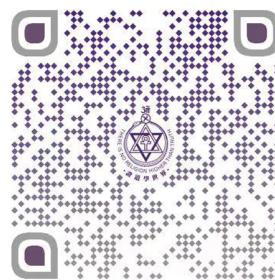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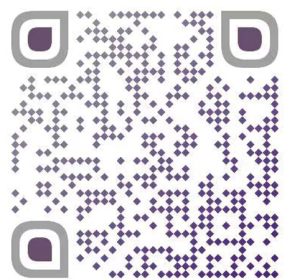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